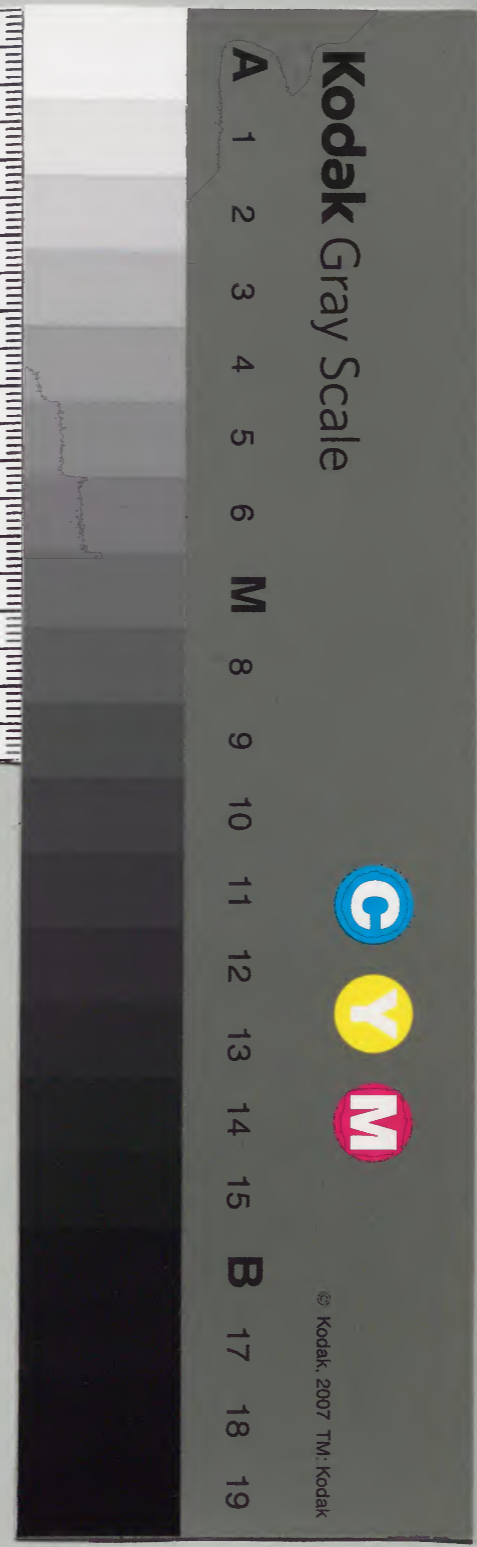


袖袋 鷺子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858
冊數	8 (7)
函號	附 2 7



三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七

偽漢裔奪妾山中 假將軍還妹江上

曾聞盜亦有道 其間多有英雄

詩云

若逢真正豪傑 偏能掉臂于中

昔日宋相張齊賢他為布衣時值太宗皇帝駕幸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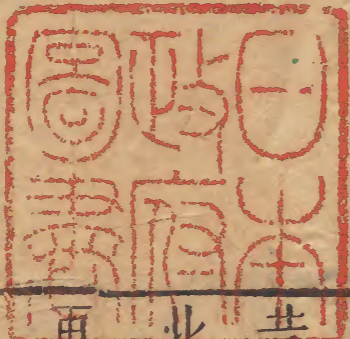
北上太平十策太宗大喜用了他六策餘四策斟酌

再用齊賢堅執道是十策皆妙盡宜亟用太宗笑其

狂妄還朝之日對真宗道我在河北得一宰相之才

名曰張齊賢留為你他日之用真宗牢記在心後來

齊賢登進士榜却中在後邊真宗見了名字要拔他



上前爭奈榜已填定特旨一榜盡賜及第他日直做到宰相這個張相未遇時節孤貧落魄却倘儻有大度一日偶到一個地方投店中住止其時適有一夥大盜劫掠歸來在此經過下在店中造飯飲酒鎗刀森列形壯猙獰居民恐怕拿住東逃西匿連店主多去躲藏張相刺得一身在店內偏不走避看見羣盜喫得正酣張相整一整巾幘岸然走到羣盜面前拱一拱手道列位大夫請了小生貧困書生欲就大夫求一醉飽不識可否羣盜見了容貌魁梧語言爽朗便大喜道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之有但是吾輩麤

聞此等言
安得不喜

踈恐怕秀才見笑耳即立起身來請張相全坐張相道世人不識諸君稱呼爲盜不知這盜非是齷齪兒郎做得的諸君多是世上英雄小生也是慷慨之士今日幸得相遇便當一同歡飲一番有何彼此說罷便取大碗斟酒一飲而盡羣盜見他喫得爽利再斟一碗來也就一口吸乾連喫個三碗又在桌上取過一盤猪蹄來畧擘一擘開狼飡虎嘍喫個罄盡羣盜看了皆大驚異共相希咤道秀才真宰相器量能如此不拘小節決非凡品他日做了宰相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爲盜多示于不得已之情今日塵埃中願先

嘗墜不下
太宗

受得妙

結納幸秀才不吝各各身畔將出金帛來贈你強我
賽堆了一大堆張相毫不推辭一一簡取將一條索
子網縛了携在手中叫聲聒噪大踏步走出店去此
番所得倒有百金張相盡付之酒家供了好些時酣
暢只此一段氣魄在貧賤時就與人不同了這個是
膽能玩盜的有詩為證

等閒卿相在塵埃

大嚼無慙亦異哉

自是胸中多磊落

直教劇盜也憐才

山東萊州府掖縣有一个勇力之士邵文元義氣勝
人專要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有人在知縣面前訪他

官評公于
銓曹

恃力為盜知縣初到不問的實尋事打了他一頓及
至知縣朝覲入京纔出境外只見一人騎着馬跨着
刀跑至面前下馬相見知縣認得是邵文元只道他
來報仇喫了一驚問道你自何來文元道小人特來
防魏相公入京前途劇賊頗多然聞了小人之名無
不退避的知縣道我無恩于你你怎到有此好心文
元道相公前日戒訓小人也只是要小人學好況且
相公清廉小人敢不盡心報效知縣心裏方才放了
一个大挖搭文元隨至中途別了自去果然絕無盜
言一日出行過一富翁之門正撞着強盜四十餘人

盜未為不
是

在那里打劫他家，將富翁細縛住，着一個強盜將刀加頸，嚇他道：「如有官兵救應，即先下手，其餘強盜盡劫金帛，富翁家裡有一個錢堆，高與屋齊，強盜算計，拏他不去，盡笑道：『不如替他散了罷。』」號召居民多來分錢，居民也有怕事的，不敢去，也有好事的，去看光景，也有貪財大膽的，拿了家伙，稱心的，撿取，弄得錢滿堦墀。邵文元聞得這話，要去玩弄這些強盜，在人叢中側着肩膀，挨將進去，高聲叫道：「你們做甚的？做甚的？」眾人道：「強盜多着哩，不要惹事。」文元走到鄰家，取一條鐵叉，立在門內，大叫道：「邵文元在此，你們還

了這家銀子，快散了罷。」富翁聽得，恐怕強盜見有救應，即要動刀，大叫道：「壯士，快不要來，若來先殺我了。」文元聽得，權且走了出來，羣盜齊把金銀裝在囊中，馱在馬背上，有二十馱，仍綁押了富翁，送出境外二十里，方纔解縛。富翁披髮狼狽而歸，誰知文元自出門外，騎着馬，即遠遠隨來看見富翁已回，急鞭馬追趕，強盜見是一個人，不以為意。文元喝道：「快快把金銀放在路傍。」汝等認得邵文元否？」強盜聞其名，正慌張未答。文元道：「汝等遲遲，且着你看一個樣，颯的一箭已把內中一個射下馬來，死了。眾盜大驚，一齊下

富翁亦達

馬跪在路傍，告求饒命。文元喝道：「留下東西，饒你命去罷。」強盜盡把囊物丟下，空身上馬逃遁而去。文元就在人家借幾疋馬，負了這些東西，竟到富翁家裏。一一交還，富翁迎着叩頭道：「此乃壯士出力奪來之物，已不是我物了，願送至君家，吾不敢吝。」文元怒叱道：「我哀憐你家橫禍，故出力相助，吾豈貪私邪？」盡還了富翁，不顧而去。這個是力能制盜的，有詩為證：

文元白晝探丸勢已凶，不堪壯士笑談中。
揮鞭能返相如璧，盡却酬金更自雄。

再說一個見識能作弄強盜的汪秀才，做回正話，看

還得妙

官要知這個出處，先須聽我瀟湘入景。

雲暗龍堆古渡，湖連鹿角平田。薄暮長楊垂首，平明秀麥齊肩。人羨春遊此日，客愁夜泊如年。瀟湘夜雨

湘妃初理雲鬟，龍女忽開曉鏡。銀盤水面無塵，玉兔天心相映。一聲鐵笛風清，兩岸画闌人靜。洞庭秋月

八桂城南路杳，蒼梧江月音稀。昨夜一天風色，今朝百道帆飛。對鏡且看妾面，倚樓好待郎歸。遠浦歸帆

湖平波浪連天，水落汀沙千里。蘆花冷澹秋容，鴻雁差池南徙。有時小棹經過，又遣幾羣驚起。平沙落雁

軒帝洞庭聲歇，湘靈寶瑟香銷。湖上長煙漠漠，山

中古寺迢迢鐘擊東林新月僧歸野渡寒潮煙嶼晚鍾

湖頭俄頃陰晴樓上徘徊晚眺霏霏雨障輕過閃

閃夕陽回照漁翁東岸移舟又向西灣垂釣漁村夕陽

石港湖心野店板橋路口人家少婦篋中麥芡村

翁筒裡魚蝦。蜃市依稀海上嵐光咫尺天涯山市晴嵐

隴頭初放梅花江面平鋪柳絮樓居萬玉叢中人

在水晶深處一天素幔低垂萬里孤舟歸去江天暮雪

此人詞多道着楚中景致乃一浙中縉紳所作楚中

稱道此詞頗得真趣人人傳誦的這洞庭湖八百里

萬山環列連着三江乃是盜賊淵藪國初時偽漢

陳友諒據楚稱王後為太祖所滅今其子孫住居

瑞昌興國之間號為柯陳頗稱蕃衍世世有勇力出

眾之人推立一个為主其族負險善鬪劫掠客商地

方有亡命無賴多去投入夥中官兵不敢正眼觀他

雖然設立有游擊把總等巡游武官隄防地方非常

事變却多是與他們豪長通同往來地方官不奈他

何的宛然宋時梁山泊光景且說黃州府黃岡縣有

一个汪秀才身在蠻官家事富厚家僮數十婢妾盈

房做人倜儻不羈豪俠好游又兼權略過人凡事經

他布置必有可觀混名稱他為汪太公蓋比他呂望

各處弁弄
盜皆然

佳伴

一般智術他房中有一愛妾名曰迴風真个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更兼吟詩作賦馳馬打彈是少年場中之事無所不能汪秀才不惟寵冠後房但是游行再沒有不帶他同走的怎見得迴風的標致

雲髮輕梳蟬翼翠眉淡掃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花生丹臉水剪雙眸意態自然技能出眾直教殺人壯士回頭覷便是入定禪師轉眼看

一日汪秀才領了迴風來到岳州登了岳陽樓望着

雅語

洞庭皓渺巨浪拍天其時冬月水落自樓上望君山隔不多些水面遂出了岳州南門拏舟而渡不上數里已到山脚顧了肩輿與迴風同行十餘里下輿謁湘君祠右數十步榛莽中有二妃塚汪秀才取酒來與迴風各酌一杯步行半里到崇勝寺之外三個大字是有緣山汪秀才不解迴風笑道只該同我們女眷游的不然何稱有緣汪秀才去問僧人僧人道此處山靈妬人來游每將渡便有惡風濁浪阻人得到此地者便是有緣故此得名汪秀才笑對迴風道這等說來我與你今日到此可謂僥倖矣其僧遂指引

汪秀才許多勝處說有

軒轅臺

乃黃帝嬴鼎於此

酒香亭

乃漢武帝得仙酒于此

朗吟亭

乃呂仙遺蹟

柳毅井

乃柳毅為洞庭君女傳書處

汪秀才別了僧人同了迴風、繇方丈側出去登了軒轅臺、凭闌四顧、水天一色、最為勝處、又左側過去、是酒香亭、遶出山門之左、登朗吟亭、再下柳毅井、旁有傳書亭、亭前又有刺橋泉、許多古跡、正游玩間、只見山脚下、走起一个大漢來、儀容甚武、也來看玩、迴風雖是遮遮掩掩、却沒十分好躲避處、那大漢看見迴風美色、不轉眼的上下膘覷、跟定了他兩人、步步傍

不費方

着不捨、汪秀才看見這人有此魑魅、急忙下山、將到船邊、只見大漢也下山來、口裡一聲胡哨、左近一隻船中吹起號頭、答應、船裡跳起一二十彪形大漢來、對岸上大漢聲喏、大漢指定迴風道、取了此人、獻大王去、眾人應一聲、一齊動手、猶如鷹拿燕雀、竟將迴風搶到那隻船上、拽起滿蓬、望洞庭湖中而去、汪秀才只叫得苦、這湖中盜賊去處、窟穴甚多、竟不知是那一處的強人弄的去了、淒淒惶惶、雙出單回、甚是苦楚、正是

不知精爽落何處、

疑是行雲秋水中、

汪秀才眼看愛姬先去，難道就是這樣罷了。他是个有學識的人，即忙着人四路找聽，是省府州縣開熱市鎮去處，即貼了榜文。但有知風來報的，賞銀百兩，各處傳遍道：汪家失了一妾，出着重賞，招票從古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汪秀才一日到省下來，有一个都司向承勳，是他的相好朋友，擺酒在黃雀樓請他，飲酒中間，汪秀才凭欄一望，見大江浩渺，雲霧蒼茫，想起愛妾迴風，不知在煙水中那一个所在，投袂而起，亢聲長歌蘇子瞻赤壁之句云：

渺渺兮予懷望

美人今天一方

家丁亦是
好漢家數

歌之數回，不覺潸然淚下。向都司看見，正要請問，旁邊一个護身的家丁，慨然向前道：秀才飲酒不樂，得非爲家姬失去否？汪秀才道：汝何以知之？家丁道：秀才遍榜街衢，誰不知之？秀才但請與我主人盡歡管，還秀才一个下落。汪秀才納頭便拜道：若得知一个下落，百觥也不敢辭。向都司道：爲一女子，直得如此着急，且滿飲三大卮，教他說明白。汪秀才即取大卮過手，一氣喫了三巡，再斟一卮，奉與家丁道：願求壯士明言，當以百金爲壽。家丁道：小人是興國州人，住居闔閭山下，頗知山中柯陳家事體，爲頭的叫做柯

陳大官人有幾個兄弟，多有勇力，專在江湖中做私商勾當。他這一族最大，江湖之間各有頭目。惟他是一個主。前日聞得在岳州洞庭湖劫得一美女回來，進與大官人，甚是快活。終日飲酒作樂。小人家裡離他不上十里路，所以備細得知。這個必定是秀才家裡小娘子了。汪秀才道：「我正在洞庭湖失去的，這消息是真的。」向都司便道：「這人慷慨好義，雖係草竊之徒，多曾與我們官府往來。上司處也私有進奉，盤結深固，四處響應，不比其他盜賊，可以官兵緝拏得的。若是尊姬被此處弄了去，只怕休想再合了。天下多

好官府好
上司盜案
不滋廣

已有成竹
字胸中

美婦人，仁兄只宜丟開為是。且自暢飲，介懷無益。汪秀才道：「大丈夫生于世上，豈有愛姬被人所據，既已知下落，不能用計奪轉來的。某雖不才，誓當返此姬以博一笑。」向都司道：「且看仁兄大才，談何容易。」當下汪秀才放下肚腸，開懷暢飲而散。次日汪秀才即將五十金送與向家家丁，以謝報信之事。就與都司討此人去做眼事。成之後，再奉五十金以奏百兩。向都司笑汪秀才痴心立命。家丁到汪秀才處聽憑使用。看他怎麼作為。家丁接了銀子，千歡萬喜，頭顛尾顛，已不得隨着他使喚了。就向家丁問了柯陳家裏弟

好兵道

兄名字汪秀才胸中算計已定寫下一狀先到兵巡衙門去告兵巡看狀見了柯陳大等名字已自心裡虛怯對這汪秀才道這不是好惹的你無非只為一婦女小事我若行个文書下去差人拘拿對理必要激起爭端致成大禍決然不可汪秀才道小生但求得一紙牒文自會去與他講論曲直取討人口不須太人的公差也不到得與他爭競大人可以放心兵巡見他說得容易便道牒文不難即將汝狀判准排號用印付汝持去就是了汪秀才道小生之意也只欲如此不敢別求多端有此一紙便可了一樁公事

秀才可容
兵道數百

好都司

來回覆兵巡似信不信分付該房如式端正付與汪秀才汪秀才領了此紙滿心歡喜就像愛姬已取到手了一般的來見向都司道小生狀詞已准來求將軍助一臂之力都司搖頭道若要我們出力添撥兵卒與他廝鬪這決然不能的汪秀才道但請放心多用不着我自有人只那平日所駕江上樓船要借一隻巡江哨船要借二隻與平日所用傘蓋旌旗冠服之類要借一用此外不勞一个兵卒相助只帶前日報信的家丁去就勾了向都司道意欲何為汪秀才道漢家自有制度此時不好說得做出便見向都司

依言盡數借與汪秀才汪秀才大喜罄備了一個多月糧食喚集幾十個家人又各處借得些號衣多打扮了軍士一齊到船上去撐駕開江鼓吹喧闐竟像武官出汛一般有詩爲證

舳艫千里傳赤壁 此日江中行画鷁

將軍漢號是樓船 這回投却班生筆

汪秀才駕了樓船領了人從打了游擊牌額一直行到闔閭山江口來未到岸四五里先差一隻哨船載着兩個人前去一个是何家家丁一个是心腹家人汪貴拏了一張硬牌去叫齊本處地方居民迎接新

只因平日
武弁慣通
漁盜所以
肯出于此

任提督江洋游擊就帶了幾個紅帖把汪姓去了一畫帖上寫名江萬里竟去柯陳大官人家投遞幾個兄弟每人一个帖子說新到地方的官慕大名就來相拜兩人領命去了汪秀才分付艍戶把艍漫漫自行且說向家家丁是个熟路得了汪家重賞有甚不依他處領了家人汪貴一全下在哨船中了頃刻到了岸邊捐了硬牌上岸各處一說多曉得新官艍到整備迎接家丁引了汪貴同到一个所在元來是一座莊子但見

冷氣侵人寒風撲面三冬無客過四季少人行團

團蒼檜若龍形鬱鬱青松如虎跡已昇紅日莊門
內鬼火熒熒未到黃昏古澗邊悲風颯颯盆盛人
酢醬板蓋鑄錢爐驀聞一陣血腥來元是強人居
止處

家丁原是地頭人多曾認得柯陳家裡的一徑將帖
兒進去報了柯陳大官人認得向家家丁是个官身
有甚麼疑心與同兄弟柯陳二柯陳三等會集商議
道這個官府甚有吾每體面他既以禮相待我當以
禮接他而今吾每辦了菓盒帶着羊酒結束鮮明一
路迎將上去一來見我每有禮體二來顯我每弟兄

強益體面
更是何等

妙甚

有威風看他舉止如何斟酌待他的厚薄就是了商
議已定外報游府船到江口一面叫轎夫打轎拜客
想是就起來了柯陳弟兄果然一齊戎裝點起二
三名嘍囉牽羊擔酒擎着旗旛點着香燭迎出山來
汪秀才船到泊裡把借來的紗帽紅袍穿着在身叫
齊轎夫四擡四捕擡上舡來先是地方人等聲喏已
過柯陳兄弟站着兩傍打个躬在前引導汪秀才分
付一徑擡到柯陳家庄上來擡到廳前下了轎柯陳
兄弟忙掇一張坐椅擺在中間戈陳大開口道大人
請坐容小兄弟拜見汪秀才道快不要行禮賢昆玉

只此一語
便是遇盜
妙法

推心置腹
未有不
服人者汪生
離出于詭
然自是禦
証之法

多是江湖上義士好漢。下官未任之時，聞名久矣。今幸得守此地方，正好與諸公義氣相與，所以特來奉拜。豈可以官民之禮相拘？只是个賓主相待，倒好久長。柯陳兄弟跪將下去，汪秀才一手扶起，口裡連聲道：「快不要這等。吾輩豪傑不比尋常，決不要拘于常禮。」柯陳兄弟謙遜一回，請汪秀才坐了，三人侍立。汪秀才急命取坐來，分左右而坐。柯陳兄弟道：「游府如此相待，喜出非常。急忙治酒相款。」汪秀才解帶脫衣，盡情歡宴，猜拳行令，不存一毫形跡。行酒之間，說着許多毫傑勾當，掀拳裸袖，只恨相見之晚。柯陳兄弟

不唯心服，又且感恩。多道：「若得恩府如此相待，我輩赤心報效，死而無怨。」江上有警，一呼即應，決不致自家作孽。有負恩府青目，汪秀才聽罷，越加高興，接連百來巨觥，引滿不辭。自日中起，直飲至半夜，方纔告別下船。此一日算做柯陳大官人的酒。第二日就是柯陳二做主，第三日就是柯陳三做主，各各請過柯陳大官人。又道：「前日是倉卒下馬，算不得數。又請喫了一日酒，俱有金帛折席。汪秀才多不推辭，欣然受了。酒席已完，回到船上，柯陳兄弟多來謝拜。汪秀才留住，在船上隨命治酒相待。柯陳兄弟推辭道：「我等

草澤小人承蒙恩府不弃得獻酒食便爲大幸豈敢
上叨賜宴汪秀才道禮無不答難道只是學生叨擾
不容做个主人還席的况我輩相與不必拘報施常
規前日學生到宅上就是諸君作主今日諸君見顧
就是學生做主逢場作戲有何不可柯陳兄弟不好
推辭早已排上酒席擺設已完汪秀才定席已畢就
有帶來一班梨園子弟上場做戲做的是桃園結義
千里獨行許多豪傑襟懷的戲文柯陳兄弟多是山
野之人見此花間怎不貪看豈知汪秀才先已密密
分付行船的但聽戲文鑼鼓爲號即便賊地開船趁

腔
必是弋陽

着月明沿流放去緩緩而行要使艙中不覺行來數
十餘里戲文方完興未肯闌仍舊移席圍坐飛觴行
令樂人清唱勸酌大樂汪秀才曉得船已行遠方發
言道學生承諸君見愛如此傾倒可謂極歡但胸中
有一件小事甚不便于諸君要與諸君商量一个長
策柯陳兄弟愕然道不知何事但請恩府明言愚兄
弟無不聽令汪秀才叫從人掇一个手匣過來取出
那張榜文來捏在手中問道有一个汪秀才告着諸
君說道劫了他愛妾有此事否柯陳兄弟兩兩相顧
不好隱得柯陳大回言道有一女子在岳州所得名

曰迴風說是汪家的而今見在小人處不敢相瞞汪
秀才道一女子是小事那汪秀才是當今豪傑非凡
人也今他要去上本奏請征勦先將此狀告到上司
上司密行此牒托與學生勾當此事學生是江湖上
義氣在行的人豈可與兵動卒前來攪擾所以邀請
諸君到此明日見一見上司與汪秀才質證那一件
公事柯陳兄弟見說驚得面如土色道我等豈可輕
易見得上司一到公庭必然監禁好友是死了人人
思要脫身立將起來推窗一看大江之中煙水茫茫
既無舟楫又無崖岸巢穴已遠救應不到再無個計

策了正是

有翅翬飛騰天上
有鱗甲鑽入深淵
既無窟地升天術
日下災殃怎得延

柯陳兄弟明知着了道兒一齊跪下道恩府救命則
个汪秀才道到此地位若不見官學生難以回覆若
要見官又難爲公等是必從長計較使學生可以銷
得此紙就不見官罷了柯陳兄弟道小人愚昧願求
恩府良策汪秀才道汪生只爲一妾着急今莫若差
一隻哨船飛棹到宅上取了此妾來船中學生領去
當官交付還了他這張牒文可以立銷公等可以不

到官了、柯陳兄弟道、這個何難待寫个手書與當家的、做个執照、就取了來了、汪秀才道、事不宜遲、快寫起來、柯陳大寫下執照、汪秀才立喚向家家丁與汪貴兩個到來、他一個是認得路的、一個是認得人的、悄悄地分付、付與執照、打發兩隻哨船、一齊棹去、立等回報、船中且自金鼓迭奏、開懷喫酒、柯陳兄弟見汪秀才意思坦然、雖覺放下了些驚恐、也還心緒不安、牽筋縮脉、汪秀才只是一味豪興、談笑洒落、飲酒不歇、候至天明、兩隻哨船已此載得颶風小娘子飛也似的來報、汪秀才立教請過船來、颶風過船、汪秀才

大喜、叫一壁廂房、船中去、一壁廂將出四錠銀子來、兩個去的人各賞一錠、兩船上各賞一錠、眾人齊聲稱謝、分派已畢、汪秀才再命斟酒三大觥、與柯陳兄弟作別道、此事已完、學生竟自回覆上司、不須公等在此了、就此請回、柯陳兄弟感激、稱謝救命之恩、汪秀才把柯陳大官人鬚髯、將一將道、公等果認得汪秀才否、我學生便是、那裡是甚麼新陞游擊、只爲不捨得愛妾、做出這一場把戲、今愛妾仍歸于我、落得與諸君游宴數日、備極歡暢、莫非結緣、多謝諸君、從此別矣、柯陳兄弟如夢初覺、如醉方醒、纔放下心中

原自豪傑
作事語言
行徑皆爽
割

挖搭不覺大笑道。元來秀才恢諧至此。如此豪放不羈。真豪傑也。吾輩粗人。幸得陪侍這幾日。也是有緣。小娘子之事。失於不知。有愧。有愧。各解腰間所帶銀兩出來。約有三十餘兩。贈與汪秀才道。聊以贈小娘子。添粧。汪秀才再三推却不得。笑而受之。柯陳兄弟求差哨船一送。汪秀才分付送至通岸大路。即放上岸。柯陳兄弟殷勤相別。登舟而去。汪秀才房船中喚出迴風來。說前日驚恐的事。迴風嗚咽告訴汪秀才道。而今仍歸吾手。舊事不必再提。且喫一杯酒壓驚。兩人如渴得漿。喫得盡歡。遂同宿于舟中。次日起身。

對皮動

已到武昌馬頭上來。見向都司道。承借船隻家伙等物。今已完事。一一奉還。向都司道。尊姬已如何了。汪秀才道。叨仗尊庇。已在舟中了。向都司道。如何取得來。汪秀才把假粧新任拜他。賺他的話。備細說了一遍。道。多在尊使肚裡。小生也仗尊使之力。不淺。向都司道。有此奇事。真正有十二分膽智。纔弄得這個伎倆出來。仁兄手段。可以行兵。當下汪秀才再將五十金。送與向家家丁。完前日招票上許出之數。另顧下一船。裝了迴風小娘子。再與向都司討了一隻哨船。護送。并載家僮人等。安頓已定。進去回覆兵巡道。繳

沒用都司
可以愧成

不知其道
肯若之朝
廷否

還原牒兵巡道問道此事已如何了却來繳牒汪秀才再把始終之事備細一稟兵巡道笑道不動干戈能入虎穴取出口真奇才奇想秀才他日為朝廷所用處分封疆大事料不難矣大加賞嘆汪秀才謙謝而出遂載了迴風還至黃岡黃岡人聞得此事盡多驚嘆道不枉了汪太公之名真不虛傳也有詩為證

自是英雄作用殊
虎狼可狎與同居
不須竊伺驪龍睡
已得探還領下珠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七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八

程朝奉單遇無頭婦
王通判雙雪不明冤

人命關天地
從來有報施
詩云
其間多幻處
造物顯其奇

話說湖廣黃州府有一地方名曰黃圻嶺最產得好瓜有一老圃以瓜為業時時手自灌溉愛惜倍至圃中諸瓜獨有一顆結得極大塊壘如斗老圃特意留着待等味熟要獻與豪家做奉順的
一日手中持了鋤頭去圃中掘菜忽見一個人揜揜縮縮在那瓜地中急趕去看時乃是一个乞丐在那裡偷瓜喫把个

籬笆多扒開了、仔細一認、正不見了、這顆極大的、已被他打碎、連穰連子、在那里亂啃、老圃見偏摘掉了、加意的東西、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提起手裡鋤頭、照頭一下、却元來不禁打、打得腦漿迸流、灰干地下、老圃慌了手脚、忙把鋤頭鋤開一楞地來、把屍首埋好、上面將泥鋪平、且喜是个乞丐、並没个親人來做苦主討命、竟没有人知道罷了、到了明年、其地上瓜愈盛、仍舊一顆、獨結得大、足抵得三四个小的、也一般加意愛惜、不肯輕採、偶然縣官衙中、有个害熱渴的、想得个大瓜清解、各處買來、多不中意、累

那買辦衙役、比較了幾番、衙役急了、四處尋訪、見說老圃瓜地、專有大瓜、遂將錢與買、進圃選擇、果有一瓜、比常瓜大數倍、欣然出了十个瓜的價錢、買了去、送進衙中、衙中人大喜、見這個瓜大得異常、集了眾人共剖、剖將開來、穰水亂流、多穰道、可惜好大瓜、是爛的了、仔細一看、多把舌頭伸出、半晌縮不進去、你道為何、元來滿桌多是鮮紅血水、滿鼻是血腥氣的、眾人大驚、稟知縣令、縣令道、其間必有冤事、遂叫那買辦的來問道、這瓜是那里來的、買辦的道、是一个老圃家裡地上的、縣令道、他怎生法兒、養得這瓜恁

大喚他來我要問他買辦的不敢稽遲隨去把個老圃喚來當面縣令問道你家的瓜爲何長得這樣大一圃中多是這樣的麼老圃道其餘多是常瓜只有這顆不知爲何恁大縣令道往年也這樣結一顆兒麼老圃道去年也結一顆沒有這樣大略比常瓜大些今年這一顆大得古怪自來不曾見這樣縣令笑道此必異種他的根畢竟不同快打轎我親去看當時擡至老圃家中叫他指示結瓜的處所縣令教人取鋤頭掘將下去看他根是怎麼樣的掘不多深只見這瓜的根在泥土中却像種在一件東西裡頭的

縣令亦細

扒開泥土一看乃是個死人的口張着其根直在裡面出將起來衆人發聲喊把鋤頭亂挖開來一個死屍全見縣令叫挖開他口中滿口尚是瓜子縣令叫把老圃鎖了問其死屍之故老圃賴不得只得把去年乞丐偷瓜喫誤打死了埋在地下的事從實說了縣令道怪道這瓜壤內的多是血水元來是這個人冤氣所結他一時屈死膏液未散滋長這一科根苗來天教我衙中人渴病揀選大瓜得露出這一場人命乞丐雖賤生命則同總是偷竊不該死罪也要抵償把老圃問成毆死人命絞罪後來死于獄中可見

人命至重，一个乞丐死了，又没人知見的，埋在地下，已是一年，又如此結出異樣大瓜來，弄一个明白，正是天理昭彰的所在，而今還有一个因這一件事露出那一件事來，兩件不明不白的官司，一時顯露說着也古怪，有詩爲證：

從來見說沒頭事，此事沒頭真莫猜。
及至有時該發露，一頭弄出兩頭來。

話說國朝成化年間，直隸徽州府有一个富人，姓程，他那邊土俗，但是有些貲財的，就呼爲朝奉。蓋宋時有朝奉大夫，就像稱呼富人爲員外一般，總是尊他。這

翠年着眼

个程朝奉，擁着巨萬家私，真所謂飽煖生淫慾，心裡只喜歡的是女色，見人家婦女，生得有些姿容的，就千方百計必要弄他到手，纔住，隨你費下幾多東西，他多不吝，只是以成事爲主，所以花費的也不少，上手的不計其數。自古道：天道禍淫，纔是這樣貪淫不歇，便有希奇的事體做出來，直教你破家辱身，急忙分辨得來，已喫過大虧了。這是後話。且說徽州府巖子街，有一个賣酒的，姓李，叫做李方哥，有妻陳氏，生得十分嬌媚，丰采動人。程朝奉動了火，終日將買酒爲繇，甜言軟語，哄動他夫妻二人，雖是纏得熟分

了那陳氏也自正正氣氣一時也勾搭不上程朝奉道、天下的事惟有利動人心這家子是貧難之人我拚捨着一主財怕不上我的釣私下鑽求不如明買一日對李方哥道你一年賣酒得利多少李方哥道靠朝奉福廕借此度得夫妻兩口便是好了程朝奉道有得贏餘麼李方哥道若有得一兩二兩贏餘便也留着此做个根本而今只好綳綳拽拽朝升暮合過去那得贏餘程朝奉道假如有個人幫你十兩五兩銀子做本錢你心下何如李方哥道小人若有得十兩五兩銀子便多做些好酒起來開個與頭的槽

坊一年之間度了口還有得多只是沒尋那許多東西就是有人肯借欠下了債要賠利錢不如守此小本經紀罷了朝奉道我看你做人也好假如你有一點來、了、好心到我我便與你二三十兩也不打緊李方哥道二三十兩是朝奉的毫毛小人得了却一生一世受用不盡了只是朝奉怎麼肯朝奉道肯到肯只要你好心李方哥道教小人怎麼樣的纔是好心朝奉笑道我喜歡你家裡一件物事是也、有、本、錢、不費你本錢的我借來用用仍舊還你若肯時我即時與你三十兩李方哥道我家裡那有朝奉用得着的東西況且用

有銀者如
此口亦易
開可見錢
神之橫

過就還有甚麼不奉承了朝奉却要朝奉許多銀子，朝奉笑道只怕你不肯，你又怕你妻子不捨得，你且兩個去商量一商量，我明日將了銀子來與你現成講完今日空口說白話未好就明說出來笑着去了，李方哥晚上把這些話與陳氏說道不知是要我家甚麼物件，陳氏想一想道你聽他油嘴若是別件動用物事又說道借用就還的隨你奢遮寶貝也用不得許多貫錢必是痴心想到我身上來討便宜的說話了，你男子漢放些主意出來不要被他的騰倒，李方哥笑笑那有此話隔了一日程朝奉果然拿

了一包銀子來對李方哥道銀子已現有在此打點送你的了，只看你每意思如何朝奉當面打開包來白燦燦的一大包，李方哥見了好不眼熱道朝奉明說是要怎麼小人好如命奉承朝奉道你是個曉事人定要人說个了話，你自想家裏是甚東西是我用得着的，又這般直錢就是了，李方哥道教小人沒想處，除了小人夫妻兩口身子外要直上十兩銀子的家伙一件也不曾有，朝奉笑道正是身上的那个說是身子外邊的李方哥通紅了臉道朝奉沒正經，怎如此取笑，朝奉道我不取笑現錢買現貨願者成交。

此人亦自
老辣

若不肖時也只索罷了，我怎好強得你，說罷打點袖起銀子了，自古道

清酒紅人面

黃金黑世心

李方哥見程朝奉要收拾起銀子，便呆着眼不開口，儘有此沉吟不舍之意。程朝奉蚤已瞧科，就中取着三兩多重一錠銀子，攢在李方哥袖子裡道：且拿着這錠去做樣，一樣十錠就是了。你自家兩個計較去。李方哥半推半就的接了，程朝奉正是會家不忙，見接了銀子，曉得有了機關，說道：我去去再來討回音。李方哥進到內房，與妻陳氏說道：果然你昨日猜得

不差，元來真是此意，被我搶白了一頓，他沒意思，把這一錠子禾必作為陪禮，我拿將來了。陳氏道：你不拿他的便好，拿了他的，已似有肖意了。他如何肯歇這一條心？李方哥道：我一時沒主意，拿了他，臨去時就說像得我意，十錠也不難。我想我與你在此苦掙一年，掙不出幾兩銀子來，他的意思，倒肖在你身上捨主大錢，我每不如將計就計，哄他與了他些甜頭，便起他一主大銀子，也不難了。也強如一盞半盞的與別人論價錢。李方哥說罷，就將出這錠銀子放在桌上。陳氏拿到手來看，一看道：你男子漢見了這個東西，

就捨得老婆養漢了、李方哥道、不是捨得、難得財主
自是龜談家倒了運、來想我們、我們拚忍着、一時羞耻、一生受
用不盡了、而今總是混帳的世界、我們又不是甚麼
閹、閹人家、就守着清白、也沒人來替你造牌坊、落得
和同了此、陳氏道是倒也是、羞人答答的、怎好兜他
李方哥道、總是做他的本錢不着、我而今辦着一個
東道、在房裡請他晚間來喫酒、我自到外邊那里去
自是龜見避一避、等他來時、只說我偶然出外就來的、先做主
人陪他、飲酒中間、他自然捺捺你、你看着機會、就與
他成了事、等得我來時、事已過了、可不是不知不覺

的、落得賺了他一主銀子、陳氏道、只是有此、害羞使
不得、李方哥道、程朝奉也是一向熟的、有甚麼羞、你
只是做主人陪他喫酒、又不要你先去兜他、只看他
怎麼樣來、纔回荅他就是、也沒甚麼羞處、陳氏見說、
算來也不打緊的、當下應承了、李方哥一面辦治了
東道、走去邀請程朝奉、說道、承朝奉不棄、晚間整酒
在小房中、特請朝奉一叙、朝奉就來、則个程朝奉見
說、喜之不勝道、果然利動人心、他已商量得情愿了、
今晚請我、必然就成事、巴不得天晚、前來赴約、從來
好事多磨、程朝奉意氣洋洋、走出街來、只見一般兒

二刻齋書
卷三
朝奉姓汪的，拉着他水口去看甚麼新來的表子王
大捨，一把拉了就走。程朝奉推說沒功夫得去，他說
有甚麼貴幹，程朝奉心忙裏，一時造不出來。汪朝奉
見他沒得說，便道：原沒事幹，怎如此推故掃興？不啻
三七二十一，同了兩三個少年子弟，一推一攘的，牽
的去了。到了那里，汪朝奉看得中意，就秤銀子，辦起
東道來。在那里入馬，程朝奉心上有事，被帶住了身
子，好不耐煩。三杯兩盞，逃了席就走。已有二更天氣，
此時李方哥已此尋個事繇，避在朋友家裏了。没人
再來相邀的。程朝奉徑自急急忙忙，走到李家店中，

候蚤臨

見店門不關，心下意會了，進了店，就把門拴着。那店
中房子，苦不深邃，擡眼望見房中燈燭明亮，酒肴羅
列，悄無人聲。走進看時，不見一個人影，忙把桌上火
移來一照，大叫一聲：不好了！正是

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一桶雪水來。

程朝奉看時，只見滿地多是鮮血，一個沒頭的婦人，
淌在血泊裡，不知是甚麼事繇，驚得牙齒捉對兒，廝
打，抽身出外，開門便走。到了家裏，只是打顫，蹲跼不
定，心頭丕丕的跳，曉得是非要惹到身上，一味惶惑
不題。且說李方哥在朋友家裏，捱過了更深，料道程

朝奉與妻子事體已完，從容到家，還好趁喫杯兒酒，一步步躡將回來，只見店門開着，心裡道：那朝奉好不精細，既要私下做事，門也不掩掩着，走到房裡，不見甚麼朝奉，只有個沒頭的屍首淌在地下，看看身上衣服，正是妻子，驚得亂跳道：怎的起怎的起，一頭哭一頭想道：我妻子已是有的，有甚麼言語冲撞了他，便把來殺了，須與他討命去，連忙把家裡收拾乾淨了，鎖上了門，徑奔到程朝奉家敲門，程朝奉不知好歹，聽得是李方哥聲音，正要問他個端的，慌忙開出門來，李方哥一把扭住道：你幹得好事，爲何把我

妻子殺了，程朝奉道：我到你家裡，並不見一人，只見你妻子已殺倒在地，怎說是我殺了，李方哥道：不是你是誰，程朝奉道：我心裡愛你的妻子，若是見了，奉承還恐不及，捨得殺他，你須訪個備細，不要冤我，李方哥道：好端端兩口住在家裡，是你來起這些根繇，而今却把我妻子殺了，還推得那個，和你見官去，好，好還我一個人來，兩下你爭我嚷，天已大明，結扭了，一直到府裡來叫屈，府裡見是人命事，准了狀，發與三府王通判審問這件事，王通判帶了原被兩人，先到李家店中相驗屍首，相得是個婦人身體，被人用

刀殺死的現無頭顱通判着落地方把屍盛了帶原被告到衙門來先問李方哥的口詞李方哥道小人李方妻陳氏是開酒店度日的是這程某看上了小人妻子乘小人不在以買酒爲繇來強奸他想是小人妻子不肯他就殺死了通判問程某如何說程朝奉道李方夫妻賣酒小人是他的熟主顧李方昨日來請小人去喫酒小人因有事去得遲了些到他家裡不見李方只見他妻子不知被何人殺死在房小人慌忙走了家來與小人並無相干通判道他說你以買酒爲繇去強奸他又說是他請你到家他既

請你是主人了爲何他反不在家這還是你去強奸是真了程朝奉道委實是他來請小人小人纔去的當面在這裡老爺問他他須賴不過李方道請是小人請他的、小人未到家他先去強奸殺了人了王通判道既是、你請他、怎麼、你未到家、他到先去行奸殺人、你其時不來家做主人、到在那里去了、其間必有隱情、取夾棍來、每人一夾棍、只得、多把實情來說了、李方哥道、其實程某看上了小人妻子、許了小人銀兩、要與妻子同喫酒、小人貪利不合許允、請他喫酒是真、小人怕礙他眼、只得躲過片時、後邊到家、不想

噙了夫人
又折兵

辨得也是

妻子被他殺死在地他逃在家裡去了程朝奉道小人喜歡他妻子要營勾他是真他已自許允請小人喫酒了小人為甚麼反要殺他其實到他家時妻子已不知為何殺死了小人慌了走了回家實與小人無干通判道李方請喫酒賣奸是真程某去時必是那婦人推拒一時殺了也是真平白地要謀奸人妻子原不是良人行徑這人命自然是程某抵償了程朝奉道小人不合見了美色輒起貪心是小人的罪了至于人命委是不知不要說他夫婦商同請小人喫酒已是願從的了即使有些勉強也還好慢慢央

求何至下手殺了他王通判惱他奸淫起禍不那裡聽他辨說要把他問个強奸殺人死罪却是死人無頭又無行兇器械成不得招責了限期要在程朝奉身上追那顆頭出來正是

官法如爐不自繇這回惹着怎干休
方知女色真難得此日何來美婦頭

辨得又是

程朝奉比過幾限只沒尋那顆頭處程朝奉訴道便做道是強奸不從小人殺了小人藏着那顆頭做甚麼用在此挨這樣比較王通判見他說得有理也疑道是或者另有人殺了這婦人也不可不知且把程朝

奉與李方哥多下在監裡了便叫拘集一千隣里人等問他事體根繇與程某殺人真假隣里人等多說他們是主顧家時常往來的也未見甚麼奸情事至于程某是个有身家的人貪淫的事或者有之從來也不曾見他做甚麼克惡及事過來人命的事未必是他通判道既未必是程某你地方人必曉得李方家的備細與誰有仇那處可疑該推詳得出來隣里人等道李方平日賣酒也不見有甚麼仇人他夫妻兩口做人多好平日與人鬪口的事多沒有的這黑夜間不知何人所殺連地方人多沒猜處通判道你

也喫做人
好了的虧

們多去外邊訪一訪衆人領命正要走出內中一个老者走上前來稟道據小人愚見猜着一个人未知是否通判道是那个只因說出這個人來有分交乞化游僧明投三尺之法沉埋朽骨趁白十年之寬

正是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老者道地方上向有一个遠處來的游僧每夜敲梆高叫求人布施已一个多月了自從那夜李家婦人被殺之後就不聽得他的聲響了若道是別處去了怎有這樣恰好的事况且地方上不曾見有人布施

他的怎肯就去。這個事着實可疑。通判聞言道：殺人作反，正是野僧本等。這疑也是有理的。只那尋這個游僧處，老者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老爺喚那程某出來說與他知道。他家道殷富，要明白這事，必然不吝重賞。這游僧也去不久，不過只在左近地方。要訪着他也不難的。通判依言，獄中帶出程朝奉來。把老者之言說與他。程朝奉道：有此疑端，便是小人生路。只求老爺與小人做主，出個廣捕文書，着落幾個應捕四處尋訪。小人情愿立個賞票，認出謝金。就是當下通判差了應捕出來。程朝奉托人邀請眾應捕說：

話先送了十兩銀子做盤費，又押起三十兩等尋得着這和尚即時交付。眾應捕應承去了。元來應捕黨與極多，耳目最眾。但是他們上心的事，沒有個訪拿不出的。見程朝奉是可擾之家，又兼有了厚贈，怎不出力。不上一二年，已訪得這叫夜僧人在寧國府地方乞化。夜夜街上叫了轉來，投在一個古廟裡宿歇。眾應捕帶了一個地方人，認得面貌是真正是在巖子鎮叫夜的了。眾應捕商量道：人便是這個人了。不知殺人是他不是他，就是他了。沒個憑據，也不好拿得他。只可智取。算計去尋了一件婦人衣服，把一個少

平細

誘法絕佳
不得不露
矣

年此的應捕，打扮起來，裝做了婦人模樣，一同眾人去埋伏在一個林子內，是街上回到古廟必經之地，守至更深，果然這僧人叫夜轉來，擗了柳，正自獨行，林子裡假做了婦人，低聲叫道：和尚還我頭來。初時一聲，那僧人已喫了一驚，立定了脚，昏黑之中，隱隱見是個穿紅的婦人，心上虛怯不過了，只聽得一聲，不了，又叫和尚還我頭來，連叫不止，那僧人慌了，顛篤篤的道：頭在你家上三家舖架上，不是，休要來纏我。眾人聽罷，情知殺人事已實，胡哨一聲，眾應捕一齊鑽出，把個和尚細住，道：這賊禿，你巖子鎮殺了人。

覆藏誣盜

還躲在這里麼？先是一頓下馬威，打軟了，然後解到府裡來。通判問應捕如何拿得着他，應捕把假裝婦人嚇他，他說出真情，才擒住他的話，稟明白了，帶過僧人來。僧人明知事已露出，混賴不過，只得認道：委實殺了婦人，是的。通判道：他與你有甚麼冤仇，殺了他？僧人道：並無冤仇，只因那晚叫夜經過這家門首，見店門不關，挨身進去，只指望偷盜些甚麼，不曉得燈燭明亮，有一個美貌的婦人，盛裝站立在床邊，看見了，不繇得心裡不動火，抱住求奸，他抵死不肯，一時性起，拔出戒刀來殺了。提了頭就走，走將出來，纔

此處伊有鬼神之使

想道要那頭做甚麼其時把來挂在上三家舖架上
了只是恨他那不肯出了這口氣當時連夜走脫此
地而今被拿住是應得償他命的別無他話通判就
出票去提那上三家舖上人來問道和尚招出人頭
在舖架上而今那里去了舖上人道當時實有一個
人頭挂在架上天明時見了因恐怕經官受累悄悄
將來移上前去十來家趙大門首一顆樹上挂着已
後不知怎麼樣了通判差人押了這三家舖人來提
趙大到官趙大道小人那日蚤起果然見樹上挂着
一顆人頭心中驚懼思要首官誠恐官司牽累當下

悄悄地拿到家中埋在後園了通判道而今現在那里
麼趙大道小人其時就怕後邊或有是非要留做證
見埋處把一柯小草樹記認着的怎麼不現在通判
道只怕其間有詐偽須得我親自去取驗通判即時
打轎擡到趙大家裡叫趙大在前引路引至後園中
趙大指着一處道在這底下通判叫從人掘將下去
剛鉅得土開只見一顆人頭連泥帶土轂碌碌滾將
出來眾人發聲喊道在這裡了通判道這婦人的屍
首今日方得完全從人把泥土拂去仔細一看驚道
可又古怪這婦人怎生是有髭鬚的送上通判看時

但見這顆人頭

雙眸緊閉，一口牢關，頸子上也是刀刃之傷，嘴兒邊却有鬚髯之覆，早難道骷髏能作怪，致令得男女會差池。

王通判驚道：這分明是一個男子的頭，不是那婦人的了。這頭又出見得作怪，其中必有蹊蹊，喝道把趙大鎖了，尋那趙大時，先前看見掘着人頭，不是婦人的，已自往外跑了。王通判就走出趙大前邊屋裡，叫擡張桌兒做公座坐了，帶那趙大的家屬過來，且問這顆人頭的事。趙大妻子一時難以支吾，只得實招

亦是能吏

道：十年前趙大曾有個仇人姓馬，被趙大殺了，帶這頭來埋在這里的。通判道：適纔趙大在此，而今躲在那里了。妻子道：他方纔見人頭被掘將出來，曉得事發，他一徑出門，連家裡多不說那里去了。王通判道：立刻的事，他不過走在親眷家裡，料去不遠，快把你家甚麼親眷住止，一一招出來。妻子怕動刑法，只得招道：有個女婿姓江，做府中令史，必是投他去了。通判即時差人押了妻子，竟到這江令史家裡來拿。通判坐在趙大家裡，立等回話，果然

甕中捉鱉

手到拿來

且說江令史是衙門中人曉得利害見丈人趙大急
 急忙忙走到家來說道是殺人事發思要藏避令史
 恐怕累及身家不敢應承勸他往別處逃走趙大一
 時未有去向心裡不決正躊躇間公差已押着妻子
 來要人了江令史此時火到身上且自圖滅熄不好
 隱瞞只得付與公差仍帶到趙大自己家裡來妻子
 路上已自對他說道適纔老爺問時我已實說了你
 也招了罷免受痛苦趙大見通判時果然一口承認
 通判問其詳細趙大道這姓馬的先與小人有些仇
 隙後來在山路中遇着小人因在那里砍柴帶得有

如此周密
 何以卒露
 豈非天意
 耶

刀在身邊把他來殺了恐怕有人認得一時傳遍這
 事就露出來所以既剝了他的衣服就割下頭來藏
 到家裡把衣服燒了頭埋在園中後來馬家不見了
 人尋問時只見有人說山中有个殍屍因無頭的不
 知是不是不好認得而今事已經久連馬家也不提
 起了這埋頭的去處與前日婦人之頭相離有一丈
 多地只因有這個頭在地裡恐怕發露所以前日埋
 那婦人頭時把草樹記認的因為隔得遠有膽氣掘
 下去不知為何一掘到先掘着了這也是宿世冤業
 應得填還早知如此連那婦人的頭也不說了通判

道而今婦人的頭畢竟在那里趙大道只在那一塊這是記認不差的通判又帶他到後園再命從人打舊掘處掘下去果然又掘出一顆頭來認一認纔方是婦人的了通判笑道一件人命却問出兩件人命來莫非天意也鎖了趙大帶了兩顆人頭來到府中出張牌去喚馬家親人來認馬家兒子見說纔曉得父親不見了十年果是被人殺了來補狀詞王通判准了把兩顆人頭一顆給與馬家埋葬去一顆喚李方哥出來認看果是其妻的了把叫夜僧與趙大名打三十板多問成了死罪程朝奉不合買奸致死人

命問成徒罪折價納贖李方哥不合賣奸問杖罪的決斷程朝奉出葬埋銀六兩給與李方哥葬那陳氏三家舖人不合移屍各該問罪因不是這等不得併發趙大人命似乎天意明冤非關人事釋罪不究王通判這件事問得清白一時清結了兩件沒頭事申詳上司各各稱獎至今傳爲美談只可嘆程朝奉空想一個婦人不得到手枉葬送了他一條性命自己喫了許多驚恐又坐了一年多監費掉了百來兩銀子方得明白有甚便宜處那陳氏立个主意不從夫言也不見得被人殺了至于因此一事那趙大久無

對證的人命，一併發覺。越見得天心巧處，可見欺心事做不得一些。的有詩為証。

冶容誨淫從古語，會見金夫不自主。
稱觴已自不有躬，何怪啟寵納人侮。
彼黠者徒恣強暴，將此頭顱向何許。
幽冤鬱積十年餘，彼處有頭欲出土。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八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九

贈芝蔴識破假形，擷草藥巧諧真偶。

萬物皆有情，不論妖與鬼。

詩曰：妙藥可通靈，方信岐黃理。

話說宋乾道年間，江西一個官人，赴調臨安都下，因到西湖上游玩，獨自一人，各處行走，走得路多了，覺得疲倦，道傍有一民家，門前有幾株大樹，樹傍有石塊可坐。那官人遂坐下少息，望去屋內有一雙鬟女子，明艷動人。官人見了，不覺心神飄蕩，注目而視。那女子也回眸流盼，似有寄情之意。官人眷戀不舍，自

二刻驚奇 卷二十一
此時時到彼處少坐，那女子是店家賣酒的，就在裡頭做生意不避人的，見那官人走來，便含笑相迎，竟以爲常往來既久，情意綢繆，官人將言語挑動他，女子微有羞澁之態，也不惱怒，只是店在路傍，人眼看見，內有父母要求諧魚水之歡，終不能勾，但只兩心睖睖而已。官人已得注選，歸期有日，掉那女子不下，特到他家告別，恰好其父出外，女子獨自在店見說，要別拭淚私語道：自與郎君相見，彼此傾心，欲以身從郎君，父母必然不肯，若私下隨着郎君去了，淫奔之名，又羞耻難當，今就此別去，必致夢寐焦勞相思無已，如何是好？那官人深感其意，卽央他隣近人，將着厚禮求聘爲婚。那父母見說是江西外郡，如何得肯？那官人只得怏怏而去。自到家收拾赴任，再不能與女子相聞音耗了。隔了五年，又赴京聽調，剛到都下，尋个旅館，歇了行李，卽去湖邊尋訪舊游，只見此居已換了別家，在內問着五年前這家，茫然不知，隣近人也多換過了，沒有認得的，心中悵然不快，回步中途，忽然與那女子相遇，看他年貌，比昔時已長大，更加標致了好些。那官人急忙施禮相揖，女子萬福不迭，口裡道：郎君隔濶許久，還記得奴否？那官人道：

無已，如何是好？那官人深感其意，卽央他隣近人，將着厚禮求聘爲婚。那父母見說是江西外郡，如何得肯？那官人只得怏怏而去。自到家收拾赴任，再不能與女子相聞音耗了。隔了五年，又赴京聽調，剛到都下，尋个旅館，歇了行李，卽去湖邊尋訪舊游，只見此居已換了別家，在內問着五年前這家，茫然不知，隣近人也多換過了，沒有認得的，心中悵然不快，回步中途，忽然與那女子相遇，看他年貌，比昔時已長大，更加標致了好些。那官人急忙施禮相揖，女子萬福不迭，口裡道：郎君隔濶許久，還記得奴否？那官人道：

爲因到舊處尋訪不見正在煩惱幸喜在此相遇不知宅上爲何搬過了今在那里女子道奴已嫁過人了在城中小巷內吾夫坐庫務監在獄中故奴出來求救于人、不匡撞着五年前舊識郎君官到我家啜茶否那官人欣然道正要相訪兩個人一頭說一頭走先在那官人的下處前經過官人道此即小生館舍可且進去談一談那官人正要營勾着他了還心願思量下處儘好就做事那里還等得到他家裡去一邀就邀了進來關好了門兩個抱了一抱就推倒床上行其雲雨那館舍是個獨院甚是僻靜館舍中

便目可疑
溺于情而
不覺耳

又無別客止是那江西官人一个住着女子見了光景便道此處無人知覺儘可偷住與郎君歡樂不必到吾家去了吾家裡有人反更不便官人道若就肯住此更便得緊了一留半年女子有時出外去去即時就來再不提着家中事也不見他想着家裡那官人相處得濃了也忘記他是有夫家的一般那官人諷得有地方了思量回去因對女子道我而今同你悄悄地家去了可不是長久之計麼女子見說要去便流下淚來道有句話對郎君說郎君不要喫驚官人道是甚麼話女子道奴自向時別了郎君終日思念

可憐可憐
父母之過
也

二刻驚奇 卷二十九 三
慄慄成病，暮年而亡。今之此身，實非人類，以夙世緣
契，幽魂未散，故此特來相從。這幾時歡期有限，冥數
已盡，要從郎君遠去。這却不能勾了，恐郎君他日有
疑，不敢避嫌，特與郎君說明。但陰氣相侵已深，奴去
之後，郎君腹中必當暴下。可快服平胃散，補安精神，
卽當痊愈。官人見說，不勝驚駭了許久。又聞得教服
平胃散，問道：我曾讀夷堅志，見孫九昇遇鬼，亦服此
藥。吾思此藥皆平平，何故奏效？女子道：此藥中有蒼
朮，能去邪氣。你只依我言就是了。說罷，涕泣不止。那
官人也相對傷感。是夜同寢，極盡歡會之樂。將到天

其不能

明慟哭而別，出門數步，倏已不見。果然別後，那官人
暴下不止，依言贖平胃散服過，纔好。那官人每對人
說着此事，還悽然淚下。可見情之所鍾，雖已爲鬼，猶
然眷戀如此。况別後之病，又能留方服藥醫好，真多
情之鬼也。而今說一个妖物也與人相好了，留着些
草藥，不但醫好了病，又弄出許多姻緣事體，成就他
一生夫婦，更爲奇怪。有憶秦娥一詞爲證：
堪奇絕，陰陽配合真丹結。真丹結，歡娛雖就，精神
亦竭。殷勤贈物機關洩，姻緣盡處傷離別。傷離
別，三番草藥百年歡悅。

二刻警世
卷二十九
四
這一回書乃京師老郎傳留原名爲靈狐三束草。天地間之物惟狐最靈善能變幻故名狐魅北方最多。宋時有無狐魅不成村之說又性極好淫其涎染着人無不迷惑故又名狐媚以比世間淫女唐時有狐媚偏能惑主之概然雖是個妖物其間原有好歹如任氏以身殉鄭瑩連貞節之事也是有的至於成就人功名度脫人災厄撮合人夫婦這樣的事往往有之莫謂妖類便無好心只要有緣遇得着。國朝天順甲申年間浙江有一個客商姓蔣專一在湖廣江西地方做生意那蔣生年紀二十多歲生得儀容俊

美眉目動人同伴裡頭道是他模樣可以選得過駙馬起他混名叫做蔣駙馬他自家也以風情自負看世間女子輕易也不上眼道是必遇絕色方可與他一對雖在江湖上走了幾年不曾撞見一個中心滿意女子也曾同着朋友衙衙人家走動兩番不過是遣興而已公道看起來還則是他失便宜與婦人了。一日置貨到漢陽馬口地方下在一個店家姓馬叫得馬月溪店那個馬月溪是本處馬少卿家裡的人領着主人本錢開着這個歇客商的大店店中儘有幽房邃閣可以容置上等好客所以遠方來的斯文

人多來投他，店前走去不多幾家門面，就是馬少卿的家裡。馬少卿有一位小姐，小名叫得雲容，取李青蓮雲想衣裳花想容之句，果然纖綾非常，世所罕有。他家內樓小窗，看得店前人見，那小姐閒了，時常登樓，看望作耍。一日正在臨窗之際，恰被店裡蔣生看見，蔣生遠望去，極其美麗，生平目中所未覩，一步步走近前去細玩，走得近了，看得較真，覺他沒一處生得不妙。蔣生不覺竟飛天外，鬼散九霄，心裏妄想道：如此美人，得以相叙一宵，也不枉了我的面龐風流，却怎生能勾，只管仰面痴看。那小姐在樓上瞧見有

婦人恒態

娘子恒態

人看他，把半面遮藏，也窺着蔣生，是個俊俏後生，恰像不捨得，就躲避着一般。蔣生越道是樓上留盼，賣弄出許多飄逸身分出來，要惹他動火，直等那小姐下樓去了，方纔走回店中，關着房門，默默暗想：可惜不曾曉得丹青，若曉得時描也描他一個出來。次日問着店家，方曉得是主人之女，還未曾許配人家。蔣生道：他是个仕宦人家，我是个商賈，又是外鄉，雖是未許下丈夫，料不是我想得着的。若只論起一雙的面龐，却該做一對，纔不虧了人。怎生得氤氳大使，做一个主便好。大凡是不易得動情的人，一動了情，再

本宜自揣
所以妄想
若止自負
其說耳冷
索誨淫寧
獨女子

按納不住的，蔣生自此行着思，坐着想，不放下懷，他原賣的是絲綉綾絹，女人生活之類，他央店家一個小的，拿了箱籠，引到馬家宅裡去賣，指望撞着那小姐，得以飽看一回，果然賣了兩次，馬家家眷們，你要買長，我要買短，多討箱籠裡東西，自家翻看，覷面講價，那小姐雖不十分出頭露面，也在人叢之中，遮遮掩掩的看物事，有時也眼瞞着蔣生，四目相視，蔣生回到下處，越加禁架不定，長吁短氣，恨不身生雙翅，飛到他閨閣中，做一處，晚間的春夢，也不知做了多少。

俏冤家驀然來，懷中樓抱，羅帳裡交着股，耍下千遭，裙帶頭滋味十分妙，你貪我又愛，臨住再加饒。夢兒裡相逢，夢兒裡就去了。

蔣生眠思夢想，日夜不置，真所謂

思之思之，

又從而思之，

思之不得，

鬼神將通之，

一日晚間，關了房門，正待獨自去睡，只聽得房門外有行步之聲，輕輕將房門彈響，蔣生幸未熄燈，急忙捺明了燈，開門出看，只見一個女子閃將入來，定睛仔細一認，正是馬家小姐，蔣生喫了一驚，道：難道又

二刻... 卷二...
做起夢來了。正心一想，却不是夢。燈兒明亮，儼然與美貌的小姐相對。蔣生疑假疑真，惶惑不定。小姐看見意思，先開口道：「郎君不必疑怪，妾乃馬家雲客也。承郎君久垂顧盼，妾亦關情多時了。今偶乘家間空隙，用計偷出重門，不自嫌其醜陋，願伴郎君客中岑寂。郎君勿以自獻為笑，妾之幸也。」蔣生聽罷，真个如飢得食，如渴得漿，宛然劉阮入天台。下界凡夫得遇仙子，快樂奚倖，難以言喻。忙關好了門，挽手共入鴛帷。急講于飛之樂，雲雨既畢，小姐分付道：「妾見郎君韶秀，不能自持，致于自薦枕席。然家嚴剛厲，一知風聲禍不可測，郎君此後切不可輕至妾家門首，也不可到外邊間步，被別人看破行徑，只管夜夜虛掩房門相待。人定之後，妾必自來，萬勿輕易漏洩。始可歡好得久長耳。」蔣生道：「遠鄉孤客，一見芳容，想慕欲死。雖然夢寐相遇，還道仙凡隔遠，豈知荷蒙不棄，垂盼及于鄙陋，得以共枕同衾，極盡人間之樂。小生今日就死也瞑目了，何況金口分付，小生敢不記心。」小生自此足不出戶口，不輕言，只呆呆守在房中。等到夜間，候小姐光降相聚便了。天未明，小姐起身，再三訂約了夜間，然後別去。蔣生自想，真如遇仙，胸中無限

只恐蔣生
識破耳悲
慮他人也

約了夜間，然後別去。蔣生自想，真如遇仙，胸中無限

陶人多矣

所謂把飄
蓬此身來
儘也

快樂只不好告訴得人。小姐夜來明去，蔣生守着分付，果然輕易不出外一步，惟恐露出形迹，有負小姐之約。蔣生少年固然精神健旺，竭力縱慾，不以為疲。當得那小姐深自知味，一似能征慣戰的一般，一任顛鸞倒鳳，再不推辭，毫無厭足。蔣生倒時時有怯敗之意，那小姐竟像不要睡的一夜，何曾休歇。蔣生心愛得緊，見他如此高興，道是深閨少女，乍知男子之味，又兩情相得，所以毫不避忌，儘着性子喜歡做事，難得這樣真心。一發快活，惟恐奉承不周，把个身子不放在心上，拚着性命做就一下，走了陽氣了也罷。

了。弄了多時也覺有些倦怠，面顏看看憔悴起來，正是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

且說蔣生同伴的朋友見蔣生時常日裡閉門昏睡，少見出外，有時畧畧走得出來，呵欠連天，像夜間不曾得睡一般。又不曾見他搭伴夜飲，或者中了宿醒，又不曾見他妓館留連，或者害了色病，不知為何如此。及來牽他去那裡吃酒宿娼，未到晚必定要回店中，並不肯少留在外邊一更二更的。衆人多各疑心。

道、這、個、行、徑、必、然、心、下、有、事、的、光、景、想、是、背、着、人、做、
了、些、甚、麼、不、明、的、勾、當、了、我、們、相、約、了、晚、間、候、他、動、
靜、是、必、要、捉、破、他、當、夜、天、色、剛、晚、小、姐、已、來、蔣、生、將、
他、藏、好、恐、怕、同、伴、疑、心、反、走、出、來、談、笑、一、會、同、喫、些、
酒、直、等、大、家、散、了、然、後、關、上、房、門、進、來、與、小、姐、上、床、
上、得、床、時、那、交、歡、高、興、弄、得、你、死、我、活、哼、哼、嘸、嘸、的、
聲、響、也、顧、不、得、傍、人、聽、見、又、且、無、休、無、歇、外、邊、同、伴、
竊、聽、的、道、蔣、駙、馬、不、知、那、裡、私、弄、個、婦、女、在、房、裡、受、
用、這、等、久、戰、站、得、不、耐、煩、一、個、個、那、話、兒、直、豎、起、來、
多、是、出、外、久、了、的、人、怎、生、禁、得、各、自、歸、房、有、的、硬、忍、

傍觀者難
為情

住、了、有、的、放、了、手、銃、自、去、睡、了、次、日、起、來、大、家、道、我、
們、到、蔣、駙、馬、房、前、守、他、看、甚、麼、人、出、來、走、在、房、外、房、
門、虛、掩、推、將、進、去、蔣、生、自、睡、在、床、上、並、不、曾、有、人、衆、
同、伴、疑、道、那、裡、去、了、蔣、生、故、意、道、甚、麼、那、裡、去、了、同、
伴、道、昨、夜、與、你、弄、那、話、兒、的、蔣、生、道、何、曾、有、人、同、伴、
道、我、們、衆、人、多、聽、得、的、怎、麼、混、賴、得、蔣、生、道、你、們、見、
鬼、了、同、伴、道、我、們、不、見、鬼、只、怕、你、着、鬼、了、蔣、生、道、我、
如、何、着、鬼、同、伴、道、晚、間、與、人、幹、那、話、聲、響、外、聞、早、來、
不、見、有、人、豈、非、是、鬼、蔣、生、曉、得、他、衆、人、夜、來、竊、聽、了、
虧、得、小、姐、起、身、得、早、去、得、無、跡、不、被、他、們、看、見、實、爲、

即此亦該
生疑

萬幸一時把說話支吾道，不瞞衆兄說。小生少年出外，鰥曠日久，晚來上床，忍制不過，學作交歡之聲，以解慾火。其實只是自家喉急的光景，不是真有人。在裡面交合，說着甚是惶恐。衆兄不必疑心。同伴道：我們也多是喉急的人，若果是如此，有甚惶恐？只不要着了甚麼邪妖，便不是耍事。蔣生道：並無此事。衆兄放心，同伴似信不信的，也不說了。只見蔣生漸漸支持不過，一日疲倦似一日，自家也有些覺得了。同伴中有一个姓夏的名良策，與蔣生最是相愛。見蔣生如此，心裡替他耽憂，特來對他說道：我與你出外

亦惜其貌

的人，但得平安，便爲大幸。今仁兄面黃肌瘦，精神恍惚，語言錯亂，及聽兄晚間房中，每每與人切切私語，此必有作怪蹺蹊的事。仁兄不肯與我每明言，他日定要做出事來，性命干係非同小可。可惜這般少年，葬送在他鄉外府。我輩何忍？况小弟蒙兄至愛，有甚麼勾當，便對小弟說說，斟酌而行也好。何必相瞞？小弟賭个咒，不與人說就是了。蔣生見夏良策說得痛切，只得與他實說道：兄意思真懇，小弟實有一件事，不敢瞞兄。此間主人馬少卿的小姐，與小弟有些緣分，夜夜自來歡會，兩下少年，未免情慾過度。小弟不

能堅忍以致生出疾病來，然小弟性命還是小事，若此風聲一露，那小姐性命也不可保了。再三叮囑小弟慎口，所以小弟只不敢露。今雖對仁兄說了，仁兄萬勿漏洩，使小弟有負小姐。夏良策大笑道：「仁兄差矣。馬家是鄉宦人家，重垣峻壁，高門邃宇，豈有女子夜夜出得來，況且旅館之中，眾人雜沓，女子來來去去，雖是深夜，難道不隄防人撞見？此必非他家小姐。可知了。」蔣生道：「馬家小姐我曾認得的，今分明是他。再有何疑？」夏良策道：「聞得此地慣有狐妖，善能變化惑人。仁兄所遇，必是此物。仁兄今當謹慎自愛。」蔣生

天是大是此亦易曉惑者不致詳也

那里肯信。夏良策見他迷而不悟，躊躇了一夜，心上一計道：「我直教他識出踪跡來。」方纔肯住手。只因此一計有分交。
溪山妖牝，難藏醜穢之形；幽室香軀，陡變溫柔之質。
那用着神仙洞裡千年草，成就卿相門中百歲緣。
且說蔣生心神惑亂，那聽好言。夏良策勸他不轉來，對他道：「小弟有一句話，不得兄事的，兄是必依小弟而行。」蔣生道：「有何事教小弟做？」夏良策道：「小弟有件物事，甚能分別邪正。仁兄等那人今夜來時，把來贈

二刻齋語 卷二
他拿去若真是馬家小姐也自無妨若不是時須有認得他處這却不礙仁兄事的仁兄當以性命爲重自家留心便了蔣生道這個却使得夏良策就把一個粗麻布袋袋着一包東西遞與蔣生蔣生收在袖中夏良策再三叮囑道切不可忘了蔣生不知何意但自家心裡也有些疑心便打點依他所言試一試看料也無礙是夜小姐到來歡會了一夜將到天明去時蔣生記得夏良策所囑便將此袋出來贈他道我有些少物事送與小姐拿去且到閨閣中慢慢自看那小姐也不問是甚麼物件見說送他的欣然拿

了就走自出店門去了蔣生睡到日高披衣起來只見床面前多是些碎芝蔴粒兒一路出去灑到外邊蔣生恍然大悟道夏兄對我說此囊中物能別邪正元來是一袋芝蔴芝蔴那里是辨別得邪正的他以粗麻布爲袋明是要他撒將出來就此可以認他來踪去跡這個就是教我辨別邪正了我而今跟着這芝蔴踪跡尋去好歹有個住處便見下落蔣生不說與人知只自心裡明白逐步暗暗看地上有芝蔴處便走眼見得不到馬家門上明知不是他家出來的人了紆紆曲曲穿林過野芝蔴不斷一直跟尋到大

夏生可用

別山下見山中有个洞口，芝麻從此進去。蔣生曉得有些宅異，擔着一把汗，望洞口走進，果見一个牝狐身邊放着一个麻布袋兒，放倒頭在那里鼾睡。

幾轉雌雄坎與離

皮囊改換使人迷

此時正作陽臺夢

還是爲雲爲雨時

蔣生一見大驚，不覺喊道：來魅吾的是這個妖物呀！那狐性極靈，雖然睡臥，甚是警醒。一聞人聲，倏把身子變過，仍然是个人形。蔣生道：吾已識破，變來何幹？那狐走向前來，執着蔣生手道：郎君勿怪，我爲你看破了行藏，也是緣分盡了。蔣生見他仍復舊形，心裏

百開門引

狐有良心
勝人多矣

老大不捨，那狐道：好教郎君得知，我在此山中脩道，將有千年，專一與人配合雌雄，鍊成內丹。向見郎君韶麗，正思借取元陽，無門可入，却得郎君鍾情。馬家女子思慕真切，故爾做做其形，特來配合。一來助君之歡，二來成我之事。今形跡已露，不可再來相陪。從此永別了，但往來已久，與君不能無情。君身爲我得病，我當爲君治療。那馬家女子，君既心愛，我又假托其貌，邀君恩寵多時，我也不能忽然當爲君謀取，使爲君妻，以了心願，是我所以報君也。說罷就在洞中手擷出一般希奇的草來，束做三束，對蔣生道：將這

頭一束煎水自洗當使你精完氣足壯健如故這第
二束將去悄悄地撒在馬家門口暗處馬家女子即時
害起癩病來然後將這第三束去煎水與他洗濯這
癩病自好女子也歸你了新人相好時節莫忘我做
媒的舊情也遂把三束草一一交付蔣生蔣生收好
那狐又分付道慎之慎之莫對人言我亦從此逝矣
言畢依然化爲狐形跳躍而去不知所往蔣生又驚
又喜謹藏了三束草走歸店中來叫店家燒了一鍋
水悄悄地放下一束草煎成藥湯是夜將來自洗一番
不然神氣開爽精力陡健沉睡一宵次日將鏡一照

良友也

那些萎黃之色一毫也無了方知仙草靈驗謹閱其
言不向人說夏良策來問昨日踪跡蔣生推道尋至
水邊已住不可根究想來是個怪物我而今看破不
與他往來便了夏良策見他容顏復舊便道兄心一
正病色便退可見是個妖魅今不被他逃了便是好
了連我們也得放心蔣生口裡稱謝却不把真心說
出來只是一依狐精之言密去幹着自已的事將着
第二束草守到黃昏人靜後走去馬少卿門前向戶
檻底下牆角暗處各各撒放停當自回店中等待消
息不多兩日紛紛傳說馬家雲容小姐生起癩瘡來

初起時不過二三處雖然嫌憎還不十分在心上漸
漸渾身癩發但見

腥臊遍體臭味難當玉樹亭亭改做魚鱗皴皴花
枝。蟻。蟻。變。為。蟲。蝕。壘。堆。癢。動。處。不。住。爬。搔。滿。指。甲。
霜。飛。雪。落。痛。來。時。豈。勝。啾。唧。鎮。朝。昏。抹。淚。揉。眼。誰。
家。女。子。恁。般。撲。開。道。先。儒。以。為。癩。

馬家小姐忽患癩瘡皮癢膿腥痛不可忍一个絕色
女子弄成人間厭物父母無計可施小姐求死不得
請个外科先生來醫說得甚不值事敷上藥去就好
依言敷治過了一會渾身針刺却像剝他皮下來一

病家情景
醫家匪惡
一一逼真

般疼痛頃刻也熬不得只得仍舊洗掉了又有內科
醫家前來處方說是內裡服藥調得血脈停當風氣
開散自然痊可只是外用敷藥這叫得治標決不能
除根的聽了他把煎藥日服兩三劑落得把脾胃盪
壞了全無功效外科又爭說是他專門必竟要用擦
洗之藥內科又說是肺經受風必竟要喫消風散毒
之劑落得做病人不着挨着疼痛熬着苦水今日換
方明日改藥醫生相罵了幾番你說我無功我說你
没用總歸沒帳馬少卿大張告示在外有人能醫得
痊愈者贈銀百兩這些醫生看了告示只好曠唾真

二刻驚奇 卷三
是孝順郎中、也算做竭盡平生之力、查盡秘藏之書、
再、不、曾、見、有、些、些、小、效、處、小、姐、已、是、十、死、九、生、只、多、
得、一、口、氣、了、馬、少、卿、束、手、無、策、對、夫、人、道、女、兒、害、着、
不、治、之、症、已、成、廢、人、今、出、了、重、賞、再、無、人、能、醫、得、好、
莫、若、捨、了、此、女、待、有、善、醫、此、症、者、卽、將、女、兒、與、他、爲、
妻、倒、賠、粧、奩、招、贅、入、室、我、女、兒、頗、有、美、名、或、者、有、人、
慕、此、獻、出、奇、方、來、救、他、也、未、可、知、就、未、必、門、當、戶、對、
譬、如、女、兒、害、病、死、了、就、是、不、死、這、樣、一、個、癩、人、也、難、
嫁、着、人、家、還、是、如、此、庶、幾、有、望、遂、大、書、於、門、道、
小、女、雲、容、染、患、癩、疾、一、應、人、等、能、以、奇、方、奏、效、者、

不論高下門戶遠近地方卽以此女嫁之贅入爲
婿立此爲照

蔣生在店中已知小姐病癩出榜招醫之事心下暗
暗稱快然未見他說到婚姻上邊不敢輕易動攬只
恐遠地客商他日便醫好了只有金帛酬謝未必肯
把女兒與他故此藏着機關靜看他家事體果然病
不得痊換過榜文有醫好招贅之說蔣生撫掌道這
番老婆到手了即去揭了門前榜文自稱能醫門公
見說不敢遲滯立時奔進通報馬少卿出來相見見
了蔣生一表非俗先自喜歡問道有何妙方可以醫

蔣生張本

治蔣生道小生原不業醫曾遇異人傳有仙草專治癩疾手到可以病除但小生不慕金帛惟求不爽榜上之言小生自當効力馬少卿道下官止此愛女德容俱備不幸忽犯此疾已成廢人若得君子施展妙手起死回生榜上之言豈可自食自當以小女餘生奉侍箕帚蔣生道小生原籍浙江遠隔異地又是經商之人不習儒業只恐有玷門風今日小姐病顏消滅所以捨得輕許他日醫好復舊萬一悔却前言小生所望豈不付之東流先須說得明白馬少卿道江浙名邦原非異地經商亦是善業不是賤流看足下

先自說出亦是江湖上人老辣

大貌榮名

雁其縉紳乃易于爽信

器體亦非以下之人何況有言在先遠近高下皆所不論只要醫得好下官忝在縉紳豈為一病女就做爽信之事足下但請用藥萬勿他疑蔣生見說得的確就把那一束草叫煎起湯來與小姐洗澡小姐聞得藥草之香已自心中爽快到得傾下浴盆通身澡洗可煞作怪但是湯到之處疼的不疼癢的不癢透骨清涼不可名狀小姐把膿污抹盡出了浴盆身子輕鬆了一半眠在床中一夜但覺瘡痂漸落粗皮層層脫下來過了三日完全好了再復清湯浴過一番身體瑩然如玉比前日更加嫩相馬少卿大喜去問



要見前日
相遇時未
必不關情

蔣生下處，元來就住在本家店中，卽着人請得蔣生過家中來，打掃書房，與他安下。只要揀个好日，就將小姐贅他。蔣生不勝之喜，已在店中把行李搬將過來，住在書房等候佳期。馬家小姐心中感激蔣生救好他病，見說就要嫁他，雖然情愿，未知生得人物如何，叫梅香探聽。元來卽是曾到家裡賣過綾絹的客，人多曾認得他，面龐標致的，心裡就放得下。吉日已到，馬少卿不負前言，主張成婚。兩下少年，多是美麗人物，你貪我愛，自不必說。但蔣生未成婚之先，先有狐女假扮相處，過多時，偏是他熟認得的了。一日馬

小姐說道：你是別處人，甚氣力，到得我家裡，天教我生出這個病來，成就這段姻緣。那个仙方是我與你的媒人，誰傳與你的，不可忘了。蔣生笑道：是有一个媒人，而今也沒謝他處了。小姐道：你且說是那个，今在何處。蔣生不好說是狐精，捏个謊道：只爲小生曾瞥見小姐芳容，眠思夢想，寢食俱廢，心意志誠了，感動一位仙女，假托小姐容貌來與小生往來了多時，後被小生識破，他方纔說果然不是真小姐。小姐應該目下有災，就把一束草，教小生來救小姐。說當有姻緣之分，今果應其言，可不是个媒人。小姐道：怪道

有志

你見我就像舊識一般。元來曾有人假過我的名來。而今在那里去了。蔣生道他是仙家。一被識破。就不。再來了。知他在那里。小姐道幾乎被他壞了我名聲。却也虧他救我一命。成就我兩人姻緣。還算做個恩。人了。蔣生道他是個仙女。恩與怨。總不挂在心上。只是我和你合該做夫妻。遇得此等仙緣。稱心滿意。但。愧小生不才有屈了小姐耳。小姐道夫妻之間。不要。如此說。况我是垂死之人。你起死回生的大恩。正該。終身奉侍君子。妾無所恨矣。自此如魚似水。蔣生也。不思量回鄉。就住在馬家。終身夫妻偕老。這是後話。

源難解

那蔣生一班兒同伴。見說他贅在馬少卿家了。多各。不知其繇。惟有夏良策曾見蔣生說着馬小姐的話。後來道是妖魅的假托。而今見真個做了女婿。也不。明白他備細。多來與蔣生慶喜。夏良策私下細問根。繇。蔣生瞞起用草生癩一段話。只說前日假托馬小。姐的。是大別山狐精。後被夏兄粗布芝蔴之計。追尋。踪跡。認出真形。他贈此藥草。教小弟去醫好馬小姐。就有姻緣之分。小弟今日之事。皆狐精之力也。眾人。見說多稱奇道。一向稱仁兄為蔣駙馬。今仁兄在馬。口地方作客。住在馬月溪店。竟為馬少卿家之婿。不。

痴人前不可說夢

脫一个馬字可知也是天意生出這狐精來成就此一段姻緣駙馬之稱便是前識了大家相傳以為佳話有等痴心的就恨怎生我偏不撞着狐精得有此奇遇妄想得一个不耐煩有詩為證

人生自是有姻緣 得遇靈狐亦偶然
妄意洞中三束草 豈知月下赤繩牽

野史氏曰

生始窺女而極慕思女不知也狐實陰見故假女來生以色自惑而狐惑之也思慮不起天君泰然即狐何為然以禍始而以福終亦生厚幸雖然狐

媒猶狐媚也終歎色刃矣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九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

瘞遺骸王玉英配夫 償聘金韓秀才贖子

詩云 晉世曾聞有鬼子 今知鬼子乃其常

既能成得雌雄配 也會生兒在冥壤

話說國朝隆慶年間陝西西安府有一个易萬戶以衛兵入屯京師同鄉有个朱工部相與得最好兩家夫人各有姪孕萬戶與工部偶在朋友家裡同席一時說起就兩下指腹為婚依俗禮各割衫襟彼此互藏寫下合同文字為定後來工部建言觸忤了 聖旨欽降為四川瀘州州判萬戶陞了邊上叅將各奔

前程去了萬戶這邊生了一男傳聞朱家生了一女相隔既越不能勾圖完前盟過了幾時工部在謫所水土不服全家不保剩得一兩個家人投托着在川中做官的親眷經紀得喪事回鄉殯葬在郊外其時萬戶也爲事革任回衛身故在家了萬戶之子易大郎年已長大精熟武藝日夜與同伴馳馬較射一日正在角逐之際忽見草間一兔騰起大郎舍了同伴挽弓趕去趕到一個人家門口不見了兔兒望內一看元來是一所大宅院宅內一個長者走出來衣冠偉然是個士大夫模樣將大郎相了一相道此非易

郎麼大郎見是認得他的卽下馬相揖長者拽了大郎之手步進堂內來重見過禮卽分付裏面治酒相款酒過數巡易大郎請問長者姓名長者道老夫與易郎葭莩不薄老夫教易郎看一件信物隨叫書童在裏頭取出一个匣子來送與大郎開看大郎看時內有羅衫一角文書一紙合縫押字半邊上寫道朱易兩姓情旣斷金家皆種玉得雄者爲婿必諧百年背盟者天厭之天厭之

隆慶某年月日朱某易某書坐客某某爲證大郎仔細一看認得是父親萬戶親筆不覺淚下交

願只聽得後堂傳說孺人同小姐出堂，大郎擡眼看時，見一個年老婦人，珠冠緋袍，擁一女子，嫋嫋婷婷，走出廳來。那女子真色澹容蘊，秀包麗，世上所未曾見。長者指了女子，對大郎道：「此卽弱息，尊翁所訂以配君子者也。」大郎拜見孺人，已過對長者道：「極知此段良緣出于先人成命，但媒妁未通，禮儀未備，奈何？」長者道：「親口交盟，何須執伐？至于儀文末節，更不必計較。」大郎倘若不棄，今日卽可就甥館，萬勿推辭。大郎此時意亂心迷，身不自主，女子已進去粧梳，須臾出來，行禮花燭合巹，悉依家禮儀節。是夜送歸同房。

兩情歡悅，自不必說。正是歡娛夜短，大郎匆匆一住，數月竟不記得家裏了。一日忽然念着道：「前日驟馬到此路去，家不遠，何不回去看看？」就來把此意對女子說了。女子稟知父母，那長者與孺人堅意不許。大郎問女子道：「岳父母爲何不肯？」女子垂淚道：「只怕你去了不來。」大郎道：「那有此話？」我家裏不知我在這裏，我回家說聲就來。一日內的事，有何不可？」女子只不應允。大郎見他作難，就不開口。又過了一日，大郎道：「我馬閒着，久不騎坐，只怕失調了，我須騎出去盤旋一回。」其家聽信，大郎走出門，一上了馬，加上數鞭，那

早知如此
不宜輕歸

馬四脚騰空一跑數里馬上回頭看那舊處何曾有甚麼莊院急盤馬轉來一認連人家影跡也沒有但見羣塚累累荒藤野蔓而已歸家昏昏了幾日纔與朋友們說着這話有老成人曉得的道這兩家割襟之盟果是有之但工部舉家已絕郎君所遇乃其幽宮想是夙緣未了故有此異幽明各路不宜相侵郎君勿可再往大郎聽了這話又眼見奇怪果狀不敢再去自到京師襲了父職回來奉上司檄文管署衛印事務夜出巡堡偶至一處忽見前日女子懷抱一小兒迎上前來道易郎認得妾否郎雖忘妾襖中之

兒誰人所生此子有貴徵必能大君門戶今以還郎撫養他成人妾亦籍手不負於郎矣大郎念着前情不復顧忌抱那兒子一看只見眉清目秀甚是可喜大郎未曾娶妻有子的見了好个孩子豈不快活走近前去要與那女子重敘離情再說端的那女子忽然不見竟把懷中之子掉下去了大郎帶了回來後來大郎另娶了妻又斷絃再續了兩番立意要求美色娶來的皆不能如此女之貌又絕無生息惟有得此子長成勇力過人兼有雄畧大郎因前日女子有大君門戶之說見他不凡深有大望一十八歲了大

郎倦于戎務就讓他襲了職以累建奇功累官至都督果如女子之言這件事全似晉時范陽盧充與崔少府女金梳幽婚之事然有地有人不是將舊說附會出來的可見姻緣未完幽明配合鬼能生子之事往往有之這還是目前的鬼冤氣未散更有幾百年鬼也會與人生子做出許多話柄來更為奇絕要知此段話文先聽幾首七言絕句為證

洞庭煙雨晝瀟瀟

兩洞字犯

莫教吹笛城頭閣 尚有銷魂烏鵲橋 其一

莫訝鴛鴦會有緣 桃花結子已千年

塵心不識藍橋路 信是蓬萊有謫仙 其二

朝暮雲驂閩楚關 青鸞信不斷塵寰

乍逢仙侶拋桃打 笑我清波照霧鬟 其二

這三首乃女鬼王玉英憶夫韓慶雲之詩那韓慶雲是福建福州府福清縣的秀才他在本府長樂縣藍田石尤嶺地方開館授徒一日散步嶺下見路傍有枯骨在草叢中心裏惻然道不知是誰人遺骸暴露在此吾聞收掩齒骸仁入之事今此骸無主吾在此間開館既為吾所見即是吾責了就歸向隣家借了鋤耨畚鍤之類又沒個人幫助親自動手瘞埋停當

此念即宜受報

撮土爲香滴水爲酒以安他魂靈致敬而去是夜獨宿書館忽見籬外畢畢剝剝敲得籬門響韓生起來開門出看乃是一個端麗女子韓生慌忙迎揖女子道且到尊館有話奉告韓生在前引導同至館中女子道妾姓王名玉英本是楚中湘潭人氏宋德祐年間父爲閩州守將兵禦元人力戰而死妾不肯受胡虜之辱死此嶺下當時人憐其貞義培土掩覆經今二百餘年骸骨偶出蒙君埋藏恩最深重深夜來此欲圖相報韓生道掩骸小事不足挂齒人鬼道殊何勞見顧玉英道妾雖非人然不可謂無人道君是讀

誰知後來
有種種佳
境

書之人幽婚冥合之事世所常有妾蒙君壅埋便有夫妻之情況夙緣甚重願奉君枕席幸勿爲疑韓生孤館寂寥見此美婦雖然明說是鬼然行步有影衣衫有縫濟濟楚楚絕無鬼意又且說話明白可聽能不動心遂欣然留與同宿交感之際一如人道毫無所異韓生與之相處一年有餘情同伉儷忽一日對韓生道妾於去年七月七日與君交接腹已受妊今當產了是夜卽在館中產下一兒初時韓生與玉英往來俱在夜中生徒俱散無人知覺今已有子雖是玉英自己乳抱却是嬰兒啼聲瞞不得人許多漸漸

有人知覺，但亦不知女子是誰，嬰兒是誰，沒個人家
主名，也沒人來查他細帳，只好胡猜亂講，總無實據。
傳將開去，韓生的母親也知道了。對韓生道：「你山間
處館，恐防妖魅，外邊傳說你有私遇的事，果是怎麼
樣的，可實對我說。」韓生把掩骸相報，及玉英姓名說
話，備細述一遍。韓母驚道：「依你說來，是個多年之鬼
了，一發可慮。」韓生道：「說也奇怪，雖是鬼類，實不異人，
已與兒生下一子了。」韓母道：「不信有這話。」韓生道：「兒
豈敢造言欺母親。」韓母道：「果有此事，我未有孫正巴
不得要個孫兒，你可抱歸來與我看。」一看，方信你言

是真韓生道：「待兒與他說着，果將母親之言與玉英
說知。」玉英道：「孫子該去見婆婆，只是兒受陽氣尚淺，
未可便與生人看見。待過幾時，再處韓生回覆母親。
韓母不信，定要捉破他踪跡，不與兒子說知。忽一日，
自己魃地到書館中來，玉英正在館中樓上，將了菓
子，餵着兒子。韓母一直闖將上樓去，玉英望見有人，
卽抱着兒子從窗外逃走。餵見的菓子多遺棄在地，
看來像是蓮肉，拾起仔細一看，元來是蜂房中白子。
韓母大驚道：「此必是怪物，教兒子切不可再近他。」韓
生口中唯唯，心下實捨不得，等得韓母去了，玉英就

既與人無
異如何見
此鬼態

只欲寄養
何必湘潭
如此等處
皆不可解
豈所謂夙
緣宜然耶

二刻驚奇 卷三十一 七
來對韓生道、我因有此兒在身、去來不便、今婆婆以
怪物疑我、我在此也無顏、我今抱了他、回故鄉湘潭
去、寄養在人間、他日相會罷、韓生道、相與許久、如何
舍得離別、相念時節、教小生怎生過得、玉英道、我把
此兒寄養了、自身去來、繇我、今有二竹筴、留在君所、
倘若相念及、有甚麼急事要相見、只把兩筴相擊、我
當自至、說罷、卽飄然而去、玉英抱此兒到了湘潭、寫
七字在兒衣帶上、道十八年後當來歸、又寫他生年
月日在後邊了、弃在河傍、湘潭有个黃公、富而無子、
到河邊遇見、拾了回去、養在家裡、玉英已知、來對韓

生道、兒已在湘潭黃家、吾有書在衣帶上、以十八年
爲約、彼時當得相會、一同歸家、今我身無累、可以任
從去來了、此後韓生要與玉英相會、便擊竹筴、玉英
卽來、凡有疾病禍患、與玉英言之、無不立解、甚至他
人禍福、玉英每先對韓生說過、韓生與人說、立有應
驗、外邊傳出去、盡道韓秀才遇了妖邪、以妖言惑衆、
恰好其時、主人有女、淫奔于外、又有疑韓生所遇之
女、卽是主人家的、弄得人言肆起、韓生聲名頗不好、
聽玉英知道、說與韓生道、本欲相報、今反相累、漸漸
來得希疎、相期一年、只來一番、來必以七夕爲度、韓

十八年只
十八卷無
乃太疎

二亥鶴音

卷三

八

生感其厚意竟不再娶如此一十八年玉英來對韓
生道衣帶之期已至豈可不去一訪之韓生依言告
知韓母遂往湘潭正是

阮修倡論無鬼 豈知鬼又生人
昔有尋親之子 今為尋子之親

且說湘潭黃翁一向無子偶至水濱見有弃兒在地
抱取回家看見眉清目秀聰慧可愛養以為子看那
衣帶上面有十八年後當來歸七字心裡疑道還是
人家嫡妾想忌沒奈何拋下的還是人家生得兒女
多了怕受累弃着的既已抛弃如何又有十八年之

約此必是他父母既不欲留又不忍舍明白記着寄
養在人家他日必來相訪我今現在無子且收來養
着到十八年後再看如何黃翁自拾得此兒之後忽
早知爾爾必不拾矣然自己連生三子因將所拾之兒取名鶴齡自己二
子分開他二字一名鶴算一名延齡同共送入學堂
讀書鶴齡敏惠異常過日成誦二子雖然也好總不
及他總帥之時三人一同游庠黃翁歡喜無盡也與
此却難得二子一樣相待毫無差別二子是老來之子黃翁急
欲他早成家室目前生孫十六七歲多與他畢過了
姻只有鶴齡因有衣帶之語怕父母如期來訪未必

尚友堂

不要歸宗是以獨他遲遲未娶，却是黃翁心裡過意不去，道爲我長子怎生反未有室家，先將四十金與他定了里中易氏之女，那鶴齡也曉得衣帶之事，對黃翁道：兒自幼蒙撫養深恩，已爲翁子，但本生父母既約得有期，豈可娶而不告？雖蒙聘下妻室，且待此期已過，父母不來，然後成婚，未爲遲也。黃翁見他講得有理，只得憑他。既到了十八年多，懸懸望着，看有甚麼動靜。一日有個福建人在街上與人談星命，訪至黃翁之家，求見黃翁。黃翁心裏指望二子立刻科名，見是星相家，無不延接，聞得遠方來的，疑有異術。

遂一面請坐，將着二子年甲，央請推算談星的假意推算了一回，指着鶴齡的八字對黃翁道：此不是翁家之子，他生來不該在父母身邊的，必得寄養出外，方可長成。及至長成之後，卽要歸宗，目下已是其期了。黃公見他說出真底實話，面色通紅，道：先生好胡說。此三子皆我親子，怎生有寄養的話說？況說的更是我長子承我宗祧，那裏還有宗可歸處？談星的大笑道：老翁豈忘衣帶之語乎？黃翁不覺失色，道：先生何以知之？談星的道：小生非他人，卽是十八年前棄兒之父韓秀才也。恐翁家不承認，故此假扮做談星。

之人來探踪跡、今既在翁家、老翁必不使此子昧了本姓、黃翁道、衣帶之約、果然是真、老漢豈可昧得、況我自育子、便一日身亡、料已不填溝壑、何必賴取人家之子、但此子爲何見弃、乞道其詳、韓生道、說來事涉怪異、不好告訴、黃翁道、既有令郎這段緣契、便是自家骨肉、說與老夫知道也好、得知此子本末、韓生道、此子之母、非今世人、乃二百年前貞女之鬼也、此女在宋時、父爲閩官、禦敵失守、全家歿節、其鬼不氓與小生配合生兒、因被外人所疑、他說家世湘潭、將來貴處寄養、衣帶之字、皆其親書、今日小生到此也

是此女所命、不想果然遇着、敢請一見、黃翁道、有如此作怪異事、想令郎出身如此、必當不凡、今令郎與小兒共是三兄弟、同到長沙、應試去了、韓生道、小生既遠尋到此、就在長沙、也要到彼一面、只求老翁念我天性父子、恩使歸宗、便爲萬幸、黃翁道、父子至親、誼當使君還珠、況是足下冥緣、豈可間隔、但老夫十八年撫養、已不必說、只近日下聘之資、也有四十金、子既已歸足、下此聘金、須得相還、韓生道、老翁恩德難報、至於聘金、自宜奉還、容小生見過小兒之後、歸與其母計之、必不敢負義也、韓生就別了黃翁、徑到

此寫得妙

長沙訪問黃翁三子應試的下處已問着了就寫一帖傳與黃翁大兒子鶴齡帖上寫道十八年前與聞衣帶事人韓某鶴齡一見衣帶說話感動于心驚出請見道足下何處人氏何以知得衣帶事體韓生看那鶴齡時

年方弱冠體不勝衣清標固稟父形媽質猶同母貌恂恂儒雅盡道是十八歲書生邈邈源流豈知乃二百年鬼子

韓主看那鶴齡模樣儼然與王玉英相似情知是他兒子遂答道小郎君可要見寫衣帶的人否鶴齡道

寫衣帶之人非吾父即吾母原約在今年今足下知其人必是有的信望乞見教韓生道寫衣帶之人即吾妻王玉英也若要相見先須認得我鶴齡見說知是其父大哭抱住道果是吾父如何捨得棄了兒子一十八年韓生道汝母非凡女乃二百年鬼仙與我配合生兒因乳養不便要寄托人間汝母原籍湘潭故將至此地我實福建秀才與汝母姻緣也在福建今汝若不忘本生父母須別了此間義父還歸福建為是鶴齡道吾母如今在那裏兒也要相會韓生道汝母倏去倏來本無定所若要相會也須到我閩中

鶴齡至性所在不勝感動兩弟鶴算延齡在旁邊聽見說着要他歸福建說話少年心性不覺大怒起來道那里來這野漢造此不根之談來誘哄人家子弟說着不達道理的說話好就就一个哥哥却教他到福建去有這樣胡說的那家人每見說也多嗔怪起來對鶴齡道大官人不要聽這個游方人他每專打聽着人家事體來撰造是非哄誘人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扯的扯推的推要捺他出去韓生道不必囉我巳湘潭見過了你老主翁他只要完得聘金四十兩便可贖回還只是我的兒子你們如何胡說眾人

那裏聽他只是推他出去爲淨鶴齡心下不安再三戀戀衆人也不顧他兩弟狠狠道我兄無主意如何與這些閒棍講話饒他一頓打便是人情了鶴齡道衣帶之語必非虛語此實吾父來尋盟他說道曾在湘潭見過爹爹來回去到家里必知端的鶴算延齡兩人與家人只是不信管住了下處門首再不放他進去與鶴齡相見了韓生自思兒子雖得見過黃家婚聘之物理所當還今沒个處法還得他空手在此一年也無益莫要想得兒子歸去不如且回家去再做計較心裏主意未定到了晚間把竹筴擊將起來

王玉英即至，韓生因說着已見兒子，黃家要償取聘金，方得贖回的話。玉英道：聘金該還，此間未有處法，不如且回閩中，別圖機會。易家親事亦是前緣，待處了聘金，再到此地完成其事，未爲晚也。韓生因此決意回閩，一路浮湘涉湖，但是波浪險阻，玉英便到舟中護衛。至于盤纏缺乏，也是玉英暗地資助，得以到家。到家之日，里隣驚駭，道是韓生向來遇妖許久不見，是被妖魅拐到那里去，必然喪身在外，不得歸來了。今見好好還家，以爲大奇。平日往來的多來探望，韓生因爲衆人疑心壞了他，見來問的索性一一把

庸人之見
往往如此

實話從頭至尾備述與人，一些不瞞。衆人見他不欺，又果有兒子在湘潭，方信他說話是實。反共說他遇了仙緣，多來慕羨他，不認得的盡想一識其面，有問韓生爲何不領了兒子歸來，他把聘金未曾還得，湘潭養父之家不肯的話說了，有好事的多願相助，不多幾時，湊上了二十餘金，尚少一半。夜間擊筴，與王玉英商量。玉英道：既有了一半，你只管起身前去，途中有奏那一半之處，韓生隨即動身，到了半路，在江邊一所古廟邊經過，玉英忽來對韓生道：此廟中神厨裡坐着，可得二十金，足還聘金了。韓生依言泊船。

登岸走入廟裡看時只見
廟門頽敗神路荒涼執過的小鬼無頭拏簿的判
官落帽庭中多獸迹狐狸在此宵藏地上少人踪
魍魎投來夜宿存有千年香火樣何曾一陌紙錢
飄

韓生到神厨邊揭開帳幔來看灰塵堆來有寸多厚
心裏道此處那里來的銀子然想着玉英之言未曾
有差且依他說話爬上去蹲在厨裡喘息未定只見
一個人慌慌忙忙走將進來將手在案前香爐裏亂
搥搥罷對着神道聲喏道望菩薩遮蓋遮蓋所罰之

賈誰欺

咒不要作准又見一個人在外邊嚷進來道你欺心
偷過了二十兩銀子打點混賴我與你此間神道面
前罰个咒罰得咒出便不是你先來那個人便對着
神道口裏念誦道我若偷了銀子如何如何後來這
個人見他賭得咒出遂放下臉子道果是與你無干
不知在那里錯去了先來那個人把身子抖一抖兩
袖洒一洒道你看我身邊須沒藏處兩個唧唧噥噥
一路說着外邊去了韓生不見人來了在神厨裏走
將出來摸一摸香爐看適間藏的是甚麼東西摸出
一个大紙包來打開看時是一包成錠的銀子約有

可笑那人一番勞碌
竟為韓生
弄波今之
為此勾當
者可醒矣

神目如電

一二十餘兩韓生道慚愧眼見得這先入來的瞞起同伴的銀子、藏在這裡、等賭過况搜不出時、慢慢來取用、豈知已先為鬼神所知、歸我手也、欲待不取、總來是不義之財、欲待還那失主、又明顯出這個人偷竊來了、不如依着玉英之言、且將去做贖子之本、有何不可、當下取了出廟下船、船裏從容一捋、果有二十兩重、分毫不少、韓生大喜、到了湘潭、徑將四十金來送還黃翁聘禮、求贖鶴齡、黃翁道、婚盟已定、男女俱已及時、老夫欲將此項與令郎完了、姻親此後再議歸闈、唯足下喬梓自做主張、則老夫事體也完了、

韓生道、此皆老翁玉成美意、敢不聽命、黃翁着媒人與易家說知此事、易家不肯起來道、我家初時、只許嫁黃公之子、門當戶對、又同里為婚、彼此俱便、今聞此子原籍福建、一時配合了、他日要離了歸鄉、相隔着四五百千里、這怎使得、必須講過、只在黃家不去的、其事方諧、媒人來對黃翁說了、黃翁巴不得他不去的、將此語一一告訴韓生道、非關老夫要留此子、乃親家之意如此、况令郎名在楚籍、婚在楚地、還闈之說、必是不妥、為之奈何、韓生也自想有些行不通、再擊竹筴與玉英商量、玉英道、一向說易家親事是前

緣既已根絆在此，怎肯放去。況妾本籍湘中，就等兒子做了此間女婿，成立在此也好。郎君只要父子相認，何必歸闕？韓生道：闕是吾鄉，我母還在。若不歸闕，要此兒子何用？玉英道：事數到此，不繇君算。若執意歸闕，兒子婚姻便不可成。郎君將此兒歸闕中，又在何處另結良緣，不如且從黃易兩家之言，成了親事。他日兒子自有分曉也。韓生只得把此意回覆了黃翁。一憑黃翁主張，黃翁先叫鶴齡認了父親，就收拾書房與韓生歇下了。然後將此四十兩銀子支分作花燭之費，到易家道了日子。易家見說不回福建了，

無不依從。成親之後，鶴齡對父韓生說：要見母親一面。韓生說與玉英，玉英道：是我自家的兒子，正要見他。但此間生人多，非我所宜。可對兒子說，人靜後房中悄悄擊筴，我當見他。夫婦兩人一面，韓生對鶴齡說：知就把竹筴密付與他。鶴齡領着去了。等到黃昏，鶴齡擊筴，只見一個澹妝女子在空中下來。鶴齡夫妻知是尊嫜，雙雙跪下。玉英撫摹一番，道：好一對兒子媳婦。我爲你一點骨血，精緣所牽，二百年貞靜之性，不得安閒。今幸已成房立戶，我願已完矣。鶴齡道：兒子願讀詩書，曾見古今事蹟，如我母數百年精意，

所以不安
閒亦似自
生多事然
或緣之所
在固宜爾
爾

蘇則子之
浙開大六

猶然游戲人間生子成立誠為希有之事不知母親
 何術致此望乞見教玉英道我以貞烈而歿后土錄
 為鬼仙許我得生一子延其血脉汝父有掩骸之仁
 陰德可紀故我就與配合生汝以報其恩此皆生前
 之注定也鶴齡道母親既然靈通如此何不即留跡
 人間使兒媳輩得以朝夕奉養玉英道我與汝父有
 緣故得數見於世然非陰道所宜今日特為要見吾
 兒與媳婦一面故此暫來此後也不再來了直待歸
 闈之時石尤嶺下再當一見我兒前程遠大勉之勉
 之說罷騰空而去鶴齡夫婦恍恍自失了半日纔得

定性事雖怪異想着母親之言句句有頭有尾鶴齡
 自嘆道請盡釋官野史今日若非身為之子隨你傳
 聞豈肯即信也次日與黃翁及兩弟說了俱各驚駭
 鶴齡隨將竹筴交還韓生備說母親夜來之言韓生
 道今汝托義父恩庇成家立業俱在於此歸闈之期
 知在何時只好再過幾時我自回去看婆婆罷了鶴
 齡道父親不必心焦秋試在即且待兒子應試過了
 再商量就是從此韓生且只在黃家住下鶴齡與兩
 弟俱應過秋試鶴齡與鶴算一同報捷黃翁韓生盡
 皆歡喜鶴齡要與鶴算同去會試韓生住湘潭無益

思量暫回閩中黃翁贈與盤費鶴齡與易氏各出所有送行韓生仍到家來把上項事一一對母親說知韓母見說孫兒娶婦成立巴不得要看一看只恨不得到眼前此時連媳婦是個鬼也不說了次年鶴齡鶴算春榜連捷鶴齡給假省親鶴算選授福州府閩縣知縣一同回到湘潭鶴算接了黃翁全家赴任鶴齡也乘此便帶了妻易氏附舟到閩訪親登堂拜見祖母喜慶非常韓生對兒子道我館在長樂石尤嶺乃與汝母相遇之所連汝母骨骸也在那邊今可一同到彼汝母必來相見前日所約原自如此遂合家

同到嶺下方得駐足館中不須擊筴玉英已來拜韓母道今孫兒媳婦多在婆婆面前況孫兒已得成名妾所以報郎君者已盡妾幽陰之質不宜久在陽世周旋只因夙緣故得如此今合門完聚妾事已了從此當靜脩玄理不復再入塵寰矣韓生道往還多年情非朝夕即為兒子一事費過多少精神今甫得到家正可安享子媳之奉如何又說要別的話來鶴齡夫婦涕泣請留玉英道冥數如此非人力所強若非數定幾曾見有二百年之精寃還能同人道生子又在世間往還二十多年的事你每亦當以數自遣不

必作人間離別之態也言畢翩然而逝鶴齡痛哭失聲韓母與易氏各各垂淚惟有韓生不十分在心上他是慣了的道夜靜擊筴原自可會豈知此後隨你擊筴也不來了守到七夕常期竟自杳然韓生方忽忽如有所失一如斷絃喪偶之情思他平時相與時節長篇短詠落筆數千言清新有致皆如前三首絕句之類傳出與人頗為眾口所誦韓生取其所作成集計有十卷因曾賦萬鳥鳴春四律韓生即名其集為萬鳥鳴春流布于世韓生後來去世鶴齡即合葬之石尤嶺下鶴齡改復韓姓別號黃石以示不忘黃

有理

家及石尤嶺之意二年喪畢仍與易氏同歸湘潭至今閩中盛傳其事

二百年前一鬼魂 猶能生子在乾坤
遺骸掩處陰功重 始信骷髏解報恩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終

三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簡屍。殉節婦留待雙出樞。

詩云 削骨蒸肌豈忍言 世人籍口欲伸冤

典刑未正先殘酷 法吏當知善用權

話說戮屍弃骨古之極刑。今法被人毆歿者。必要簡屍。簡得致命傷痕。方准抵償。問入歿罪。可無冤枉。本為良法。自古道。法立弊生。只因有此一簡。便有許多奸巧。做出來。那把人命圖賴人的。不到得就要這個人償命。只此一簡。已教奈何着他了。你道為何官府一准簡屍。地方上搭廠的。就要搭廠錢。跟官門阜轎。

夫吹手多要酒飯錢。件作人要開手錢。洗手錢。至于官面前桌上。要燒香錢。硃墨錢。筆硯錢。禮條坐褥。俱被告人所備。還有不肖佐貳。要擺案酒。要折盤盞。各項名色甚多。不可盡述。就簡得雪白無傷。這人家已去了七八了。就問得原告招誣何益于事。所以奸徒與人有仇。便思將人命為奇貨。官府動筆判个簡字。何等容易。道人命事應得的。豈知有此等害人。不小的事。除非真正人命。果有重傷。簡得出來。正人罪名。方是正條。然刮骨蒸屍。千零百碎。與死的人計較。也是不忍見的。律上所以有不願者聽。及許屍親告。遞

詞法者宜加少者

有簡之例。正是。聖主曲體人情處。豈知世上慘刻的官。要見自己風力。或是私心。嗔恨被告。不肯聽屍親免簡。定要劣擬做去。以致開久殮之棺。掘久埋之骨。隨你傷人子之心。陞傍觀之淚。他只是硬着肚腸。不管原告不執命。就坐他受賄親友勸息。就誣他私和一味蠻刑。打成獄案。自道是與死者伸冤。不知死者慘酷已極了。這多是絕子絕孫的勾當。聞中有一人名曰陳福生。與富人洪大壽家傭工。偶因口語不遜。被洪大壽痛打一頓。那福生纔喫得飯過。氣鬱在胸。得了中懣之症。看看待死。臨死對妻子道。我被洪

家長痛打致恨而死，但彼是富人，料捱他不到，莫要聽了人教唆，賴他人命，致將我尸首簡驗，粉骨碎身，只畧與他說說，他怕人命纏累，必然周給後事，供養得你每終身，便是便益了，妻子聽言，死後果去見那家長，但道：因被責罰之後，得病不痊，今已身故，惟家長可憐孤寡，做个主張。洪大壽見因打致死，心裡虛怯的，見他說得揣已，巴不得他没有說話，給與銀兩，厚加殯殮，又許了時常周濟他母子，已此無說了。陳福生有个族人陳三，混名陳喇虎，是个不本分好有事的，見洪大壽是有想頭的人家，况福生被打而死，不爲無因，就來攬掇陳福生的妻子，教他告狀執命。妻子道：福生的死，固然受了財主些氣，也是年該命限，況且死後他一味好意，殯殮有禮，我們番臉子不轉，只自家認了悔氣罷。喇虎道：你每不知事體，這出銀殯殮正好做告狀張本，這樣富家一條人命，好歹也起發他幾百兩生意，如何便是這樣住了？妻子道：貧莫與富鬪，打起官司來，我們先要銀子下本錢，那里去討？不如做个好人住手，他財主每或者還有不虧我處。陳喇虎見說他不動，自到洪家去嚇詐道：我是陳福生族長，福生被你家打死了，你家私買下了。

如此等人
聽之不可
收之又必
不能

他妻子便打點把一場人命糊塗了，你們須要我口
淨，也得大家喫塊肉兒，不然明有王法，不到得被你
躲過了。洪家自恃福生妻子已無說話，天大事已定，
傍邊人閒言閒語，不必怕他，不教人來兜攬，任他放
屁喇撒一出，沒典自去。喇虎見無動靜，老大沒趣，放
他不下，思量道：若要告他人命，須得是他親人。他妻
子是扶不起的了，若是自己出名告他，不得我而今
只把私和人命首他一狀，連屍親也告在裡頭，須教
他開不得口，登時寫下一狀，往府裡首了。府裡見是
人命，發下理刑館，那理刑推官最是心性慘刻的，喜

此等不可
言

是簡屍，好的是入罪，是个拆人家的祖師。見人命
狀到手，訪得洪家巨富，就想在這樁事上顯出自己
風力來，連忙出牌拘人，弔尸簡驗。陳家妻子實是怕
事與人商量道：遞了免簡，就好住得，急寫狀去遞。推
官道：分明是私下買和的情了，不肯准狀。洪家央了
分上去說：尸親不願，可以免簡。推官一發怒，將起來
道：有了銀子，王法多行不去了。反將陳家妻子搜出，
定要簡尸，沒奈何，只得擡出棺木，解到尸場，聚齊了
一千人衆，如法蒸簡，件件人曉得官府心禱要報重
的，敢不奉承。把紅的說紫，青的說黑，報了致命傷兩

胸有癖疾
必害人不
小

三處推官大喜道是拿得倒一個富人，不肯假借我
聲名就重了，立要問他抵命，怎當得將律例一查家
長毆死，顧工人只斷得埋葬，問得徒贖，並無抵償之
條，只落得洪家費掉了些銀子，陳家也不得安寧，陳
福生殮好入棺了，又狠狠籍籍這一番，大家多事，陳
喇虎也不見沾了甚麼實滋味，推官也不見增了甚
麼好名頭，枉做了難人一場。人命結過了，洪家道陳
氏母子到底不做對頭，心裡感激，每每看管他二人，
不致貧乏。陳喇虎指望個小富貴，竟落了空，心裡常
懷快快。一日在外酒醉，晚了回家，忽然路上與陳福

生相遇，福生埋怨道：「我好好的安置在棺內，爲你妄
想嚇詐別人，致得我尸骸零落，竟鬼不安，我怎肯干
休！你還我債去。」將陳喇虎按倒在地，滿身把泥來搓
擦。陳喇虎掙扎不得，直等後邊人走來，陳福生放手
而去。喇虎悶倒在地，後邊人認得他的，扶了回家。家
裡道是酒醉，不以爲意，不想自此之後，喇虎渾身生
起癩來，起床不得，要出門來扛幫教，暖做些憊憊的
事，再不能勾了。淹纏半載，不能支持，到臨歿，纔對家
人說着路上遇陳福生，嫌我出首簡了他尸，以此報
我，我不得活了。說罷就歿，歿後家人信了人言道：「癩

惡人下場

疾要纏染親人，急忙擡出埋于淺土，被狗子乘熱拖將出來，喫了一半。此乃陳喇虎作惡之報，却是陳福生不與打他的洪大壽為仇，反來報替他執命的族人，可見簡屍一事，原非死的所願。做官的人要曉得，若非萬不得已，何苦做那極慘的勾當。倘若尸親苦求免簡，也該依他為是。至于假人命一發，不必說必待審得人命逼真，然後行簡定罪。只一先後之着，也保全得人家多了。而今說一個情愿自死，不肯簡父尸的孝子，與看官每聽一聽，自有雄心托湛盧。

可知所宜知也

泉鏡一誅身已絕，法官還用簡屍無

謂說國朝萬曆年間，浙江金華府武義縣有一個人姓王名良，是個儒家出身，有個族侄王俊，家道富厚，氣岸凌人，專一放債取利，行兇剝民，就是族中支派，不論親疎，但與他財利交關，錙銖必較。一些面情也沒有，的王良不合，曾借了他本銀二兩，每年將束脩上利積了四五年，還過他有兩佰了。王良意思道：自家屋裡，還到此地，可以相讓。此後利錢便不上緊了些。王俊是放債人心性，那管你是叔父道，逐年還煞，只是利銀本錢原根不動，利錢還須照常。豈算還

富人如此

過多寡一日在一族長處會席兩下各持一說爭論
 起來王俊有了酒意做出財主的樣式支手舞脚的
 發揮王良氣不平又自恃尊輩喝道你如此氣質敢
 待打我麼王俊道便打了只是財主打了欠債的趁
 着酒性那管尊卑撲的一掌打過去王良不隄防的
 一交跌倒王俊索性趕上拳頭脚尖一齊來族長道
 使不得使不得忙來勸時已打得不亦樂乎了大凡
 酒德不好的人酒性發了也不認得甚麼人也不記
 得甚麼事但只是使他酒風很戾暴怒罷了不管別
 人當不起的當下一個族侄把个叔子打得七損八

管酒便酒
 者宜謹此

傷族長勸不住猛力解開教人負了王良家去王俊
 没个頭主没些意思耀武揚威一路吟吟喝喝也走
 去了詎知王良打得傷重次日身危王良之子王世
 名也是个讀書人父親將歿之時喚過分付道我為
 族子王俊毆歿此仇不可忘王世名痛哭道此不共
 戴天之仇兒誓不與俱生人世王良點頭而絕王世
 名拊膺號慟即具狀到縣間告為立殺父命事將族
 長告做見人縣間准行隨出牌吊屍到官伺候相簡
 王俊自知此事决裂到不得官苦央族長處息任憑
 要銀多少總不計論處得停妥族長分外酬謝自不

必說族長見有此油水來勸王世名罷訟道父親既
死不可復生他家有的是財物怎與他爭得過要他
償命必要簡屍他使用了件作將傷報輕了命未必
得償尸骸先喫這番狼籍大不是算依我說乘他懼
怕成訟之時多要了他此落得做了人家大家保全
得無事未為非策王世名自想了一回道若是執命
無有不簡屍之理不論世情敵他不過縱是償得命
來傷殘父骨我心何忍只存着報仇在心拚得性命
那處不着了手何必當官拘着理法先將父屍經這
番慘酷又三推六問幾年月日纔正得典刑不如目

本意已定

今權依了他們處法詐痴佯呆住了官司且保全了
父骨別圖再報回覆族長道父親委是冤死但我貧
家不能與做頭敵只憑尊長所命罷了族長大喜去
對王俊說了主張將王俊膏腴田三十畝與王世名
為殯葬父親養膳老母之費王世名同母當官遞个
免簡族長隨遞个息詞永無翻悔王世名一一依聽
了來對母親說道兒非見利忘仇若非如此父骨不
保兒所以權聽其處分使彼絕無疑心也世名之母
婦女見識是做人家念頭重的見得了這些肥田可
以受享也自甘心罷了世名把這三十畝田所收花

妙處在此

利每歲藏貯封識分毫不動外邊人不曉得備細也
有議論他得了田業息了父命的世名也不與人辨
明王俊懷着鬼胎倒時常以禮來問候叔母世名雖
不受他禮物却也像豪無嫌隙的照常往來有時撞
着杯酒相會笑語酌酢畧無介意眾人又多可笑他
忘了父仇的事已漸冷徑没人提起了怎知世名日
夜提心吊膽時刻不忘悄悄地鑄一利劍鏤下兩個篆
字名曰報仇出入必佩請一個傳真的繪畫父像挂
在壁中就把自己之形也圖在上面寫他持劍侍立
父側有人問道為何画作此形世名答道古人出必

佩劍故慕其風別無他意有詩為証

戴天不共敢忘仇一画筆常將心事留
說與傍人渾不解一腰間寶劍自颼颼

元武虎伯
弄之舞也

且說王世名日間對人嘻笑如常每到歸家夜深人
靜便撫心號慟世名妻俞氏曉得丈夫心不忘仇每
對他道君家心事妾所洞知一日仇歿君手君豈能
獨生世名道為子歿吾之職分只恐仇不得報耳
若得報吾豈願偷生耶俞氏道君能為孝子妾亦能
為節婦世名道你身是女子出口大易有好些難哩
俞氏道君能為男子之事安見妾身就學那男子不

夫婦相語
各有生氣
可敬可敬

來他日做出便見世名道此身不幸遭羅能難娘子
不以兒女之見相阻却以男子之事相勉足見相成
了夫妻各相愛重五載之內世名已得游泮儂了秀
才妻俞氏又生下一兒世名對俞氏道有此呱呱王
氏之脉不絕了一向懷仇在心隱忍不報者正恐此
身一歎斬絕先祀所以不敢輕生做事如今我歎可
瞑目上有老母下有嬰兒此汝之責我托付已過我
不能再顧了遂仗劍而出也是王俊寬債相尋合該
有事他新相處得一個婦人在鄉間每飯後不帶僕
從獨往相叙世名打聽在肚裡曉得在蝴蝶山下經

便有歎机

人躡過嶺來世名正是
王俊果然搖搖擺擺獨自一

恩人相見

分外眼明

仇人相見

分外眼明

看得明白聽的鑽將過來喝道還我父親的命來王
俊不隄防的喫了一驚不及措手已被世名劈頭一
剝說時遲那時快王俊倒在地下掙扎世名按倒梟
下首級脫件衣服下來包裹停當帶回家中見了母
親大哭拜道兒已報仇頭在囊中今當為父歎不得
侍母膝下了拜罷解出首級到父靈位前拜告道仇

好漢好漢
孝子孝子

人王俊之頭今在案前望父陰靈不遠見今赴官投
去也隨即取了歷年所收田租帳目左手持刀右
手提頭竟到武義縣中出首此日縣中傳開說王秀
才報父仇殺了人拏頭首告是个孝子一傳兩兩傳
三閩動了一个縣城但見

人人豎髮个个伸眉豎髮的恨那數載含冤伸眉
的喜得今朝吐氣挨肩疊背老人家擠壞了腰脊
厲聲呼裸袖舒拳小孩子踏傷了脚指號咷哭任
俠豪人齊拍掌小心怯漢獨驚魂

王世名到了縣堂縣門外喊發連天何止萬人擠塞

武義縣陳大尹不知何事慌忙出堂坐了問其緣故
王世名把頭與劍放下大塔前跪稟道生員特來投
歿陳大尹道爲何世名培着頭道此世名族人王俊
之頭世名父親被此人打歿昔年告得有狀世名法
該執命要他抵償但不忍把父屍簡驗所以只得隱
忍今世名不煩官法手刃其人以報父仇特來投到
請歿乞正世名擅殺之罪大尹道汝父之事聞和解
已久如何忽有此舉世名道只爲要保全父屍先憑
族長議處將田三十畝養膳老母世名一時含糊應
承所收花息年年封貯分毫不動今既已殺却仇人

公道在人

縣官亦通

此項義不宜取，理當入官寫得有簿籍。此伏乞驗明大尹聽罷，知是忠義之士，說道：君行孝子之事，不可以文法相拘，但事干人命，須請詳上司為主。縣間未可擅便，且召保候詳。王俊之頭先着其家領回候驗看的人，恐怕縣官難為，王秀才个个伸拳裸臂，候他處分。見說申詳上司，不拘禁他方纔散去。陳大尹曉得眾情如此，心裡大加矜念，把申文多寫得懇切，說先經王俊毆死王良，是要緊的。今王良之子世名報仇殺了王俊，論來也是一命抵一命，但王世名不繇官斷，擅自殺人，也該有罪。本人係是生員，特為申詳斷。

意是而見

夫申文之外，又加上稟揭，替他周全，說孝義可敬，宜從輕典。上司見了，也多嘆羨，遂批與金華縣汪大尹會同武義審決這事。汪大尹訪問端的，備知其情，一心要保全他性命，商量道：須把王良之屍一簡，若果然致命傷重，王俊原該抵償，王世名殺人之罪就輕了。會審之時，汪大尹如此倡言，王世名哭道：當初專為不恐暴殘父屍，故隱忍數年，情愿殺仇人而自歿，豈有今日仇已歿了，友為要脫自身，重簡父屍之理。前日殺仇之日，即宜自殺，所以來造過庭，正來受朝廷之法，非求免罪也。大人何不見諒，如此。汪大尹道：

若不簡父屍殺人之罪難以自解王世名道原不求
解望大人放歸別母即來就死汪大尹道君是孝子
烈士自來投到者放歸何妨但事須斷決可歸家與
母妻再一商量倘肯把父屍一簡我就好周全你了
此本縣好意不可錯過王世名主意已定只不應承
回來對母親說汪大尹之意母親道你待如何王世
名道豈有事到今日反失了初心兒久已拚着一死
今特來別母而去耳說罷抱頭大哭妻俞氏在傍也
哭做了一團俞氏道前日與君說過君若死孝妾亦
當爲夫而死王世名道我前日已把老母與嬰兒相

抵君你今不得已而死你與我事母養子纔是本
等我在九原亦可瞑目從死之說萬萬不可切莫輕
言俞氏道君向來留心報仇誓必身死别人不曉獨
妾知之所以再不阻君者知君立志如此君能捐生
妾亦不難相從故爾聽君行事今事已至此若欲到
此意婦女亦了了而居官獨憐何也
底完翁屍首非死不可妾豈可獨生以負君乎世名
道古人言死易立孤難你若輕一死孩子必絕乳哺
是絕我王家一脉連我的死也死得不正當了你只
與我保全孩子便是你的大恩俞氏哭道既如此爲
君姑忍三歲三歲之後孩子不須乳哺了此時當從

君地下君亦不能禁我也正哀憐間外邊有二三十人喧嚷是金華武義兩學中秀才與王世名曾往來相好的乃汪陳兩令央他們來勸王秀才還把前言來講道兩父母意見相同只要輕兄之罪必須得一簡驗使仇罪應歿兄可得生特使小弟輩來達知此意與兄商量依小弟輩愚見尊翁之歿實出含冤仇人本所宜抵今若不從簡驗兄須脫不得歿罪是以兩命抵得他一命尊翁之命原為徒歿况子者親之遺體不忍傷既歿之骨却枉殘現在之體亦非正道何如勉從兩父母之言一簡以白親冤以全遺體未

需亦自辨才

必非尊翁在天之靈所喜惟兄熟思之王世名道諸兄皆是謬愛小弟肝鬲之言兩令君之意弟非不感激但小弟提着簡尸二字便心酸欲裂容到縣堂再面計之眾秀才道兩令之意不過如此兄今往一決但得相從事體便易了弟輩同伴兄去相講一遭王世名即進去拜了母親四拜道從此不得再侍膝下了又拜妻俞氏兩拜托以老母幼子大哭一場噙淚而出隨同眾友到縣間來兩個大尹正會在一處專等諸生勸他的回話只見王世名一同諸生到來兩大尹心裡暗喜道想是肯從所議故此同來也王世

何如姑且
成獄以俟
私恤今孰
意乃爾則
王生不能
活矣

名身穿囚服、一見兩大尹、即稱謝道、多蒙兩位大人
曲欲全世名一命、世名心非木石、豈不知感恩、但世
名所以隱忍數年、甘負不孝之罪于天地間、靦顏嘻
笑者、正為不忍簡尸一事、今欲全世名之命、復致殘
久安之骨、是世名不是報仇、明是自殺其父了、總是
看得世名一死太重、故多此議論、世名已別過母妻、
特來就死、惟求速賜正罪、兩大尹相顧、特疑諸生輩
雜選亂講、世名只不改口、汪大尹假意作色道、殺人
者死、王俊既以毆死致為人殺、論法自宜簡所毆之
尸、有傷無傷、何必問尸親願簡與不願簡、吾們只是

依法行事罷了、王世名見大尹執意不回、憤然道、所
以必欲簡視、止為要見傷痕、便做道、世名之父毫無
傷、王俊實不互殺、也不過世名一死、當之何必再簡、
今日之事、要動父親尸骸、必不能勾、若要世名性命、
只在頃刻可了、決不偷生以負初心、言畢、望縣堂階
上一頭撞去、眼見得世名被眾人激得焦燥、用得力
猛、早把臚骨撞碎、腦將迸出而死、

因○固○自○可○從○容○入
何○必○須○吏○赴○九○泉
只○為○書○生○拘○律○法
反○令○孝○子○不○迴○旋

兩大尹見王秀才如此決烈、又驚又憐、一時做聲不



得兩縣學生一齊來看王秀才見已無救情義激發
 哭聲震天對兩大尹道王生如此死孝真為難得今
 其家惟老母寡妻幼子身後之事兩位父母主張從
 厚以維風化兩大尹不覺垂淚道本欲相全豈知其
 性烈如此前日王生曾將當時處和之產封識花息
 當官交明以示義不苟受今當立一公案以此項給
 其母妻為終老之資庶幾兩命相抵獨多着王良一
 死無着落即以買和產業周其眷屬亦為得平諸生
 眾口稱是兩大尹隨各拍俸金十兩諸生共認捐三
 十兩共成五十兩召王家親人來將尸首領回從厚

王生必不願也

兩學生員為文以祭之云

嗚呼王生父死不鳴刃加仇頸身即赴冥欲全其
 父寧棄其生一時之歎千秋之名哀哉尚饗

諸生讀罷祭文放聲大哭哭得山搖地動聞之者無
 不淚流哭罷隨請王家母妻拜見面送賻儀說道伯
 母尊嫂宜趁此資物出喪殯殮王母道謹領尊命即
 當與兒媳商之俞氏哭道多承列位盛情吾夫初歿
 未忍遽殯尚欲停喪三年盡妾身事生之禮三年既
 滿然後議葬列位伯叔不必性急諸生不知他甚麼
 意思各自散去了此後但是親戚來往問及出柩者

俞氏俱以言阻說必待三年親戚多道從來說入土
為安為何要拘定三年俞氏只不肯聽停喪在家直
至服滿除靈俞氏痛哭一場自此絕食旁人多不知
道不上十日肚腸飢斷嗚呼哀哉了學中諸生聞之
愈加希奇齊來吊視王母訴出媳婦堅貞之性矢志
從夫三年之中如同一日使人不及提防竟以身殉
今止剩三歲孤兒與老身可憐可憐諸生聞言慟哭
不已齊去稟知陳大尹大尹驚歎道孝子節婦出于
一家真可敬也即報各上司先行獎恤候撫按具題
旌表諸生及親戚又義助舍殮告知王母擇日一同

出柩方知俞氏初時必欲守至三年不肯先葬其夫
者專為等待自己雙雙同出也遠近聞之人人稱歎
巡按馬御史奏聞于朝下詔旌表其門曰孝烈建
坊保榮有孝烈傳志行于世

父歿不忍簡	自是人子心
懷仇數年餘	始得伏斧鑕
豈肯自恹歿	復將父骨侵
法吏拘文墨	枉劾書生忱
寧知俠烈士	一歿無沉吟
彼婦激餘風	三年蓄意深

一朝及其期 地下遂相尋
似此孝與烈 堪為薄俗箴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一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二

張福娘一心貞守 朱天錫萬里符名

畊牛無宿草 倉鼠有餘糧

萬事分已定 浮生空自忙

詩云

話說天下凡事皆繇前定，如近在目前，遠不過數年，預先算得出，還不足為奇。儘有世間未曾有這樣事，未曾生這個人，幾十年前先有前知的道破了，或是幾千里外，恰相湊着的，真令人夢想不到。可見數皆前定也。且說宋時宣和年間，睢陽有一官人，姓劉名槩，與孺人年皆四十外了，屢生子不育，惟剩得一幼



今世此輩
婦人如此
荒誕者儘
有乃應驗
則必不然
耳

女劉官人到京師調官去了，這幼女在家，又得病而
歿，將出瘞埋，孺人看他出門，悲痛不勝，哭得發昏倦
坐椅上，只見一個高髻婦人走將進來道：「孺人何必
如此悲哭？孺人告訴他，屢喪嗣息，止存幼女，今又夭
亡，官人又不在家，這些苦楚，那婦人道：「孺人莫心焦，
從此便該得貴子了。」官人已有些差遣，這幾日內就歸，
歸來時節，但往城西魏十二嫂處，與他尋一領舊衣
服，留着待生子之後，借一個大銀盒子，把衣裙鋪着，
將孩子安放盒內，畧過少時，抱將出來，取他一個小
名，或是合住，或是蒙住，即易長易養，再無損折了，可

牢牢記取老身之言，孺人婦道家心性，最喜歡聽他
的，是這些說話，見話得有枝有葉，就問道：「姥姥何處
來的？曉得這樣事。」婦人道：「你不要管我來處去處，我
憐你哭得悲切，又見你貴子將到，故教你個法兒，使
你以後生育得實了。」孺人問高姓大名，後來好相謝。
婦人道：「我慣救人苦惱，做好事，不要人謝的。」說罷，走
出門外，不知去向。果然過得五日，劉官人得調滁州
法曹掾，歸到家裡，孺人把幼女夭亡，又逢着高髻婦
人的說話，說了一遍，劉官人感傷了一回，也是歿怕
了兒女的心腸，見說着婦人之言，便做个不着，也要

試試看，况說他得差回來，已此准了，心裡有些信他。次日卽出西門，遍訪魏家，走了二里多路，但只有姓張姓李姓王姓趙，再沒有一家姓魏。劉官人道：「眼見得說話作不得准了。」走回轉，來到了城門邊，走得口渴，見一茶坊，進去坐下，喫个泡茶，問問主人家，恰是姓魏。店裡一个後生是主人之侄，排行十一。劉官人見他稱呼出來，打動心裡，問魏十一道：「你家有兄弟麼？」十一道：「有兄弟十二。」劉官人道：「令弟有嫂子了麼？」十一道：「娶个弟婦，生過了十个兒子，並無一个損折。見今同居共食，貧家支撐，甚是煩難。」劉官人見有了十二嫂，又是个多子的，識兆相合，不覺大喜，就把實情告訴他，說屢損幼子及婦人教導，向十二嫂假借舊衣之事，今如此多子，可見魘樣之說，不爲虛妄的。十一見是个官人，圖个往來，心裡也喜歡，忙進去對兄弟說了。魏十二就取了自穿的一件舊絹中單衣出來，送與劉官人。劉官人身邊取出帶來紙鈔二貫，答他。魏家兄弟斷不肯受道：「但得生下貴公子之時，喫杯喜酒。」日後照顧寒家，照顧勾了。劉官人稱謝，取了舊衣回家，不多幾時，孺人果然有了妊孕，將五个月，夫妻同赴滁州之任。一日在衙對食，劉官人對孺

人道依那婦人所言、魏十二嫂已有這人舊衣已得、生子之兆、顯有的據了、却要个大銀盒子、吾想盛得孩子的盒子也好大哩、料想自置不成、甚樣人家有這樣盒子、好去借得、這却是荒唐了、孺人道正是這話、人家料沒有的、就有我們從那里知道、好與他借、只是那姥姥說話、句句不妄、且看應驗將來、夫妻正在疑惑間、劉官人接得府間文書、委他查盤滁州公庫、劉官人不敢遲慢、分付庫吏取齊了簿籍、凡公庫所有、盡皆簡出、備查、滁州荒僻、庫藏蕭索、別不見甚好物、獨內中存有大銀盒二具、劉官人觸着心裡、又

疑道、何故有此物事、試問庫吏、庫吏道、近日有个欽差內相譚稹、到浙西公幹、所過州縣、必要獻上土宜、那盛土宜的、俱要用銀做盒子、連盒子多收去、所以州中備得有此、後來內相不打從滁州過、却在別路去了、銀盒子得以不用、留在庫中收貯、作爲公物、劉官人記在心裡、回與孺人說其緣故、共相咤異、過了幾月生了一子、遂到庫中借此銀盒、照依婦人所言、用魏十二家舊衣襯在底下、把所生兒子眠在盒子中間、將有一个時辰、纔抱他出來、取小名做蒙住、看那盒子底下、鐫得有字、乃是宣和庚子年製、想起婦

二刻驚奇 卷三十一 四
人在睢陽說話的時節，那盒子還未曾造起，不知爲何他先知道了，這兒子後名奉韞，字正甫，官到兵部侍郎，果然大貴。高髻婦人之言，無一不驗，真是數已前定。并那件物事，世間還不曾有，那貴人已該在這裏頭，眠一會，魘樣得長成，說過在那裏了，可不奇麼？而今說一個人在萬里之外，兩不相知，這邊預取下的名字，與那邊原取下的竟自相同，這個定數，還更奇哩。要知端的，先聽小子四句口號：

有母將雛橫遣離，誰知萬里遇還時。

試看兩地名相合，始信當年天賜兒。

這回書也是說宋朝蘇州一個官人，姓朱，字景先，單諱着一個銓字。淳熙丙申年間，主管四川茶馬使，有個公子名遜，年已二十歲，聘下妻室范氏，是蘇州大家，未曾娶得過門，隨父往任。那公子青春正當強盛，衙門獨處無聊，慾念如火，按納不下。央人對父親朱景先說，要先娶一妾以侍枕蓆。景先道：「男子未娶妻，先娶妾，有此禮否？」公子道：「固無此禮，而今客居數千里之外，只得反經行權。」目下圖個伴寂寥之計，他日娶了正妻，遣還了他，亦無不可。景先道：「這個也使得，只恐他日溺于情愛，要遣就煩難了。」公子道：「說過了。」

娶妾可也
不宜
還之說先
自作法子
宗

話男子漢做事一刃兩段有何煩難，景先許允，公子遂托衙門中一個健捕胡鴻，出外訪尋，胡鴻訪得成，都張姓家裡有一女子，名曰福娘，姿容美麗，性格溫柔，來與公子說了，將着財禮銀五十兩，取將過來，爲妾。福娘與公子年紀相倣，正是

少女少郎

其樂難當

兩情歡愛如膠似漆，過了一年，不想蘇州范家見女兒長成，女婿遠方隨任，未有還期，恐怕擔閣了兩下青春，一面整辦妝奩，父親范翁親自伴送到任上，成親，將入四川境中，先着人傳信到朱家衙內，已知朱

公子一年之前，娶得有妾，便留住行李不行，寫書去與親家道

先妻後妾，世所恒有，妻未成婚，妾已入室，其義何在，今小女子歸戒途，吉禮將成，必去駢枝，始諧連理，此白

看官聽說，這個先妻後妻，果不是正理，然男子有妾，亦是常事，今日既已娶在室中了，只合講明了嫡庶之分，不得以先後至有僭越，便可相安，才是處分得妥的，爭奈人家女子，無有不妬，只一句有妾，卽已不相應了，必是逐得去，方拔了眼中之釘，與他商量，豈

此夫人亦
類然今世
往往有此

正論

能相容，做父親的，有大見識，當以正言勸勉，說賸妾雖賤，也是良家兒女，既已以身事夫，便亦是終身事體，如何可輕說一個去他，使他別嫁，亦非正道。到此地位，只該大度含容，和氣相與，等人頌一個賢惠，他自然做小伏低，有何不可？若父親肯如此說，那未婚女子雖怎生嫉妬，也不好添添癩癩，就放出手段，要長要短的，當得人家父親護着女兒，不曉得調停爲上。正要幫他立出界牆來，那管這一家增了好些難處的事，只這一封書去，有分交。

錦富愛妾，一朝劍析延津，遠道孤兒，萬里珠還。

合浦

正是：世間好物不堅牢，綵雲易散琉璃碎。
無緣對面不相逢，有緣千里能相會。

朱景先接了范家之書，對公子說道：我前日曾說過的，今日你岳父以書相責，原說他不過，他又說必先遣妾，然後成婚，你妻已送在境上，討了回話，然後前進，這也不得不從他了。公子心裡委是不捨得張福娘，然前日要娶妾時，原說過了娶妻遣還的話，今日父親又如此說，丈人又立等回頭，若不遣妾，便成親不得，真也是左難右難，眼淚從肚子裡落下來，只得

也直

把這些話與張福娘說了，張福娘道：當初不要我時，憑得你家，今既娶了進門，我沒有得罪，須趕我去，不得便做討大娘來時，我只是盡禮奉事他罷了，何必要得我去？公子道：我怎麼捨得你去？只是當初娶你時節，原對爹爹說過，待成正婚之日，先行送還。今爹爹把前言責我，范家丈人又帶了女兒住在境上，要等送了你去，然後把女兒過門，我也處在兩難之地，沒奈何了。張福娘道：妾乃是賤輩，唯君家張主，君家既要遣去，豈可強住，以阻大娘之來？但妾身有件不得已事，要去也去不得了。公子道：有甚不得已事？張

賢而可憐

已辦苦守

福娘道：妾身上已懷得有孕，此須是君家骨血，妾若回去了，他日生出兒女來，到底是朱家之人，難道又好那里去得不成？把似他日在家守着，何如今日不去的？公子道：你若不去，范家不肯成婚，可不擔閣了一生婚姻正事，就強得他肯了，進門以後，必是沒有好氣相待，得你刻薄起來，反為不美，不如權避了去，等我成親過了，慢慢看個機會，勸轉了他，接你來同處，方得無碍。張福娘沒奈何，正是：

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繇他人。
福娘主意不要回去，却是堂上主張發遣，公子一心

未嘗非老
成之見

要遵依丈人說話，等待成親。福娘四不拗六，徒增些
哭哭啼啼，怎生撇強得過，只得且自回家去守着。這
朱家卽把此信報與范家，范翁方纔同女兒進發。晝
夜兼程，行到衙中，擇吉成親。朱公子男人心性，一似
荷葉上露水珠兒，這邊缺了，那邊又圓，且全了。范氏
伉儷之歡，管不得張福娘此離之苦。夫妻兩下，且自
過得恩愛。此時便沒有這妾也罷了。明年朱景先茶
馬差滿朝廷，差少卿王渥交代，召取景先還朝。景先
揀定八月離任。此時福娘已將分娩，央人來說要隨
了同歸蘇州。景先道：論來有了這孕，原該帶了同去。

爲是但途中生產，好生不便，且看他造化。若得目下
卽產，便好帶去了。福娘再三來說已嫁從夫，當時只
爲避取大娘，暫回母家，原無絕理。况腹中之子，是那
个的骨血，可以弃了竟去麼？不論卽產與不產，嫁雞
逐雞飛，自然要一同去的。朱景先是仕宦中人，被這
女子把正理來講，也有些說他不過。說與夫人勸化
范氏媳婦，要他接了福娘來衙中，一同東歸。范氏已
先見公子說過兩番，今翁姑來說，不好違命。他是詩
禮之家出身的，曉得大體，一面打點，接取福娘了，怎
當得

此處分方
是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公子罪之
魁也

朱公子是色上要緊的人，看他未成婚時，便如此忍耐不得，急于取妾，以致害得個張福娘，上不得，下不得，豈不是個喉急的？今與范氏夫妻，你貪我愛，又遣了張福娘，新換了一番境界，把從前毒火，多注在一處，朝夜探討，早已染了癆怯之症，吐血絲，發夜熱，醫家只戒少近女色。景先與夫人商量道：「兒子已得了病，一個媳婦，還要勸他分床而宿。若張氏女子再娶將來，分明是油鍋內添上一把柴了。」還只是立意回了他，不帶去罷，只可惜他已將分娩，是男是女，這是

此乃是什
官中人硬
肚腸只顧
目前耳

我朱家之後，捨不得撇他。景先道：「兒子媳婦，多是青年，只要兒子調理得身體好了，那怕少了孫子，趁着張家女子尚未分娩，黑白未分，還好辭得。他若不日之間，產下一子，到不好撇他了。而今只把途間不便生產去說，十分說不倒時，權約他日後來相接，便是計議已定。當下力辭了張福娘，離了成都，歸還蘇州去了。張福娘因朱家不肯帶去，在家哭了幾場，他心裡一意守着腹中消息，朱家去得四十日後，生下一子，因道：「少不得要歸朱家，只當權寄在四川，小名就喚做寄兒。福娘既生得有兒子，就甘貧守節，誓不嫁。」

吳見

人隨你父母鄉里百般說諭，並不改心，只績紡補紉，資給度日，守那寄兒長成，寄兒生得眉目疎秀，不同凡兒，與里巷同伴一般的孩童戲耍，他每每做了衆童的頭，自稱是官人，把衆童呼來喝去，儼然讓他居尊的模樣，到了七八歲，張福娘送他上學從師，所習詩書一覽成誦，福娘一發把做了大指望，堅心守去，也不管朱家日後來認不認的事，且不說福娘苦守教子，那朱家自回蘇州，與川中相隔萬里，彼此杳不聞知，過了兩年，是庚子歲，公子朱遜病不得痊，嗚呼哀哉，范氏雖做了四年夫妻，到有兩年不同房，寸

男尺女皆無，朱景先又只生得這今公子，並無以下小男小女，一歎只當絕了後代了，有詩爲證，

不孝有三無後大，誰料兒亡竟絕孫，早知今日妻涼景，何故當時忽妾姪。

朱景先雖然仕宦榮貴，却是上奉老母，下撫寡媳，膝下並無兒孫，光景孤單，悲苦無聊，再無開眉歡笑之日，直至乙巳年，景先母太夫人又喪，景先心事一發，只有痛傷，此時連前日兒子帶姪還妾之事，盡多如隔了一世的，那里還記得影響起來，又道是無巧不成話，四川後任茶馬王渥少卿，聞知朱景先丁了母

人情也

憂因是他交手的前任官多有首尾的，特差人賁了賻儀奠帛前來致吊，你道來的是甚麼人，正是那年朱公子托他討張福娘的舊役，徒步胡鴻，他隨着本處一個巡簡鄒圭，到蘇州公幹的便船來，至朱家送禮已畢，朱景先問他川中舊事，是件備陳，朱景先是個無情無緒之人，見了手下舊使役的偏喜，是長是短的，婆兒氣消遣悶懷，那胡鴻住在朱家了幾時，講了好些閒說話，也看見朱景先家裡事體，光景在心，便問家人道：「可惜大爺青年短壽，今不會生得有公子，還與他立個繼嗣麼？」家人道：「立是少不得立他一個。」

胡鴻亦是
有心人

個總是別人家的肉，那里煨得熟，所以老爺還不會提起。胡鴻道：「假如大爺留得一股真骨血在世上，老爺喜歡麼？」家人道：「可知道喜歡，却那里討得出？」胡鴻道：「有是有此緣故在那里，只不知老爺意思怎麼樣。」家人見說得蹊蹺，便問道：「你說的話，那里起？」胡鴻道：「你每豈忘記了大爺在成都曾娶過妾麼？」家人道：「娶是娶過，後來因娶大娘子，還了他娘家了。」胡鴻道：「而今他生得有兒子，家人道：「他別嫁了丈夫，就生得有兒子，與我家甚麼相干？」胡鴻道：「冤屈冤屈，他那會嫁人，還是你家帶去的種哩？」家人道：「我每不敢信你這。」

話對老爺說了，你自說去。家人把胡鴻之言一一來稟。朱景先、朱景先却記起那年離任之日，張家女子將次分娩，再三要同到蘇州之事，明知有遺腹在彼地，見說是生了兒子，且驚且喜，急喚胡鴻來問他的信。胡鴻道：「小人不知老爺主意怎麼樣，小人不敢亂講出來。」朱景先道：「你只說前日與大爺做妾的那個女子，而今怎麼樣了？」就是胡鴻道：「不敢瞞老爺說，當日大爺娶那女子，即是小人在裡頭做事的，所以備知端的。」大爺遣他出去之時，元是有娠，後來老爺離任得四十多日，即產下一個公子了。景先道：「而今見

細人之見
細人之言

在那里，胡鴻道：「這個公子生得好，不清秀伶俐，極會讀書，而今在娘身邊，母子相守在那里過日。」景先道：「難道這女子還不嫁人？」胡鴻道：「說這女子也可憐，他縫衣補裳，趁錢度日，養那兒子，供給讀書，不肯嫁人。父母多曾勸他，鄉里也有想他的，連小人也巴不得他有這日，在裡頭再賺兩數銀子，怎當得他心堅如鐵，再說不入。後來看見兒子會讀了書，一發把這條門路絕了。」景先道：「若果然如此，我朱氏一脈，可以不絕，莫大之喜了。只是你的說話可信麼？」胡鴻道：「小人是老爺舊役，從來老實，不會說謊。況此女是小人的

首尾小人怎得有差，景先道雖然如此，我嗣續大事非同小可，今路隔萬里，未知虛實，你一介小人，豈可因你一言，造次舉動得？胡鴻道老爺信不得小人一介的言語，小人附舟來的是巡簡鄒圭，他也是老爺的舊吏，老爺問他，他備知端的。朱景先見說話有來，因巴不得得知一個詳細，即差家人請那鄒巡簡來。鄒巡簡見是舊時本官相召，不敢遲慢，忙寫了稟帖來見朱景先，朱景先問他蜀中之事，他把張福娘守貞教子與那兒子聰明俊秀，不比尋常的話說了一遍，與胡鴻所說分毫不差。景先喜得打跌進去，與夫

此府總驚
喜何不當
初携歸

人及媳婦范氏備言其故，合家驚喜道：若得如此絕處逢生，祖宗之大慶也。景先分付備治酒飯，管待鄒巡簡，與鄒巡簡商量川中接他母子來蘇州說話。鄒巡簡道：此路迢遙，况一個女人，一個孩子，跋涉艱難，非有大力不能周全。直到這里，小官如今公事已完，早晚回蜀，恩主除非乘此便，致書那邊當道，支持一路舟車之費，小官自當効犬馬之力，着落他母子起身，一徑到府上，方可無誤。景先道：足下所言實是，老成之見，下官如今寫兩封書，一封寫與制置使留尚書，一封即寫與茶馬王少卿，托他周置一應路上。

事體保全途中母子無虞至于兩人在那里收拾起身之事全仗足下與胡鴻照管停當下官感激不盡當有後報鄒巡簡道此正小官與胡鴻報答恩主之日敢不隨便盡心曲護小公子到府恩主作速寫起書來小官早晚即行也朱景先遂一面寫起書來書云

銓不祿母亡子夭目前無孫前發蜀時有成都女子張氏爲兒妾懷娠留彼今據舊胥巡簡鄒圭及舊役胡鴻俱言業已獲雄今計八齡矣遺孽萬里實係寒宗如綫欲致其還吳而伶仃母子跋涉非

易敢祈鼎力覆庇使舟車無虞非但骨肉得以會合實令祖宗藉以綿延感激非可名喻也銓白
一樣發書二封附與鄒巡簡將去就便賞了胡鴻致謝王少卿相吊之禮各厚贈盤費千叮萬囑兩人受托而去朱景先道是既有上司主張又有舊役幫襯必是停當得來的合家日夜只望好音不題且說鄒巡簡與胡鴻回去到了川中鄒巡簡將留尚書的書去至府中遞過胡鴻也回覆了王少卿的差使就遞了舊茶馬朱景先謝帖并書一封王少卿遂問胡鴻這書內的詳細胡鴻一一說了王少卿留在心上就

分付胡鴻道，你先去他家通此消息，教母子收拾打
疊停當了來稟着我，我早晚乘便周置他起身就路，
便是。胡鴻領旨，竟到張家見了福娘，備述身被差遣，
直到蘇州朱家作吊太夫人的事。福娘忙問朱公子，
及合家安否。胡鴻道：公子已故了五六年了。張福娘
大哭一場，又問公子身後事體。胡鴻道：公子無嗣，朱
爺終日煩惱，偶然說起娘子這邊有了兒子，娘子教
他讀書，苦守不嫁。朱爺不信，遂問得鄒巡簡之言，相
全十分歡喜，有兩封書托這邊留制使與王少卿，要
他每設法護送着娘子與小官人到蘇州，我方纔見

過少卿了。少卿叫我先來通知你母子，早晚有便，就
要請你們動身也。張福娘前番要跟回蘇州，是他本
心回不得自繇，只得強留在彼，又不肯嫁人，如此苦
守。今見朱家要來接他，正是葉落歸根，事務心下豈
不自喜。一面謝了胡鴻報信，一面對兒子說了，打點
東歸。只看王少卿發付王少卿，因會着留制使同提
起朱景先托致遺孫之事，一齊道：這是完全人家骨
肉的美事，我輩當力任之。適有蜀中進士馮震武，要
到臨安，有舟東下，其路必經蘇州，且舟中寬廠，儘可
附人。王少卿知得，報與留制使，各發柬與馮進士說

了如此兩位大頭惱去說那些小附舟之事你道敢
 不依從麼馮進士分付了船戶將好艙口要緊分別得內
 外的收拾潔淨專等朱家家小下船留制使與王少
 卿各贈路費茶果銀兩即着鄒巡簡胡鴻兩人賚發
 張福娘母子動身復着胡鴻防送到蘇州張福娘隨
 別了自家家裡同了八歲兒子寄兒上在張進士船
 上張進士曉得是縉紳家屬又是制使茶馬使所托
 加意照管自不必說一路進發尚未得到這邊朱景
 先家裡日日盼望消息真同大旱望雨一日遇着朝
 廷南郊禮成大賚恩典侍從官員當蔭一子無子即

此時竟得
守孫之妙

孫朱景先待報有子孫來目前實是沒有待說沒有
 來已着人四川勾當去了雖是未到不是無指望的
 難道虛了恩典不成心裡計較道寧可先報了名字
 去他日可把人來補蔭主意已定只要取下一个名
 字就好填了想一想要道還是取一个甚麼名字好

有恩須債子和孫 爭奈庭前未有人
 萬里巴迎遺腹孽 先將名諱報金門

朱景先輾轉了一夜未得佳名次早心下猛然道蜀
 中張氏之子果收拾回來此乃是數年絕望之後從
 天降下來的豈非天賜詩云天錫公純嘏取名天錫

既含蓄天幸得來的意思，又覺字義古雅甚妙。甚妙。遂把有孫朱天錫填在冊子上，報到儀部去，准了恩蔭。只等蜀中人來頂補，不多幾時，忽然胡鴻復來叩見，將了留尚書王少卿兩封回書來，稟道：事已停當，兩位爺給發盤纏，張小娘子與小公子多在馮進士船上附來，已到河下了。朱景先大喜，正要着人出迎，只見馮進士先將帖來進拜，景先接見馮進士，訴出留王二大人相托，順帶令孫母子在船上來，幸得安穩。已到府前說話，朱景先稱謝不盡，答拜了馮進士，就接取張福娘母子上來，張福娘領了兒子寄兒見了翁姑與范氏大娘，感起了舊事，全家哭做了一團。又教寄兒逐位拜見過，又合家歡喜。朱景先問張福娘道：孫兒可叫得甚麼名字？福娘道：乳名叫得寄兒。兩年之前送入學堂從師，那先生取名天錫。朱景先大驚道：我因儀部索取恩蔭之名，你每未來到，想了一夜，纔取這兩個字，預先填在冊子上送去，豈知你每萬里之外，兩年之前，已取下這兩個字作名了。可見天數有定，若此真爲奇怪之事，合家歎異。那朱景先忽然得孫直在四川去認將來，已此是新聞了。又兩處取名適然相全，走進門來，只消補蔭，更爲可駭。

傳將開去，遂為奇談。後來朱天錫襲了恩蔭，官位大顯。張福娘亦受封章，這是他守貞教子之報。有詩為證。

娶妻先妻亦偶然，豈知弃妾更心堅。
歸來萬里繇前定，善念陰中必保全。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二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三

楊抽馬甘請杖，富家郎浪受驚。

勅使南來坐画船，袈裟猶帶御爐煙。
無端撞着曹公相，二十皮鞭了宿緣。

這四句詩乃是國朝永樂年間少師姚廣孝所作。這個少師乃是僧家出身，法名道衍，本貫蘇州人氏。他雖是個出家人，廣有法術，兼習兵機。乃元朝劉秉忠之流。太祖分封諸王，各選一高僧伴送之。國道衍私下對燕王說道：殿下討得臣去作伴，臣當送一頂白帽子與大王戴。白字加在王字上，乃是個皇。

二刻警言 卷三十三
字、他藏着亞謎、說道輔佐他做皇帝的意思。燕王也有些曉得他不凡、果然而面奏。太祖討了他去、後來贊成靖難之功、出師勝敗無不未卜先知。燕兵初起時、燕王問他利鈍如何、他說事畢竟成、不過察得兩日工夫。後來敗于東昌方、曉得兩日是個昌字。他說道、此後再無阻了、果然屢戰屢勝。燕王直正大位、改元永樂、道衍賜名廣孝、封至少師之職。雖然受了職銜、却不肯留髮還俗、仍舊光着個頭、穿着蟒龍玉帶、長安中出入文武班中、曉得是他佐命功臣。誰不欽敬一日。成祖皇帝御筆親差他到南海普

陀落伽山進香、少師隨坐了幾號大橈官船、從長江中起行、不則數日、來到蘇州馬頭上、灣船在姑蘇館驛河下、蘇州是他父母之邦、他有心要上岸觀看風俗、比舊同異如何、屏去從人、不要跟隨、獨自一個穿着直掇在身、只做野僧打扮、從胥門走進街市上來、行走、正在看玩之際、忽見喝道之聲遠遠而來、市上人雖不見十分驚惶、却也各自走開在兩邊、了讓他、有的說是管蠟曹官人來了、少師雖則步行、自然不放他在眼裏的、只在街上搖擺不避、須臾之間、那個官人看看接近、轎前皂快人等高聲喝罵道、禿驢怎

不迴避少師只是微微冷笑就有兩個應捕把他推來搶去少師口裏只說得一句道不得無理我怎麼該避你們的應捕見他不肯走開道是衝了節一把拏住只等轎到面前應捕口稟道一個野僧衝道拏了聽候發落轎上那個官人問道你是那里野和尚這等倔強少師只不做聲那個官人大怒喝教拿下打着眾人啞了一聲如鷹拏燕雀把少師按倒在地那難忍打了二十板少師再不分辨竟自忍受了纔打得完只見府裏一個承差同一个船上人飛也似跑來道那裏不尋得少師爺到却在這裏眾人驚道誰是少

師爺承差道適纔司道府縣各爺多到欽差少師姚老爺船上迎接說着了小服從胥門進來了故此同他船上水手急急趕來各位爺多在後面來了你們何得在此無理眾人見說大驚失色一哄而散連擡那官人的轎夫把個官來撇在地上了丟下轎子恨不爺娘多生兩隻脚盡數跑了剛剛剩下一個官人在那裏元來這官人姓曹是吳縣縣丞當下承差將出繩來把縣丞拴下聽候少師發落須臾守巡兩道府縣各官多來迎接把少師簇擁到察院衙門裡坐了各官挨次參見已畢承差早已各官面前稟過

是為上着

少師被辱之事各官多跪下待罪就請當面治曹縣丞之罪少師笑道權且寄府獄中明日早堂發落當下把縣丞帶出監在府裡各官別了出來少師是晚卽宿于察院之中次早開門各官又進見少師開口問道昨日那位孟浪的官人在那裡各官稟道見監府獄未得鈞旨不敢造次少師道帶他進來各官道是此番曹縣丞必不得活了曹縣丞也道性命只在霎時戰戰兢兢隨着解人膝行到庭下叩頭請死少師笑對各官道少年官人不曉事卽如一個野僧在街上行走與你何涉定要打他各官多道這是有眼

不識泰山罪應萬死只求老大人自行誅戮賜免奏聞以寬某等失于簡察之罪便是大恩了少師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个柬帖來與各官看卽是前詩四句各官看罷少師哈哈大笑道此乃我前生欠下他的昨日微服閒步正要完這夙債今事已畢這官人原沒甚麼罪過各請安心做官罷了學生也再不提起了衆官盡歎伏少師有此等度量却是少師是曉得過去未來事的這句話必非混帳之語看官若不信小子再說宋時一个奇人也要求人杖責了前欠的已有个榜樣過了這人却有好些奇處聽小子慢

慢說來，做回正話。

從來有奇人，

其術堪玩世，

一切真實相，

僅足供遊戲。

話說宋朝蜀州江源有一个奇人，姓楊，名望才，字希呂，自小時節，不知在那裡遇了異人，得了異書，傳了異術。七八歲時，在學堂中，便自蹻蹊作怪，專一聚集一班學生，要他舞仙童、跳神鬼，或扮个劉關張三戰呂布，或扮个尉遲恭、單鞭奪槊，口哩不知念些甚麼，任憑隨心搬演。那些村童，無不一一按節跳舞，就像教師教成了一般的。倘觀着實好看，及至舞畢，問那

些童子，毫釐不知。一日，同學的有錢數百文，在書篋中，並没人知道。楊生忽地向他借起錢來，同學的推說沒有。楊生便把手指插道：「你的錢有幾百幾十幾文，見在篋中，如何賴道沒有？」衆學生不信，羣然啟那同學的書篋看，果然一文不差。於是傳將開去，盡道楊家學生有希奇術。數年紀漸大，長成得容狀醜怪，雙目如鬼，出口靈驗。遠近之人，多來請問吉凶休咎。百發百中，因爲能與人拈簡祿馬，川中起他一个混名，叫做楊抽馬。但是經過抽馬說的，近則近應，遠則遠應。正則正應，奇則奇應。且畧述他幾樁怪異去處。

楊家住居南邊有大木一株蔭蔽數丈忽一日寫个帖子出去貼在門首道

明日午未間行人不可過此恐有奇禍

有人看見傳說將去道抽馬門首有此帖子多來爭看看見了的曉得抽馬有些古怪不敢不信相戒明日午未時候切勿從他門首來走果然到了其期那株大木忽然摧仆下來盈塞街市兩傍房屋畧不少損這多是楊抽馬魘樣過了所以如此又恐怕人不知道失誤傷犯故此又先通示得免于禍若使當時不知在街上搖擺時節不好似受了孫行者金箍棒

一壓一齊做了肉餅了又常持縑帛入市貨賣那買的接過手量着定是三丈四丈長的價錢且是相應買的還要討他便宜短少些價值他並不爭論及至買成叫他再量量看出得多少價錢原只長得多少隨你是量過幾丈的價錢只有尺數那縑也就只有幾尺長了出去拜客跨着一疋騾子且是雄健到了這家門內將騾繫在庭柱之下賓主相見茶畢推說別故暫出不牽騾去騾初時叫跳不住去久不來騾亦不作聲看看縮小主人怪異仔細一看乃是紙剪成的四川制置司有三十年前一宗案牘急要對勘

年深塵積，不知下落。司中吏胥，徬徨終日，竟無尋處。有人教他請問楊抽馬，必知端的。吏胥來問抽馬，應聲答道：「在某屋某櫃第幾沓下，依言去尋，果然卽在那裡。」番出來一日，眉山琛禪師造門相訪，適有鄉客在座。那鄉客新得一馬，黑身白鼻，狀頗駿異。楊抽馬見了道：「君此馬不中騎，只該送與我罷了。君若騎他，必有不利之處。」鄉客大怒道：「先生造此等言語，意欲嚇騙吾馬，吾用錢一百千買來的，乘坐未久，豈肯輕爲你賺去麼？」抽馬笑道：「我好意替你解此大厄，你不信我，也是你的命了。今有禪師在此爲證，你明年五

月二十日，宿寃當有報應，切宜記取，勿可到馬房看他芻秣，又須善護左肋，直待過了此日，還可望再與你相見耳。」鄉客見他說得荒唐，又且利害，越加忿怒，不聽而去。到了明年此日，鄉客那里還把他言語放在心上，果然親去餵馬。那疋馬忽然跳躍起來，將雙蹄亂踢，鄉客倒地。那馬見他在地上了，急向左肋用力一踹，肋骨齊斷。鄉客叫得一聲阿也，連吼是吼，早已後氣不接，嗚呼哀哉。琛禪師問知其事，大加驚異，每向人說楊抽馬靈驗，這是他親經目見的說話。虞丞相自荆襄召還，子公亮遣書來叩所向，抽馬荅書

道

得蘇不得蘇半月去作同僉書

其時僉書未有帶同字的虞公不信以後守蘇臺到
官十五日果然召為同僉書樞密院事時錢處和先
為僉書故加同字其前知不差如此果州教授關壽
卿名耆孫有同僚聞知楊抽馬之術央他遣一僕致
書問休咎關僕未至抽馬先知已在家分付其妻道
快些造飯有一關姓的家僕來了須要待他其妻依
言造飯飯已熟了關僕方來未及進門抽馬迎着笑
道足下不問自家事却為別人來奔波麼關僕驚拜

道先生真神仙也其妻即將所造之飯款待此僕據
馬答書備言禍福而去元來他這妻子姓蘇也不是
平常的人原是一個娼家女子模樣也只中中却是
拿班做勢不肯輕易見客及至見過的客他就評論
道某人是好某人是歹某人該興頭某人該落泊某
人有結果某人沒散場恰像請了一個設帳的相士
一般看了氣色是件斷將出來却面前不十分明說
背後說一兩句無不應驗的因此也名重一時來求
見的頗多王孫公子車馬盈門中意的晚上也留幾
个及至有的往來熟了欲要娶他只說道目前之人

要得有效
如此一問
此事乎

皆非吾夫也。後來一見楊抽馬，這樣醜頭怪臉，偏生喜歡道：「吾夫在此了。」抽馬一見蘇氏，便像一向認得的一般道：「元來吾妻混迹于此。」兩下說得投機，就把蘇氏娶了過來，好一似桃花女嫁了周公家，裡一發的。

陰陽有準

禍福無差

楊抽馬之名，越加著聞，就是身不在家，只消到他門裡問着，也是不差的。所以門前熱鬧，家裏喧闐，王侯貴客無一日沒有在座上的。忽地一日，抽馬在郡中，郡中中走出兩個皂隸來，少不得是叫做張千、李萬。

多是認得抽馬的，齊來聲喏。抽馬一把拉了他兩人出郡門來道：「請兩位到寒舍，有句要緊話相央。」則個那兩個是公門中人，見說請他到家，料不是白差使，自然願隨。鞭凳跟着就行。抽馬道：「兩位平日所用官杖，望乞就便帶了去。」張千、李萬道：「到宅上去要官杖子何用？難道要我們去打那個不成？」抽馬道：「有用得着處，到彼自知端的。」張千、李萬曉得抽馬是個古怪的人，莫不真有甚麼事得做，依着言語，各捐了一條杖子，隨到家來。抽馬將出三萬錢來，送與他兩個。張千、李萬道：「不知先生要小人那廂使喚，未曾效勞，怎

敢受賜抽馬道兩位受了薄意然後敢相煩張千李萬道先生且說將來可以効得大馬的自然奉命抽馬走進去喚妻蘇氏出來與兩位公人相見張千李萬不曉其意爲何出妻見子各懷着疑心不好做聲只見抽馬與妻每人取了一條官杖奉與張千李萬道在下別無相煩止求兩位牌頭將此杖子責我夫妻二人每人二十杖便是盛情不淺張千李萬大驚道那有此話抽馬道兩位不要管但依我行事足見相愛張千李萬道且說明是甚麼緣故抽馬道吾夫婦目下當受此杖不如私下請牌頭來完了這業債

真正奇怪

先送杖錢

省得當場出醜兩位是必見許則今張千李萬道不當人子不當人子小人至死也不敢胡做抽馬與妻嘆息道兩位畢竟不肯便是數已做定解禳不去了有勞兩位到此雖然不肯行杖請收了錢去張千李萬道尊賜一發出于無名抽馬道但請兩位收去他日畧畧用些盛情就是張千李萬雖然推托公人見錢猶如蒼蠅見血一邊接在手裡了道既蒙厚賞又道是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他日有用着兩小人處水火不避便了兩人真是無功受賞頭輕腳重歡喜不勝而去且說楊抽馬平日祠神必設六位東邊二位

空着虛座道是神位西邊二位却是他夫妻二人坐着作主底下二位每請一僧一道同坐又不知奉的是甚麼神又不從僧又不從道人不能測地方人見他行事古怪就把他祠神詭異說是左道惑衆論法當灰首在郡中郡中准詞差人捕他到官未及訊問且送在監裏獄吏一向曉得他是看手段的蹊蹊作怪人懼怕他的術法利害不敢加上械扭曲意奉承他却又怕他用術逃去沒尋他處心中甚是憂惶抽馬曉得獄吏的意思了對獄吏道但請足下寬心不必慮我我當與妻各受刑責其數已定萬不可逃自

當含笑受之獄吏道先生有神術總使數該受刑豈不能趨避爲何自來就他抽馬道此魔業使然避不過的度過了厄始可成道耳獄吏方纔放下了心果然楊抽馬從容在監並不作怪郡中把他送在司理楊悅處議罪司理曉得他是法術人有心護庇他免不得外觀體面當堂鞫訊一番楊抽馬不辨自己身上事仰面對司理道令叔某人這幾時有信到否可惜可惜司理不知他所說之意默然不答只見外邊一人走將進來道是成都來的人正報其叔訃音司理大驚退堂心服抽馬之靈其時司理有一女久病

用一醫者陳生之藥屢服無效司理私召抽馬到衙
意欲問他抽馬不等開口便道公女久病陳醫所用
某藥一毫無益的不必服他此乃後庭朴樹中小蛇
爲祟我如今不好治得因身在牢獄不能役使鬼神
待我受杖後以符治之可即平安不必憂慮司理把
所言對夫人說夫人道說來有因小姐未病之前曾
在後園見一條小蛇緣在朴樹上從此心中恍惚得
病起的他既知其根繇又說能治必有手段快些周
全他出獄要他救治則个司理有心出脫他把罪名
改輕說元非左道惑衆死罪不過術人妄言禍福只

問得个不應決杖申上郡堂去郡守依律科斷將抽
馬與妻蘇氏各決臀杖二十元來那行杖的阜隸正
是前日送錢與他的張千李萬兩人各懷舊恩又心
服他前知加意用情手腕偷力蒲鞭示辱而已抽馬
與蘇氏盡道業數該當又且輕杖恬然不以爲意受
杖歸來立書一符又寫幾字作一封送去司理衙中
權當酬謝周全之意司理折開見是一符乃教他挂
在樹上的又一紅紙有六字寫道明年君家有喜司
理先把符來試挂果然女病灑然留下六字看明年
何喜果然司理兄弟四人明年俱得中選抽馬奇術

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獨有受杖一節，說是度厄且預先要求卑隸自行杖責解禳，及後卑隸不敢依從，畢竟受杖之時，用刑的仍是這兩人，真堪奇絕。有詩為證。

禍福從來有宿根，要知受杖亦前因。

請君試看楊抽馬，有術何能強避人。

楊抽馬術數高奇，語言如響，無不畏服。獨有一个富家子與抽馬相交最久，極稱厚善，却帶一味狎玩，不肯十分敬信。抽馬一日偶有些事幹，要錢使用，須得二萬囊中，偶乏，心裡想道：我且蒿惱一個人着來。

絕頂議論

富家借貸一用，富家子聽言便有些不然之色。看官聽說大凡富人没有一个不慳吝的，惟其看得錢財如同性命一般，寶惜倍至，所以錢神有靈，甘心跟着他走。若是把來不看在心上，東手接來，西手去的，觸了錢神，嗔怒豈肯到他手裏來？故此非慳不成富家。纔是富家，一定慳了，真个說了錢便無緣。這富子雖與楊抽馬相好，只是見他興頭有術，門面撮哄而已。忽然要與他借貸起來，他就心中起了好些反肚腸。一則說是江湖行術之家，貪他家事，起發他的，借了出門，只當捨去了。一則說是朋友面上，就還得本錢。

不好算利，一則說是借慣了，手脚常要歇動，是開不得例子的，只回道是家間正在缺乏，不得奉命抽馬。見他推辭，哈哈大笑道：「好替你借，你却不肯，我只教你喫些驚恐，看你借我不迭。」那時纔見手段哩。自此見富家子再不提起借錢之事，富家子自道回絕了他，甚是得意。偶然那一日，獨自在書房中歇宿，時已黃昏人定，忽聞得叩門之聲，起來開看，只見一個女子閃將人來，含蘊萬福道：「妾東家之女也。丈夫酒醉逞兇，橫相逼逐，勢不可當，今夜已深，不可遠去，幸相隣近，願借此一宿，天未明即當潛回家裏，以待丈夫。」

也直得二
驚

酒醒，富家子看其模樣，儘自飄逸有致，私自想道：「暮夜無知，落得留他伴寢，他說天未明就去，豈非神鬼不覺的？」遂欣然應允道：「既蒙娘子不弃，此時没人知覺，安心共寢一宵，明早即還尊府便了。」那婦人並無推拒，含笑解衣，共枕同衾，忙行雲雨。

一箇孤館寂寥，不道佳人猝至，一个夜行淒楚，誰知書舍同歡，兩出無心，略覺情形，忸怩各因，乍會翻驚，意態新奇，未知你弱我強，從容試看，且自抽離添坎，熱鬧爲先。

行事已畢，俱各困倦，睡到五更，富家子恐天色乍明，

有人知道，忙呼那婦人起來，叫了兩聲，推了兩番，既不見聲響，答應又不見身子展動，心中正疑鼻子中，只聞得一陣陣血腥之氣，甚是來得狠，富家子疑怪，只得起來挑明燈盞，將到床前一看，叫聲阿也，正是分開八片頂陽骨，澆下一桶雪水來。

你道却是怎麼，元來昨夜那婦人身首已斫做三段，鮮血橫流，熱腥撲鼻，恰像是纔被人殺了的，富家子慌得只是打顫，心裏道：敢是丈夫知道，趕來殺了他，却怎不傷着我，我雖是弄了兩番，有些疲倦，可也忒睡得死，同睡的人被殺了，怎一些也不知道，而今事

惡取笑

已如此，這尸首在床，血痕狼籍，倏忽天明，他丈夫定然來這裡討人，豈不決撒，若要併疊過，一時怎能乾淨得，這禍事非同小可，除非楊抽馬他廣有法術，或者可以用甚麼障眼法兒，遮掩得過，須是連夜去尋他，也不管是四更五更，日裡夜裡，正是慌不擇路，急走出門，望着楊抽馬家裡，亂亂攛攛跑將來，撞鼓也似敲門，險些把一雙拳頭敲腫了，楊抽馬方纔在裡面答應出來道：是誰，富家子忙道：是我，是我，快開了門，有話講，此時富家子正是急驚風，撞着了慢郎中。

抽馬聽得是他聲音，且不開門，一路數落他道：所貴朋友交厚，緩急須當相濟。前日借貸些少，尚自不肯。今如此黑夜來叫我甚麼幹？富家子道：有不是處，且慢講。快與我開開門着。抽馬從從容容把門開了。富家子一見抽馬，且哭且拜道：先生救我奇禍，則个抽馬道：何事恁等慌張？富家子道：不瞞先生說，昨夜黃昏時分，有个隣婦投我不合，留他過夜，夜裡不知何人所殺，今橫尸在家，乃飛來大禍，望乞先生妙法解救。抽馬道：事體特易，只是你不肯顧我。緩急我顧你，緩急則甚。富家子道：好朋友念我和你往來多時，前

日偶因缺乏，多有得罪。今若救得我命，此後再不敢吝惜在先生面上了。抽馬笑道：休得驚慌，我寫一符與你拿去，貼在所臥空中，亟亟關了房門，切勿與人知道。天明開看，便知端的。富家子道：先生勿耍我，倘若天明開看，仍復如舊，可不悞了大事。抽馬道：豈有是理？若是如此，是我符不靈。後來如何行術？況我與你相交有日，怎悞得你？只依我行去，包你一些沒事。便了。富家子道：若果蒙先生神法救得，當奉錢百萬相報。抽馬笑道：何用許多？但只原借我二萬足矣。富家子道：這個敢不相奉。抽馬遂提筆画一符與他富

隨時不燒
香極來抱
佛脚正是
此等人

家子袖了急去，幸得天尚未明，慌慌忙忙，依言貼在房中，自身走了出來，緊把房門閉了，站在外邊，牙齒還是捉對兒，厮打的氣也不敢多喘，守至天大明了，纔敢走至房前，未及開門，先向門縫窺看，已此不見甚麼狼籍意思，急急開進看時，但見乾乾淨淨，一牀被臥，不會有一點漬污，那裡還見甚麼尸首，富家子方才心安意定，喜歡不勝，隨即備錢二萬，併分付僕人，攜酒持殽，特造抽馬家來叩謝，抽馬道：本意只求貸二萬錢，得此已勾，何必又費酒殽之惠？富家子道：多感先生神通廣大，救我難解之禍，欲加厚酬，先生

此時偏爽
利了

又分付只須二萬，自念莫大之恩，無可報謝，聊奉卮酒，圖與先生遣興笑談而已。抽馬道：這等須與足下痛飲一回，但是家間窄隘無趣，又且不時有人來尋攪擾雜沓，不得快暢，明白攜此酒殽，一往郊外，盡興何如？富家子道：這個絕妙。先生且留此酒肴自用，明日再攜杖頭來，邀先生郊外一樂可也。抽馬道：多謝多謝，遂把二萬錢與酒肴，多收了進去。富家子別了回家，到了明日，果來邀請出遊，抽馬隨了他，到郊外來行不數里，只見一個僻淨幽雅去處，一條酒帘子，飄飄揚揚在那里，抽馬道：此處店家潔靜，吾每在此

小飲則个富家子即命僕人將盒兒向店中座頭上安放已定相拉抽馬進店相對坐下喚店家取上等好酒來只見裡面一个當壚的婦人應將出來手擎一壺酒走到面前富家子擡頭看時喫了一驚元來正是前夜投宿沒殺的婦人面貌一些不差但只是像个初病起來的模樣那婦人見了富家子也注目相視暗暗癡想像个心裡有甚麼疑惑的一般富家子有些鶻突問道我們與你素不相識你見了我們只管看了又看是甚麼緣故那婦人道好教官人得知前夜夢見有人邀到个所在乃是一所精緻書房

內中有少年留住那个少年模樣頗與官人有些厮像故此疑心富家子道既然留住後來却怎麼散場了婦人道後來直至半夜方纔醒來只覺身子異常不快陡然下了幾斗鮮血至今還是有氣無力的平生從來無此病不知是怎麼樣起的楊抽馬在旁只不開口暗地微笑富家子曉得是他的作怪不敢明言私念着一响歡情重賞了店家婦人教他服藥調理楊抽馬也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張符來付與婦人道你只將此符貼在睡的床上那怪夢也不做身體也自平復了婦人喜歡稱謝兩人出了店門富家

子埋怨楊抽馬道前日之事正不知禍從何起元來
是先生作戲既累了我受驚又害了此婦受病先生
這樣要法不是好事抽馬道我只召他竟來誘你你
若主意老成那有驚恐誰教你一見就動心營勾他
不驚你驚誰富家子笑道深夜美人來至遮莫是柳
下惠魯男子也忍耐不住怎教我不動心雖然後來
喫驚那半夜也是我受用過了而今再求先生致他
來與我敘一敘舊更感高情再容酬謝抽馬道此婦
與你元有些小前緣故此致得他竟來不是輕易可
以弄術的豈不怕鬼神責罰麼你夙債原少我二萬

錢只為前日若不知此你不肯借偶爾作此頑耍勾
當我原說二萬之外要也無用我也不要再謝你也
不得再妄想了富家子方才死心塌地敬服抽馬神
術抽馬後在成都賣卜不知所終要知雖是絕奇術
法也脫不得天數的

異術在身 可以驚世
若非風緣 不堪輕試
杖既難逃 錢豈妄覲
不過前知 遊戲三昧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三終

十九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四

任君用恣樂深閨 楊太尉戲宮館客

詩曰

黃金用盡教歌舞

留與他人樂少年

此語祇傷身後事

豈知現報在生前

且說世間富貴人家，沒一個不廣蓄姬妾，自道是左擁燕姬，右擁趙女，嬌艷盈前，歌舞成隊，乃人生得意之事。豈知男女大欲，彼此一般，一人精力要周旋幾個女子，便已不得相當。況富貴之人，必是中年上下取的姬妾，必是花枝也似一般的後生，枕蓆之事，三分四路，怎能勾滿得他們的意，盡得他們的興，所以

所以乞靈
評春藥

一刻拍案驚奇

卷三十四

一

尚友堂

絕頂議論
富貴人宜
熟玩之

二亥驚奇 卷三四
滿閨中不是怨氣便是醜聲總有家法極嚴的鐵壁
銅牆提鈴喝號防得一個水洩不通也只禁得他們
的身禁不得他們的心略有空隙就思量弄一場把
戲那有情趣到你身上來只把做一個厭物看承而
已似此有何好處費了錢財用了心機單買得這些
人的憎嫌試看紅拂離了越公之宅紅綃逃了勳臣
之家此等之事不一而足可見生前已如此了何況
一朝身死樹倒猢猻散殘花嫩蕊盡多零落于他人
之手要那做得關盼盼的千中沒有一人這又是身
後之事管不得許多不足慨嘆了爭奈富貴之人只

顧眼前以為極樂小子在旁看的正替你擔着愁布
袋哩宋朝有个京師士人出游歸來天色將晚經過
一个人家後苑墻缺處苦不甚高看來像个跳得進
的此時士人帶着酒興一躍而過只見裡面是一所
大花園子好不空濶四圍一望花木叢茂路徑交雜
想來煞有好看一團高興隨着石砌階路轉灣抹角
漸走漸深悄不見一个人只管踱的進去看之不足
天色有些黑下來了思量走回一時忘了來路正在
追憶尋索忽地望見紅紗燈籠遠遠而來想道必有
貴家人到心下慌忙一發尋不出原路來了恐怕撞

沒有早行人

見不便思量躲過看見道左有一小亭亭前太湖石
 畔有疊成的一个石洞洞口有一片小壇遮着想道
 躲在這裏頭去外面人不見權可遮掩過了豈不甚
 妙忙將這片小壇揭將開來正要藏身進去猛可裏
 一个人在洞裏鑽將出來那一驚可也不小士人看
 那人時是一个美貌少年不知爲何先伏在這裏頭
 忽見士人揭開來只道被他跟脚的也自老大喫驚
 急忙奔竄不知去向了士人道慙愧且讓去躲一躲
 着於是吞聲忍氣蹲伏在內只道必無人見豈知事
 不可料冤家路窄那一盞紅紗燈籠偏生生地向那

尚驚皆有
趣味

畢竟老成

亭子上來士人洞中是暗處覷出去看那燈亮處較
 明乃是十來个少年婦人靚妝麗服一个个妖冶舉
 止風騷動人士人正看得動火不匡那一夥人一窩
 蜂的多搶到石洞口衆手齊來揭壇看見士人面貌
 生疎俱各失驚道怎的不是那一个了面面厮覷沒
 做理會一个年紀略老成些的嬾人奪將紗燈在手
 捉過來把士人仔細一照道就這個也好隨將纖手
 拽着士人的手一把挽將出來士人不敢聲問料道
 沒甚麼歹處軟軟隨他全走引到洞房曲室只見酒
 肴竝列衆美爭先六博爭雄交杯換盞以至樓肩交

頸搵臉接唇無所不至，幾杯酒下肚，一个个多興熱如火，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推士人在床上了，齊攢入帳中，脫褲的脫褲，抱腰的抱腰，不知怎的一个輪法，排頭弄將過來，士人精洩就有替他品咂的，摸弄的，不繇他不再舉，幸喜得士人定後生，還放得兩枝連珠箭，却也無休無歇，隨你鐵鑄的，也怎有那樣本事，廝炒得不耐煩，直到五鼓，方才一个个逐漸散去。士人早已弄得骨軟筋麻，肢體無力，行走不動了，那一个老成些的嬾人，將一个大担箱放士人在內，叫了兩三个丫鬟，把擔箱傾了士人。

替死鬼

覆帳不起

出來急把門閉上了，自進去了。此時天色將明，士人恐怕有人看見，惹出是非來，沒奈何強打精神，一步一挨了回來，不敢與人說，知過了幾日，身體健旺，纔到舊所旁邊，打聽缺牆內是何處，聽得人說是蔡太師家的花園，士人伸了舌頭出來，一時縮不進去，擔了一把汗，再不敢打從那裡走過了，看官你想當時這蔡京太師何等威勢，何等法令，有此一班兒姬妾，不知老頭子在那裡昏寐中，眼睛背後任憑他們這等胡弄，約下了一个驚去了，又換了一个恣行淫樂，如同無人，太師那裡拘管得來，也只為多蓄姬妾。

二亥驚奇 卷三十四 四
所以有只等醜事。同時稱高童楊蔡四大奸臣。與蔡太師差不多權勢的楊戩太尉。也有這樣一件事。後來敗露。放出許多笑柄來。看官不厭聽。小子試道其詳。

滿前嬌麗恣淫荒。雨露誰曾得飽嘗。
自有陽臺成樂地。行雲何必定襄王。

話說宋時楊戩太尉恃權怙寵。靡所不爲。聲色之奉。姬妾之多。一時自蔡太師而下。罕有其比。一日太尉要到鄭州上塚。攜帶了家小同行。是上前的幾位夫人。與各房隨使的養娘侍婢。多跟的西去。餘外有年

紀過時了。些的與年幼未諳承奉的。又身子嬌怯。怕歷風霜的。月信方行。轎馬不便的。剩下不去。合着養娘侍婢們也。還共有五六十人。留在宅中。太尉心性猜忌。防閒緊嚴。中門以外。直至大門。盡皆鎖閉。添上硃筆封條。不通出入。惟有中門內前廊壁間挖一孔。裝上轉輪盤。在外邊傳將食物進去。一个年老院奴。姓李的。在外監守。晚間督人巡更。鳴鑼敲梆。通夕不歇。外邊人不敢正眼覷視他。內宅中留下不去的。有幾位奢遮出色。乃太尉寵幸有名的姬妾。一个叫得瑤月夫人。一个叫得築玉夫人。一个叫得宜笑姐。一

增者如此
去者可知

二刻齋書 卷三十四 五
个叫得餐花姨姨同着一班兒侍女關在裡面日長
夜永無事得做無非是抹骨牌鬪百草戲鞦韆蹴氣
毬消遣過日然意味有限那裡當得甚麼興趣況日
間將就扯拽過了晚間寂寞何以支吾這個築玉夫
人原是長安玉工之妻資性聰明儀容美豔私下也
通些門路京師傳有盛名楊太尉偶得瞥見用勢奪
來十分寵愛立爲第七位夫人呼名築玉說他可謂不忘舊致
如玉琢成一般的人也就暗帶着本來之意他在女
伴中伶俐異常妖淫無賽太尉在家之時尚兀自思
量背地裡溜將个把少年進來取樂今見太尉不在

鎮日空閒清清鎖閉着怎叫他不妄想起來太尉有
一个館客姓任表字君用原是个讀書不就的少年
子弟寫得一筆好字也代做得些書啟簡札之類模
樣俊秀年紀未上三十歲擲角之時多曾與太尉後
庭取樂過來極善恢諧幫襯又加心性熨貼所以太
尉喜歡他留在館中作陪客太尉鄭州去因是途中
姬妾過多轎馬上下之處恐有不便故留在家間外
舍不去任生有个相好朋友叫做方務德是從幼同
窗平時但是府中得暇便去尋他閒話飲酒此時太
尉不在家任生一發身畔無事日裡只去拉他各處

行走晚間或同宿娼家或獨歸書館不在話下且說
築玉夫人晚間寂守不過有个最知心的侍婢叫做
如霞喚來床上做一頭睡着與他說些淫欲之事消
遣悶懷說得高興取出行淫的假具教他縛在腰間
權當男子行事如霞依言而做夫人也白哼哼噴噴
將腰往上亂聳亂顛如霞弄得興頭上問夫人道可
比得男子滋味麼夫人道只好畧取解饒成得甚麼
正經若是真男子滋味豈止於此如霞道真男子如
此直錢可惜府中到開着一个在外舍夫人道不是
任君用麼如霞道正是夫人道這是太尉相公最親

慧女話

愛的客人且是好个人物我們在裡頭窺見他常自
火動的如霞道這個人若設法得他進來豈不妙哉
夫人道果然此人閒着只是牆垣高峻豈能飛入如
霞道只好說要自然進來不得夫人道待我心生一
計定要取他進來如霞道後花園牆下便是外舍書
房我們明日早起到後花園相相地頭夫人怎生設
下好計弄進來大家受用一番夫人笑道我未曾到
手你便思想分用了如霞道夫人不要獨喫自痴我
們也太家有興好做幫手夫人笑道是是一夜無話
到得天明梳洗已畢夫人與如霞開了後花園門去

二刻驚奇 卷三十四
摘花戴，就便去相地頭。行至鞦韆架邊，只見絨索高懸。夫人看了，笑一笑道：「此件便有用他處了。」又見脩樹梯子，倚在太湖石畔。夫人叫如霞道：「你看，你看，有此二物，豈怕內外隔牆？」如霞道：「計將安出？」夫人道：「且到那對外廂的牆邊，再看個明白。」方有道理。如霞領着夫人，到兩株梧桐樹邊，指着道：「此外正是外舍書房。任君用見，今獨居在內了。」夫人仔細相了一相，又想了一想道：「今晚端的只在此處取他進來一會，不爲難也。」如霞道：「却怎麼？」夫人道：「我與你悄地把梯子拿將來，倚在梧桐樹旁，你走上梯子，再在枝幹上踏

上去兩層，卽可以招呼得外廂聽見了。」如霞道：「這邊上去不難，要外廂聽見也不打緊，如何得他上來？」夫人道：「我將幾片木板，用鞦韆索縛住兩頭，隔一尺多，縛一片板，收將起來，只是一細撒將直來，便似梯子一般。如與外邊約得停當了，便從梯子走到梧桐枝上去，把索頭札緊在丫叉老幹，生了根，然後將板索多拋向牆外挂下去，分明是張軟梯。隨你再多幾個也次第上得來。何況一人乎？」如霞道：「妙哉妙哉，事不宜遲，且如法做起來試試看。」笑嘻嘻且向房中取出十來塊小木板，遞與夫人。夫人叫解將鞦韆索來，親

自紮縛得堅牢了，對如霞道：你且將梯兒倚好，走上梯去，望外邊一望，看可通得個消息出去。倘遇不見人，就把這法兒先墜你下去，約他一約也好。如霞依言，將梯兒靠穩身子，小巧利便，一轂碌溜上枝頭，望外邊書舍一看，也是合當有事，恰恰任君用同方務德外邊游耍，過了夜，方纔轉來，正要進房，牆裡如霞笑指道：兀的不是任先生。任君用聽得牆頭上笑聲，擡頭一看，却見是個雙鬟女子，指着他說話，認得是宅中如霞，他本是少年的人，如何禁架得定，便問道：姐姐說小生甚麼？如霞是有心招風攬火的，答道：先生這早在外邊回來，莫非昨晚在那處行走麼？任君用道：小生獨處難捱，怪不得要往外邊走走。如霞道：你看我牆內，那個不是獨處的？你何不到裡面走走，便大家不獨了。任君用道：我不生得雙翅，飛不進來。如霞道：你果要進來，我有法兒，不消飛得。任君用向牆上唱一個肥佬道：多謝姐姐，速教妙方。如霞道：待稟過了夫人，晚上伺候消息，說罷了，溜下樹來。任君用聽得明白，不勝羨倖道：不知是那一位夫人，小生有此緣分，却如何能進得去？且到晚上看消息，則个一面只望着日頭下去，正是

牆外行人
牆內佳人
笑通真語
景

生這早在外邊回來，莫非昨晚在那處行走麼？任君用道：小生獨處難捱，怪不得要往外邊走走。如霞道：你看我牆內，那個不是獨處的？你何不到裡面走走，便大家不獨了。任君用道：我不生得雙翅，飛不進來。如霞道：你果要進來，我有法兒，不消飛得。任君用向牆上唱一個肥佬道：多謝姐姐，速教妙方。如霞道：待稟過了夫人，晚上伺候消息，說罷了，溜下樹來。任君用聽得明白，不勝羨倖道：不知是那一位夫人，小生有此緣分，却如何能進得去？且到晚上看消息，則个一面只望着日頭下去，正是

無端三足鳥、團圓光皎灼、
安得后羿弓、射此一輪落、

不說任君用巴天晚、且說築玉夫人在下邊、看見如霞和牆外講話、一句句多聽得的、不待如霞回覆、各自心照、笑嘻嘻的、且回房中、如霞道、今晚管不寂寞了、夫人道、萬一後生家膽怯、不敢進來、這慌事也是有的、如霞道、他方才恨不得立地飛了進來、聽得說有個妙法、他肥佬就唱不迭、豈有膽怯之理、只准備今宵取樂便了、築玉夫人暗暗歡喜、

牀上添鋪異錦、爐中滿爇名香、榛松細菓貯教嘗、

美酒佳茗類放○久作阱中猿馬、今思野外鴛鴦、

安排芳餌釣檀郎、百計圖他歡暢、詞寄西江月、

是日將晚、夫人喚如霞同到園中、走到梯邊、如霞仍前從梯子溜在梧桐枝去、對着牆外、大聲咳嗽、外面任君用看見天黑下來、正在那里探頭探腦、伺候聲響、忽聞有人咳嗽、仰面瞧處、正是如霞在樹枝高頭站着、忙道、好姐姐、望穿我眼也、快用妙法、等我進來、如霞道、你在此等着、就來接你、急下梯來、對夫人道、那人等久哩、夫人道、快放他進來、如霞即取早間繫縛停當的索子、繫在腋下、望梯上便走、到樹枝上、牢



繫兩頭，如霞口中叫聲道：「着！把木板繩索，向牆外一撒，那索子早已挂了下去。」任君用外邊凝望處，見一件物事拋將出來，却是一條軟梯索子，喜得打跌，將脚試踹，且是結得牢實，料道可登，踹着木板，雙手吊索一步，一步吊上牆來。如霞看見，急跑下來道：「來了，來了。」夫人覺得有些害羞，走退一段路，在太湖石畔坐着等候。任君用跳過了牆，急從梯子跳下，一見如霞，向前雙手抱住道：「姐姐，恩人，快活殺小生也。」如霞啐一聲道：「好不識羞的，不要饒臉，且去前面見夫人。」任君用道：「是那一位夫人？」如霞道：「是第七位築玉夫人。」

人任君用道：「可正是京師極有名標致的麼？」如霞道：「不是，他還有那個任君用道。」小生怎敢就去見他。如霞道：「是他想着你，用見識教你進來的，你怕怎地？」任君用道：「果然如此，小生何以克當？」如霞道：「不要虛謙，遜造化着你罷了，切莫忘了我引見的。」任君用道：「小生以身相謝，不敢有忘。」一頭說話，已走到夫人面前。如霞拋聲道：「任先生已請到了。」任君用滿臉堆下笑來，深深拜揖道：「小生下界凡夫，敢望與仙子相近，今蒙夫人垂盼，不知是那世裡積下的福。」夫人道：「妾處深閨，常因太尉晏會，窺見先生丰采，渴慕已久，今太

尉不在，閨中空閒，特邀先生一敘，倘不棄嫌，妾之幸也。任君用道，夫人擡舉，敢不執鞭墜鐙，只是他日太尉知道，罪犯非同小可。夫人道：太尉昏昏的，那裡有許多背後眼，況如此進來，無人知覺，先生不必疑慮。且到房中去來。夫人叫如霞在前引路，一隻手挽着任君用同行，任君用到此，魂靈已飛在天外，那裡還顧甚麼利害。隨着夫人，輕手輕腳，竟到房中。此時天已昏黑，各房寂靜，如霞悄悄擺出酒肴，兩人對酌，四目相視，甜語溫存，三杯酒下肚，欲心如火，偎偎抱抱，共入鴛帷，兩人之樂，不可名狀。

本為旅館孤栖客，今向蓬萊頂上遊。
偏是乍逢滋味別，分明織女會牽牛。

兩人雲雨盡歡，任君用道久聞夫人美名，今日得同枕席，天高地厚之恩，無時可報。夫人道：妾身頗慕風情，奈為太尉拘禁，名雖朝歡暮樂，何曾有半點情趣。今日若非設法得先生進來，豈不辜負了好天良夜。自此當永圖偷聚，雖極樂而死，妾亦甘心矣。任君用道：夫人玉質冰肌，但得挨皮靠肉，福分難消，何況親承雨露之恩，實遂于飛之願，摠然事敗，直得一死了。兩人笑談歡謔，不覺東方發白，如霞走到床前來，催

豪門中不可不知此等心事

俱是拚死吃河豚

起身道快活了一夜也勾了，越天色未明，不出去了，更待何時，任君用慌忙披衣而起，夫人不忍舍去，執手留連，叮嚀夜會而別，分付如霞送出後園中，元從來時方法，在索上挂將下去，到晚夕仍舊進來，真個是

朝隱而出

暮隱而入

果。行。不。繇。徑。

早。非。公。至。室。

如此往來數晚，連如霞也弄上了手，滾得熱，做一團築玉夫人心歡喜，未免與同伴中笑語之間，有些精神恍惚，說話沒頭沒腦的，露出些馬脚來，同伴裡面

初時不覺，後來看出意態，頗生疑心，到晚上有有心的，多方察聽，已見了些聲響，大家多是喫得杯兒的，巴不得尋着些破綻，同在渾水裡攪攪，只是沒有找着來踪去跡，一日眾人偶然高興，說起打鞦韆，一哄的走到架邊，不見了索子，大家尋將起來，築玉夫人與如霞兩個多做不得聲，元來先前兩番任君用出去了，便把索子解下藏過，以防別人看見，以後多次，便有些托大了，曉得夜來要用，不耐煩去解他，任君用雖然出去了，索子還吊在樹枝上，挂向外邊，未及收拾，却被眾人尋見了，道元的不是，鞦韆索如何

縛在這裡樹上，拋向外邊去了。宜笑姐年紀最小，身子輕便，見有梯在那里，便溜在樹枝上去，吊了索頭，收將進來。眾人看見，一節一節縛着木板，共驚道：「奇怪，奇怪，可不有人在，在此出入的麼？」築玉夫人通紅了臉，半晌不敢開言。瑤月夫人道：「眼見得是甚麼人，在此通內了，我們該傳與李院公查出，等候太尉來家。」稟知爲是，口裏一頭說，一頭把眼來睨着築玉夫人。築玉夫人只低了頭。餐花姨姨十分瞧科了，笑道：「築玉夫人爲何不說一句？莫不心下有事，不如實對姐妹們說了，通同作個商量，到是美事。」如霞料是瞞不

過了，對築玉夫人道：「此事若不通衆，終須大家炒壞，便要獨做也做不成了。大家和同些說明白了罷。」衆人拍手道：「如霞姐說得有理，不要瞞着我們了。」築玉夫人纔把任生在此牆外做書房用計取他進來的事，說了一遍。瑤月夫人道：「好姐姐，瞞了我們做這樣好事，宜笑姐道：而今不必說了，既是通同知道，我每合伴取些快樂罷了。」瑤月夫人故意道：「做的自做，不做的自不做，怎如此說？」餐花姨姨道：「就是不做，姐妹情分，只是幫襯些爲妙。」宜笑姐道：「姨姨說得是大家哄笑而散。」元來瑤月夫人內中與築玉夫人兩下最

行濁者言
必清

有情語

說得來曉得築玉有此私事已自上心要分他的趣了、礙着衆人在面前只得說假撇清的話、比及衆人散了、獨自走到築玉房中、問道姐姐、今夜來否、築玉道、不瞞姐姐說、連日慣了的、爲甚麼不來、瑤月笑道、來時仍是姐姐、獨樂麼、築玉道、姐姐纔說不做的、自不做、瑤月道、纔方是大槩說話、我便也要學做做兒的、築玉道、姐姐果有此意、小妹理當奉讓、今夜喚他進來、送到姐姐房中便了、瑤月道、我與他又不斷熟羞答答的、怎好就叫他到我房中、我只在姐姐處做個幫戶、便使得築玉笑道、這件事用不着人幫、瑤月

道、沒奈何、我初次害羞、只好頂着姐姐的名嘗一嘗滋味、不要說破是我等熟分了、再處、築玉道、這等姐姐須權躲躲過、待他到我床上、脫衣之後、吹息了燈、掉了包、就是瑤月道、好姐姐彼此幫襯些、築玉道、這個自然、兩個商量已定、到得晚來、仍叫如霞到後花園、把索兒收將出去、叫了任君用進來、築玉夫人打發他先睡好了、將燈吹滅、暗中拽出瑤月夫人來、推他到床上去、瑤月夫人先前兩個說話時、已自春心蕩漾、適才閃在燈後偷覷任君用進來、暗處看明處、較清見任君用俊俏風流態度、着實動了眼裡火

洞見肺肝

二亥驚奇 卷三十四 十五
赴着築玉夫人來拽他，心裡巴不得就到手，況且黑
暗之中，不消顧忌，也沒甚麼羞耻，一轂碌鑽進床去，
床上任君用，只道是築玉夫人，輕車熟路，也不等開
口，翻過身就弄起來。瑤月夫人慾心已熾，猛力承受，
弄到間深之處，任君用覺得肌膚湊理，與那做作態
度略是有些異樣，又且不見則聲，未免有些疑惑，低
低叫道：「親親的夫人爲甚麼今夜不開了口？」瑤月夫
人不好答應，任君用越加盤問。瑤月轉閉口息聲氣，
也不敢出急得，任君用連叫奇怪，按住身子不動。築
玉在床沿邊站着聽這一會，聽見這些光景，不覺失

笑，輕輕揭帳，將任君用狠打一下道：「天殺的便宜了
你，只管絮叨甚麼？今夜換了個勝我十倍的瑤月夫
人，你還不知哩！」任君用纔曉得果然不是，便道：「不知
又是那一位夫人見憐，小生不曾叩見，輒敢放肆了。」
瑤月夫人方出聲道：「文謫謫甚麼？曉得便罷。」任君用
聽了嬌聲細語，不繇不興動，越加鼓煽起來。瑤月夫
人樂極道：「好知心姐姐，肯讓我這一會快活死也。」陰
精早洩，四肢懈散。築玉夫人聽得當不住興發，也脫
下衣服，跳上床來。任君用且喜旗鎗未倒，瑤月已自
風流興過，連忙幫襯放下身來，推他到築玉夫人那

邊去、任君用換了對主、另復交鋒起來、正是

倚翠偎紅情最奇、巫山黯黯雨雲迷、
風流一似偷香蝶、纔過東來又向西、

不說三人一床高興、且說宜笑姐餐花姨姨、日裡見說其事、明知夜間任君用必然進內、要去約瑤月夫人、同守着他、大家取樂、且自各去吃了夜飯、然後走到瑤月夫人房中、早已不見夫人、心下疑猜、急到築玉夫人處探聽、房外遇見如霞、問道瑤月夫人在你處否、如霞笑道、老早在我這里、今在我夫人牀上睡哩、兩人道、同睡了、那人來時、却有些不便、如霞道有

省見識

甚不便、且是便得忒煞、三人做一頭了、兩人道、那人已進來了麼、如霞道、進來進來、此時進進出出、得不耐煩、宜笑姐道、日裡他見我說了、合伴取樂、老大撇清、今反是他先來下手、餐花姨姨道、偏是說喬話的、最要緊、宜笑姐道、我两个炒進去、也不好推拒得我、每餐花姨姨道、要不要、而今他两个弄一个、必定消乏、那里還有甚麼本事、輪到得我、每附着宜笑姐的耳朵說道、不如耐過了今夜、明日我每先下些功夫、弄到了房裡、不怕他不讓我、每受用、宜笑姐道、說得有理、兩下各自歸房去了、一夜無詞、次日早放了

有見識

任君用出去，如霞到夫人床前說昨晚宜笑餐花兩人來尋瑶月夫人的說話，瑶月聽得忙問道：「他們曉得我在這里麼？」如霞道：「怎不曉得？」瑶月驚道：「怎麼好，須被他們耻笑。」築玉道：「何妨？」索性連這兩個丫頭也弄在裡頭了，省得彼此顧忌。那時小任也不必早去，夜來只消留在這里。大家輪流一發，無些阻碍。有何不可？」瑶月道：「是到極是，只是今日難見他們。」築玉道：「姐姐今日只如常時，不必提起甚麼，等他們不問便罷。若問時，我便乘機兜他在裡面做事便了。」瑶月放下心腸，因是夜來困倦，直睡到晌午起來，心裡暗暗

得意樂事，只隄防宜笑餐花兩人要來饒舌，見了帶些沒意思，豈知二人已自有了主意，並不說破一字。兩個夫人各像沒些事故一般，怡然相安，也不提起。到了晚來，宜笑姐與餐花姨商量，竟往後花園中迎候那人。兩人走到那裡，躲在僻處，瞧那樹邊，只見任君用已在牆頭上過來，從梯子下地，整一整巾幘，抖一抖衣裳，正舉步要望裏面走去，宜笑姐搶出來，喝道：「是何閒漢，越牆進來做甚麼？」餐花姨也走出來，一把扭住道：「有賊有賊，任君用喫了一驚，慌得顫抖抖道：『是是是裏頭兩位夫人約我進來的。』」姐姐休高聲

宜笑姐道：「你可是任先生麼？」任君用道：「小生正是任君用，並無假冒。」餐花姨道：「你偷奸了兩位夫人，罪名不小，你要官休私休？」任君用道：「是夫人們教我進來的，非干小生大膽，却是官休不得，情愿私休。」宜笑姐道：「官休時，拿你交付李院公等太尉回來，稟知處分，叫你了不得，既情愿私休，今晚不許你到兩位夫人處去，只隨我兩個悄悄到裡邊，憑我們處置。」任君用笑道：「這裡頭料沒有苦楚，勾當只隨兩位姐姐去罷了。」當下三人捏手捏脚，一直領到宜笑姐自己房中，連餐花姨也留做了一床，翻雲覆雨，倒鳳顛鸞，自不

必說這邊築玉、瑤月兩位夫人等到黃昏時候，不見任生到來，叫如霞拿燈去後花園中隔牆支會一聲，到得那裡，將燈照着樹邊，只見鞦韆索子挂向牆裡邊來了，元來任君用但是進來了，便把索子收向牆內，恐防挂在外面有人瞧見，又可以隨着尾他踪跡，故收了進來，以此爲常。如霞看見，曉得任生已自進來了，忙來回覆道：「任先生進來過了，不到夫人處，却在那里築玉夫人想了一想，笑道：『這等有人剪着絡去也。』」瑤月夫人道：「料想只在這兩個丫頭處，即着如霞去看。」如霞先到餐花房中，見房門閉着，內中寂然。

二刻驚奇 卷三四
隨到宜笑房前聽得房內笑聲哈哈床上軋軋震動
不住明知是任生在床做事如霞好不口饑急跑來
對兩個夫人道果然在他那里正弄得興哩我們快
去炒他瑤月夫人道不可不可昨夜他們也不捉破
我們今若去炒便是我們不是須要傷了和氣築玉
道我正要弄他兩個在裏頭不匡他先自留心已做
下了正合我的機謀今夜且不可炒他我與他一個
見識絕了明日的出路取笑他慌張一面不怕不打
做一團瑤月道却是如何築玉道只消叫如霞去把
那鞦韆索解將下來藏過了且着他明日出去不得

看他們怎地瞞得我們如霞道有理有理是我們做
下這些機關弄得人進來怎麼不通知我們一聲竟
自邀截了去不通不通手提了燈一性子跑到後花
園溜上樹去把索子解了下來做一網抱到房中來
道解來了解來了築月夫人道藏下了到明日再處
我們睡休兩個夫人各自歸房中寂寂寞寞睡了正
是

一樣玉壺傳漏出南宮夜短非宮長

那邊宜笑餐花兩人樓了任君用不知怎生狂蕩了
一夜約了晚間再會清早打發他起身出去任君用

前走宜笑餐花兩人蓬着頭尾在後邊悄悄送他同到後花園中任生照常登梯上樹早不見了索子軟梯出牆外去不得依舊走了下來道不知那個解去了索子必是兩位夫人見我不到知了些風有些見怪故意難我而今怎生別尋根索子弄出去罷宜笑姐道那裡有這樣粗索吊得人起墜得下去的任君用道不如等我索性去見見兩位夫人告個罪大家商量餐花姨道只是我們不好意思些三人正躊躇間忽見兩位夫人同了如霞趕到園中來拍手笑道你們瞞了我們幹得好事怎不教飛了出去宜笑

畢竟

姐道先有人幹過了我們學樣的餐花道且不要開口原說道大家幫襯只爲兩位夫人撇了我們自家做事故此我們也打一場偏手而今不必說了且將索子出來放了他出去築玉夫人大笑道請問還要放出去做甚麼既是你知我見大家有分了便終日在此還碍着那個落得我們成羣合夥喧闐過日一齊笑道妙妙夫人之言有理築玉便挽了任生同衆美步回內庭中來從此任生晝夜不出朝歡暮樂不是與夫人每並肩疊股便與姨姐們作對成雙淫慾無休身體勞憊思量要歇息一會兒怎繇得你自在

沒奈何求放出去兩日，又沒個人肯，各人只將出私錢買下肥甘物件，進去調養他，慮恐李院奴有言，各奏重賞買他口淨，真是無拘無忌，受用過火了，所謂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福過災生，終有敗日。

任生在裏頭快活了一月有餘，忽然一日，外邊傳報進來，說太尉回來了，衆人多在睡夢昏迷之中，還未十分准信，不知太尉立時就到府門院門，豁然大開，衆人慌了手脚，連忙着兩個送任生出後花園，叫他越牆出去，任生上得牆頭，底下人忙把梯子撥過口。

裡叫道：快下去，快下去，不顧死活，沒頭的奔了轉來。那時多着了忙，那會仔細，竟不想不曾繫得鞦韆索子，却是下去不得，這邊沒了梯子，又下來不得，想道：有人撞見，煞是利害，欲待奮身跳出，爭奈淘虛的身子，手脚酸軟，膽氣虛怯，掙着便簌簌的抖，只得騎着牆簷脊上坐着，好似

羝羊觸藩，

進退兩難。

自古道：冤家路兒窄，誰想太尉回來，不問別事，且先要到院中各處牆垣上看，有無可疑踪跡。一徑走到後花園來，太尉擡起頭來，早已看見牆頭上有人，此

見貓了

時任生在高處望下，認得是太尉自來，慌得無計可施，只得把身子伏在脊上，這叫得鬼子掩面，只不就認得是他，却藏不得身子。太尉是奸狡有餘的人，明曉得內院牆垣有甚事，却到得這上頭，畢竟連着閨門內的話，恐怕傳播開去，反爲不雅，假意揚聲道：這牆垣高峻，豈是人走得上去的？那上面有個人，必是甚邪祟，憑附着他了。可尋梯子扶下來，問他端的。左右從人應聲去，掇張梯子，將任生一步步扶掖下地。任生明明聽得太尉方纔的說話，心生一計，將錯就錯，只做懵懂，不省人事的一般。任憑衆人扯扯拽拽，

拖至太尉跟前，太尉認一認，面龐道：兀的不是任君用麼？元何這等模樣，必是着鬼了。任生緊閉雙目，只不開言。太尉叫去神樂觀裡請個法師來救解。太尉的威令，誰敢稽遲，不一刻法師已到。太尉叫他把任生看一看，法師捏鬼道：是個着邪的，手裏仗了劍口裏，哼了幾句咒語，噴了一口淨水道：好了，好了。任生果然睜開眼來，道：我如何却在這裡？太尉道：你方纔怎的來？任生謊出一段謊來，道：夜來獨坐書房，恍惚之中，有五个錦衣花帽的將軍來說，要隨他天宮裡去抄寫甚麼，小生疑他怪樣，抵死不肯，他叫從人扯

捉騰空而起，小主慌忙吊住樹枝，口裡喊道：我是楊太尉爺館賓，你們不得無禮。那些小鬼見說出楊太尉三字，便放鬆了手，推跌下來，一時昏迷不省。不知却在太尉面前，太尉幾時回來的。這裏是那裏。傍邊人道：你方纔被鬼迷在牆頭上，伏着，是太尉教救下來的。這裏是後花園，太尉道：適間所言，還是何神怪法師道，依他說來，是五通神道。見此獨居無伴，作怪求食的，今與小符一紙貼在房中，再將些三牲酒菓安一安神，自然平穩無事。太尉分付當直的依言而行，送了法師回去，任生扶在館中將息。任生心裏道：

慙愧天字號一場是非，早被瞞過了也。任生因是幾

未得止喜

時琢喪過度了，精神元是虛耗的，做這被鬼迷了，要將息的名頭在館中調養了十來日，終是少年易復，漸覺旺相。進來見太尉稱謝道：不是太尉請法師救治，此時不知怎生被神鬼所迷，喪了殘生，也不見得。太尉也自忻然道：且喜得平安無事。老夫與君用久潤，今又值君用病起，安排幾品，暢飲一番，則个隨命取酒共酌，猜枚行令，極其歡洽。任生隨機應變，曲意奉承。酒間任生故意說起遇鬼之事，要探太尉心上如何。但提起太尉便道：使君用獨居遇魅，原是老夫

老奸口吻

不是着實安慰任生心下大喜道所做之事點滴不
漏了只是衆美人幾時能勾再會此生只好做夢罷
了書房靜夜常是相思不歇却見太尉不疑放下了
老大的鬼胎不擔于繫自道僥倖了豈知太尉有心
從牆頭上見了任生已瞧科了九分在肚裡及到築
玉夫人房中不想那條做軟梯的索子自那夜取笑
將來堆在壁間終日喧闐已此忘了一時不會藏得
過被太尉看在眼裡料道此物正是接引人進來的
東西了卽將如霞拷問如霞吃苦不過一一招出太
尉又各處查訪從頭徹尾的事無一不明白了却只

毫不發覺出來待那任生一如平時寧可加厚些正
是

腹中懷劍 笑裡藏刀

撩他虎口 怎得開交

一日太尉召任生喫酒直引至內書房中歡飲多時
喚兩個歌姬出來唱曲輪番勸酒任生見了歌姬不
覺想起內裡相交過的這幾位來心事悒悒只是吃
酒被灌得酩酊大醉太尉起身走了進去歌姬也隨
時進來了只留下任生正在椅子上打盹忽然四五
個壯士走到面前不繇分說將任生網縛起來任生

二亥
此時醉中不知好歹、口裡胡言亂語、沒个清頭、早被
眾人擡放一張臥榻上、一个壯士、拔出風也似一把
快刀來、任生此時、正是

命如五鼓、脚山月、身似三更油盡燈、

看官、你道若是要結果任生性命、這也是太尉家慣
做的事、况且任生造下罪業、不小、除之、亦不爲過、何
必將酒誘他在內室了、然後動手、元來不是殺他、那
處法實是希罕、只見拏刀的壯士、褪下任生腰褲、將
左手扯他的陽物出來、右手颯的一刀割下、隨即剔
出雙腎、任生昏夢之中、叫聲阿呀、痛極、暈絕、那壯士

即將神効止疼生肌的敷藥、敷在傷處、放了任生、綑
縛緊閉房門、而出、這幾個壯士是誰、乃是平日內裡
所用閹工、專與內相淨身的、太尉怪任生淫污了他
的姬妾、又平日喜歡他、知趣着人、不要徑自除他、故
此分付這些閹工、把來閹割了、因是閹割的、見不得
風、故引入內裡密室之中、古人所云、下蠶室、正是此
意、太尉又分付如法調治他、不得傷命、飲食之類、務
要加意、任生疼得十死九生、還虧調理有方、得以不
死、明知太尉洞曉前事、下此毒手、忍氣吞聲、沒處申
訴、且喜留得性命、過了十來日、勉強掙扎起來、討些

湯來洗面，但見下頰上微微幾莖髭鬚，盡脫在盆內。急取鏡來照時，儼然成了一個太監之相。看那小肚之下，結起一個大疤。這一條行淫之具，已丟向東洋大海裡去了。任生摸了一摸淚如雨下，有詩為証。

昔日花叢多快樂，今朝獨坐悶無聊。藤

始知裙帶喬衣食，也要生來有福消。

任君用自被閹割之後，楊太尉見了，便帶笑容，越加待得他殷勤。索性時時引他到內室中，與妻妾雜坐宴飲，耍笑。蓋為他身無此物，不必顧忌，正好把來做玩笑之具了。起初瑤月、築玉等人，凡與他有一手者

時時說起舊情，還十分憐念他。却而今沒蛇得弄中，看不中吃，要來無幹。任生對這些舊人道：自太尉歸來，我只道今生與你們永無相會之日了，豈知今日時時可以相會，却做了個無用之物，空嚙唾津，可憐可憐。自此任生十日，到有九日，在太尉內院，希得出外，又兼頰淨聲雌，太尉噤臉，怕見熟人，一發不敢到街上閒走。平時極往來得密的方務德，也有半年不見他面。務德會到太尉府中探問，乃太尉分付過，說盡說道他死了。一日太尉帶了姬妾，出游相國寺，任生隨在裡頭，偶然獨自走至大悲閣下，恰恰與方務

德撞見務德看去模樣雖像任生却已臉皮改變又聞得有已死之說心裡躊躇不敢上前相認走了開去任生却認得是務德不差連忙呼道務德務德你為何不認我故人了務德方曉得真是任生走來相揖任生一見故友手握着手不覺嗚咽流涕務德問他許久不見及有甚傷心之事任生道小弟不才遭變一言難盡遂把前後始末之事細述一遍道一時狂興豈知受禍如此痛哭不止務德道你受用太過故折罰至此已成往事不必追悔今後只宜出來相尋同輩消遣過日任生道何顏復與友朋相見貪戀

餘生苟延旦夕罷了務德大加嗟嘆而別後來打聽任生鬱鬱不快不久竟死于太尉府中這是行淫的結果方務德每見少年好色之人即舉任君用之事以為戒看官聽說那血氣未定後生們固當謹慎就是太尉雖然下這等毒手畢竟心愛姬妾被他弄過了此亦是富貴人多蓄婦女之鑒

堪笑纍垂一肉具

喜者奪來怒削去

寄語少年漁色人

大身勿受小身累

又一詩笑楊太尉云

削去淫根淫已過

尚留殘質共婆婆

譬如宮女尋奄尹

一、樣多情奈若何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

